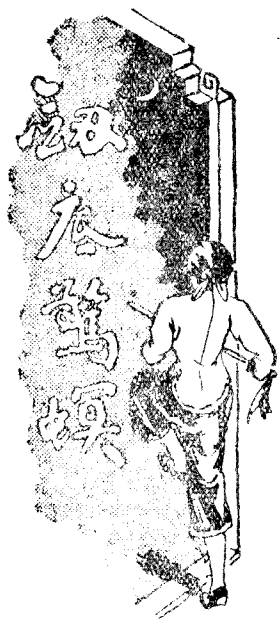


白羽著

劍底驚蟄



白羽 著



上海正新出版社印行

劍底驚螟

前集一冊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實價

著作人

白

羽

出版者

正新出版社

總經售

正氣書局
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

分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五月初版

白羽小說叢書

劍底驚蟬 · 次目 ·

第一章

翹叛徒女俠驚筵

第二章

搜逆子羣雄下山

第三章

探巨宅人影閃爍

第四章

訪地道忽遇妖賊

劍底驚蟬

白羽作

序略

嵩陽南派劍客橫波女俠杜若英十一娘，少年居孀，有夫仇未報。了因老尼以同門劍客遺孤張青禾者，交杜撫養，時年七八齡耳。杜若英憐其父母慘死，孤苦無依，乃善視之，以養以教，以義母而兼恩師。張青禾十八歲時，見誘淫朋，私以本門劍術授人，觸犯門規，大爲義母所呵責，淫朋亦被逐；乃百計誘張，卒有逆倫欺母之變。嵩陽劍客四十餘衆聞變大震，聯袂使劍下山，羣搜捕叛徒。而叛徒張青禾，則已畏誅避禍，逃投長沙「海砂幫」。海砂幫羣雄遂與嵩陽派劍客激成血鬥，然張青禾究非極惡之人，但年少無識，誤爲淫朋毒計所中，遂犯大戒，其後終爲嵩陽派擒獲，大開壇，共議其罪，仍有憐之者，亦有堅欲誅之者，終則取彼之血，滌貞婦之劍，而嵩陽派因此發生裂痕。

第一章 翹叛徒俠女驚筵

南嶽衡山祝融峯第九峯上，有嵩陽派劍客南支領袖夏金峯，羅靖南兩人卜築的一座別墅，

樓七楹，挹翠迎暉，名爲抱璞樓，這樓每年重九，定要大會嵩陽南支同門諸友，和門下弟子，結袂游山，攜梳歡讌；而驗藝業，考功過，也在此時舉行。

照往例，一入九月，羣俠便陸續來到。九月初七當晚，要設夜讌，鈞舊談歡，到九月初九，便由領袖夏金峯，羅靖南率領羣英，登高野游。乘著游興，諸同門各將本身藝業，逐次演練，彼此觀摩切磋；更由領袖糾正謬誤，評定優劣。到九月初十，各人這才具述本身的，和本門的一年來的游俠事跡，如有觸犯門規的，就要趁此時當衆議罰。其有發揚本門劍術，有功於嵩陽派門戶昌大的，自然也要在當時獎勉一番。

這一年是第十七度宴集，在重九前兩日，抱璞樓中，嵩縣武當派祖師洞玄真人張三豐，和嵩陽南派開祖的畫像，案上陳列供品，寶鼎焚香，紅燭結蕊，已到黃昏時分。樓上擺着廣案，設置兩個主位，客位四十座。上座十三位，乃是長一輩劍客，下座二十七位，便是輩分較晚的了。雙俠夏金峯，羅靖南，雖同是嵩陽南支首領，兩人的年貌却不相伴。夏金峯鬚眉皓然，年已六十有三，身材魁梧，聲若洪鐘，眉稜高聳，具有壽考像；惟好道服，髻髮道袍，儼然是個世外羽士。那羅靖南，年正四十四歲，瘦頰通眉，面色微黑，氣度溫文儒雅，好像是個書生，又像一個幕賓。

嵩陽派老少四十二俠，此時差不多全到齊了，夏羅二俠捻鬚含笑，以主人之禮，款接羣英，

十三位長支劍俠，二十七位晚輩劍客，漫散在抱璞樓廣廳上，獨有上位第九座汝南祝昌期，第十一座杜若英娘子未到。那二十七個下座，是第六第七兩座喬亮工，喬亮才昆仲，因丁母憂未到。第十九座黃紹谷的座位，也是空着，那下座第二十三位和末座第二十七位，也沒有到。本年值年的長門第七俠沅江徐鶴，看了看時候，知道不早了，便對夏羅二俠說了，請大家入座。

入座以後，沅江徐鶴對眾報告道：「諸位同門，本年內因故不到場的，計有四位。長門第九位祝昌期，因有要事不能分身，這一次的宴會不能趕到，已竟轉煩孟雲祥帥弟，替他告假。晚一輩的，是喬氏弟兄不幸喪母，難參盛會，這是大家全知道的，第十九位黃紹谷，却是在八月末趕到抱璞樓的；他現在有緊急公幹，也難預會。」大家聞言，往空座上看了看。值年徐鶴接着說道：「現在只有長門第十一位杜若英娘子，和次門第二十三位蕭珏，第二十七位張青禾，一共三位都是無故遲到，事先又沒有聲言，這是往年沒有的。以前同門諸人固然也有臨期遇事，不克躬臨的；却是當時不追趕到，到了事後再補假的，也不過偶有一個半個人罷了，但從來沒有這麼些人。門規第十五條所說的言行必信，要約必踐，似此就要成爲具文。我請領袖和本門執法注意今日之事。」言罷歸座，夏羅二人沉吟道：「我們再稍候候」。本門執法張伯循就言道：「上次有一兩位，直到重九正日，方才趕到，當時未能明規正罰，大家就這樣怠忽過去了。這一次竟有三位誤約後到，請示領袖，這不能再含糊了。」值年和執法先後這麼一說，到場衆人交頭接耳，

紛紛講論起來。尤其是這位杜十一娘，她距此很近，她怎麼爽約不到？況且她，一向恪守門規的。那長門第五位靈修道人，向第七位妙蓮庵了因老尼探問道：「師兄，杜十一娘何故未到？她不是常到寶庵去嗎？」了因老尼搖頭：「我也不解，上次我遇著她，見她似乎怏怏不樂。問她，她也沒說什麼。」靈修道人點頭道：「也許她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，她素來恪守規約的。」

又候過半晌，值年徐鶴道：「時候已過，請諸位先入席吧。」執法張伯循取過功過格來，把筆記上了這一個不到的人：杜十一娘，蕭珏，張青禾。衆人紛紛引觴，侍者擺上豐筵，美酒，鮮菓，大家開懷暢飲，各訴一年來到處游俠的行蹤，和江湖上的聞見，以及各派新出的能手。

酒正微酣，忽然聽見外面微微一響，緊靠外面坐着的知客鄒承璋，李尙桐，孫茂培，胡炳四人迴首注視。只見樓門一展，捷似狸貓，撲進一個人來，當案一跪，竟自叩頭道：「祖師，弟子蕭珏一步來遲，特來請罪！」

叩罷，不敢起來，依然挺身俯首，跪在案前。執法張伯循厲聲道：「你可曉得門規十五條嗎？」蕭珏伏地不敢抬頭，低聲跪訴道：「弟子知罪，弟子只因……」話還未說完，倏然門扇又一展，一道藍影竄進來，撲得燈檠閃閃搖光，衆人全是一驚。

來者正是橫波女俠杜十一娘。頭上勒藍絹包頭，身穿二藍絹綢短裝，外罩藍色披風，腰繫白綢帶，足蹬青緞窄靴，肋跨青鉞劍，竄到屋內，當頭一站。在座衆俠凝眸細看，燈光下，照見杜

十一娘面色鐵青，眉橫兩道殺氣，目閃兩道怒焰，紅脣泛白，微微顫動。嵩陽雙俠夏金峯，羅靖南，以主人之禮，站起身來遜座道：「十一妹，才來？請座！」

杜十一娘微微頷首，側目向座中一巡，倏然一轉身，雙眸注視到案前跪著的小俠蕭珏，和案旁的執法，值年二同門。執法張伯循道：「十一師姊，今年遲到幾刻，有犯門規。……」雙俠也道：「師妹遲到過久，想是有什麼緣故？」杜十一娘，斂衽向衆人一拜，對執法值年打一招呼，微微一擲身，低頭服罪道：「掌門二位帥長，在座諸位同門，執法值年二位帥兄，今年恕我來遲，請執法帥兄依法加罰。」執法張伯循正要訊問遲到的情節，猛聽這橫波女俠十一娘杜若英聲音微頓，陡如裂帛的叫道：「值年的同門，請把酒筵撤了！」衆人無不詫異，齊聲問道：「十一娘甚麼事情？」

杜若英悽然一笑，慘白的面龐，起了一層紅雲，猛然說道：「掌門領袖，我嵩陽南支弟子杜若英，今日請掌門帥長，在祖師聖像前，焚香設祭，當衆宣誦我『嵩陽南支十八條戒律』！」

杜若英此言一出，長幼三輩劍俠登時面目變色。嵩陽雙俠夏金峯，羅靖南，口雖不言，眼光注視杜十一娘，從眸，裏露出駭疑之色。那執法的同門張伯循更是惶惑，忙說道：「帥姊，難道本派出了甚麼大故？小弟身担執法，竟裁決不了麼？或者是小弟執法，有甚麼不公允的地方嗎？」十一娘看了他一眼，把頭微搖，面向雙俠，雙蛾一蹙，固執的叫道：「掌門領袖，我弟子杜若

英再申請一遍，我杜若英務請掌印領袖，在祖帥聖像前，當衆宣誦我們的戒條！」

夏金峯，羅靖南略略遲疑了片響，將手一揮，大聲吩咐道：「撤席！」

衆俠客俱各自動神竈，紛紛站起來。此時抱撲樓中鴉雀無聲，被一種緊張的空氣籠罩起來。

四十二座盛筵一霎時撤去。小俠蕭珏猶自跪在地上，被執法呼喚起來，對他說：「暫作懸案，容後再究。夏羅雙俠立刻正襟肅容，默默的從供桌上，取來長方形一隻楠木箱，將兩道銅鎖打開，然後恭恭敬敬，把一個黃綾絹裹的卷軸取出。執法張伯循急忙設案焚香，值正徐鶴急忙引羣俠各依位序，排班站立。雙俠將戒規卷軸供放在開祖聖像之前。值年贊禮，雙俠叩祭，然後羣俠依次拜過，從新分立案旁。然後，雙俠夏金峯，羅靖南，這才捧過戒規，當衆一站，朗然說：「請戒規人肅聽宣誦。」杜十一娘灑聲答應了一句：「是！弟子杜若英，敬謹傾聽。」這「聽」字才出口，語音已經變了聲。了因老尼張惶失措的偷看杜十一娘，又偷看未座空位，杜十一娘跪在案前，兩行熱淚條條的掉下來。

夏金峯雙手捧着戒規，雙手展開了；由羅靖南側立朗讀：

「凡我同們恪守戒規，如有違犯，重則必誅，輕則必懲，或有徇縱，與受同罰。

第一條，欺帥滅法，有犯必誅。

第二條，逆倫犯上，有犯必誅。

第三條，云云。

第四條，云云。

第五條，忘恩背義，私改門戶，有犯必誅。

第六條，云云。

第七條，貪淫嗜殺，有犯必誅。

第八條，濫交匪類，挾技凌人，有犯必誅。

第九條，門規不嚴，教訓無方，有犯必誅。

.....

第十四條，男不失義，女不失節。

第十五條，言行必信，要約必踐。

.....

誦到這第十五條，未容將這十八條戒規念完，杜十一娘驟然站起來，厲聲道：「掌門領袖，諸位同門，今有不肖孽徒張青禾，忘恩背本，逆倫犯上，貪淫濫交；欺師滅法，實犯大法八不赦重罪。業經查實有據，罪狀明白。弟子我杜若英，叩求嵩陽派上下諸同門，護法誅兇，一齊拔劍，尋捕這蕞惡的畜生，按最重法條，亂刀分屍，以爲不義不孝者戒！……我嵩陽南支，自從開派

以來，諸同門小小過失，實不能免，似這等罪大惡極，尙屬絕無僅有。此賊若教他逃出法網，偷生一日，實爲我全派門戶之玷！務請諸同門卽時下山，擒拿此獠，以正門規，以肅法條；要是稍一緩縱，我恐怕此賊要匿名逃亡，投到別派，更難根究了！」

杜十一娘一口氣趕下，桃花粉面已然慘無人色，兩手抖抖，似欲暈倒。夏金峯，羅靖南聽她這一席話，也不禁勃然動容道：「十一師妹，張青禾乃是你的義子，又是你的門徒，他今年才十八歲，你所舉發他的罪情很重，非同等閒；十一師妹，你可確實查得他的劣蹟實證嗎？」

杜十一娘呻吟一聲，滿面怒容，強作一聲慘烈的笑聲道：「掌門領袖！我指控他處處有據，我就是被告，我就是被害之人！」

這末了一句話，不亞如平地焦雷，衆人不禁大驚大駭，失聲問道：「甚麼？你是被害之人？」

杜十一娘面挾寒霜，目突唇顫道：「在座諸位同門！這個不義的奴才，……我再說一遍，這個不義的奴才，逆倫欺母，貪淫滅帥，犯了淫惡大罪。十八條大法，這奴才犯了多少條？……第一條欺帥滅法；第二條逆倫犯上；第五條忘恩背本；第七條貪淫嗜殺；第八條濫交匪類，挾技凌人；第十四條男不失義，他他他都犯了。……十八條大法，小奴才實犯了六條。……剛才帥長問我證據，證據在這裏。……」一探手，從身上取出一個綢捲來，拍的擱到案上，惡狠狠說道：「

掌教師長，諸位同門，這奴才，可憐我恩養他十多年，他却這麼毀害我！這奴才，人雖小，而心不小，勾結宵小，屢犯大過，是我督責他，也是希望他成人。那知這奴才禽獸不如，他小小年紀，胆敢逆倫欺母，……」十一娘說到此，喘不成聲，頓一頓又道：「我杜若英，竟撫養一個豺狼，養大了反噬我！我杜若英十三年苦節敗於一旦，我求諸位給我雪恥滿恨，我就死了也感激。我杜若英恪守門規，從無過犯，不想今日遭此人偷慘變。掌門師兄，我杜若英調徒無方，失身敗節，今日實犯了戒規第九條，和第十四條。我苦節十幾年，今日如此，我還有何顏偷活在人世？……但願同門諸友，仗義執法，一年之內，替我洗此恥恨。惡賊的罪狀，都一一寫在那紙上。」用手一指那擲在案上的綢捲，突然一回手，掣出青龍劍來，驀然往項下一勒。……

夏羅二俠大吃一驚道：「噫！」

橫波女俠說完了這事，突然橫劍自殺。不意妙蓮養了因老尼，本已略悉前情，此時只聽得一半，察顏觀色，早已防到這一著，慢慢從人叢挨了過來。杜十一娘才一拔劍，了因老尼急急一探身，「烏龍探爪」，右手一把將十一娘腕子托住，連說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」左手便來奪劍。杜十一娘拚死力一掙，羣俠一齊上前攔阻；下位第十二座女俠夏澄光，趁機將劍奪取過來，遞給他父夏金案，夏澄光與了因老尼兩位女俠，忙把杜若英勸住，一邊一個抓著手，架到別室，慢慢的研問細情，並破解她不要行這自殺之見。

這却是嵩陽派南支劍俠開派以來，第一樁慘變。盛筵開不成了，羣俠瞠目變色，莫知所措。執法同門張伯循從案頭，將那綢捲拾起來，料到內情重大，事關逆倫，必有不可盡想害人者；便不關看，把原件遞給領袖雙俠。雙俠接過綢捲，兩個人屏人細讀，方才曉得那晚輩第二十七位張青禾，濫交匪類，數受責罰，竟於四日前的夜間，對義母兼恩師的橫波女俠杜十一娘，肆行無禮；用藥物之力，把她淫污了，張青禾事後畏罪，竟與淫朋逃往別派去了。

這橫波女俠杜若英，乃是湘江名鏢帥朱鎮揚的愛女，嫁夫杜春衡，英年好武，名震三湘，不幸遭仇家陷害，竟死於毒箭之下，杜若英慘賦黃鵠，志慕廬娥，正值嵩陽派劍俠松風閣主人創開南支劍術，杜若英挾技投歸門下，與妙蓮菴老尼了因，及女俠夏澄光三人，同修劍術，成為嵩陽南支門下有名的三個劍客。杜十一娘矢志圖雪夫仇，刻苦精研劍法；掌門帥長夏金峯，羅靖南，都很欽佩她。無奈讎家勢大，夙願一時難償，於是，便有妙蓮菴了因老尼送來一個八歲的孤兒張青禾，請她撫養。張青禾乃是嵩陽南支門下岳陽劍客張筠的獨生兒子。張筠為盜案株連，夫婦同時遭禍殞命，遺下這個孤兒，無家可歸，沒人撫養，這才託孤給妙蓮菴了因，了因是女尼，年紀雖老，却是個老處女，不會撫幼；而且尼菴中撫視孤男，究為清規所不許，又易為謠嗛所猜議。了因老尼念及杜十一娘門下單弱，夫死無兒，並且杜十一娘的亡夫杜春衡，和張筠又是同門至好；於是出家人慈悲為懷，親攜張青禾投到杜十一娘那里。杜十一娘那時年才二十二歲，嬌眉已

經三年，本不願撫此孤雛。但是孤筆悲寂，撫兒亦可遺愁，又念同門之義，又見張青禾八歲的孩子，兒舉止活潑，言語清朗，頗爲玉雪可愛，這才慨然答應了。

而且張青禾父母的遭禍，雖說是受匪案牽連，却是細一根究起來，那個對頭恰恰與杜十一娘亡夫，仇人有關。這一來，杜十一娘一個少婦，張青禾一個孤雛，簡直又是志切同難之人了。杜十一娘也想到仇人倚仗官勢，靠自己一個女人的力量，圖刺報仇，一擊不中，再舉爲難。將這張青禾養了，十幾年後，養母養子兩人就可以協力尋仇。原來這嵩陽派的門規，嚴禁好勇鬥狠。爲了防止本派門人糾黨挾技仇殺，曾在第六條上，訂決戒約。就是骨肉至親，遭人陷害，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，當然許其報復，却也限定一家一姓之人，一人一手之力；要想邀同門帥友，相助拔刀，却爲門規所不容。還爲的是當年嵩陽南支開派時，眼見別派冤怨相報，展轉尋仇，引起了瀝血慘案，松風閣主防患未然，特意立此戒條。故此杜十一娘雖然身負殺夫之讎，也不能哭訴同門，助她雪恨。

杜十一娘收養了張青禾，既做了他的養母，又做了他的恩師，稟明本派，將嵩陽劍術傳給了張青禾，張青禾人極穎悟，而性稍流動；到十五六歲，武功已練得不壞，只是少年人無不喜遊好交，不幸他竟爲惡友淫朋所誘，被杜十一娘屢次懲戒。嵩陽門規，非經掌門首領允許，不准將劍術擅授於人，也不准將門規私泄於外。張青禾受人引誘，把本派劍譜偷抄私傳給人。嵩陽派門人

藝滿出師，由授業師稟明掌門領袖，大會同門，宣誓受戒，贈劍傳譜，方算正式出師，才准挾技到外面游俠。若是藝業不精，人品不妥，便不能享這待遇。張青禾的藝業，尚未大成，他竟受朋類引誘，挾劍出去逞能，被十一娘查悉，從張青禾臥室搜出竊得的贓物達數千金之多。十一娘勃然震怒，將他捆打，聲言逐出門牆。經張青禾痛哭流涕的跪求，十一娘仍不肯饒，張青禾無奈，跑到了因老尼那里訴苦，由了因陪伴過來代求，又罰跪一日夜，經他誓言悔改，方得復爲母子如初。張青禾的一個淫朋，却被十一娘設法尋獲，捉住了痛毆一頓，削髮截身，趕逐出去，永不許他在近處逗留。張青禾結交的淫朋共有三人，隔過兩三月，又會見了，這幾人恨著十一娘，竟對張青禾百般冷嘲：「你一個堂堂男子怎的這麼怕一個女人？」又加上種種挑撥，卒因一時的受愚，在一天夜雨淒涼的時候，張青禾做了醜倫的獸行。其時張青禾已十八歲，生得長身玉立；那杜十一娘，時年三十二歲，雖是孀居，却面貌嬌好，宛如處子。可憐她十多年的冰霜柏舟之節，竟葬送在藥物之下，於迷惘中失了身。上竟以此引起了嵩陽劍客與長沙「海砂幫」一男兇毆，更帶累得嵩陽派修改了門規，從今後不准男師收女弟子，女師收男門徒！

張青禾一時的失脚，他不知自己已被那淫朋灌了藥酒；當其時，只覺獸性衝動，做了這錯事。忽然覺醒過來，已竟悔不可追，情知義母杜若英性如烈火，自己身犯不可恕的獸行重罪，準死沒活，急急的結束起來，奪門逃走。他那淫朋到怨他既然懼禍，爲甚麼不把杜若英先奸後

殺？張青禾猛然頓足，咳了一聲，後悔無及；也說不清他是深悔自己的獸行，還是深悔自己的失策。不想杜若英忽已醒轉，自知失身，當時怒焰噴薄，拔劍就要自刎。轉念一想，望見亡夫的面容，又恨此恥不雪，縱死也無顏再見亡夫於地下！當時咬牙切齒，持劍追出，張青禾望影而逃。他那淫朋還想協力攻打杜十一娘，被十一娘一刀削斷四指，他們就結伴遁走。杜十一娘捨死忘生的窮追下去，夜暗星黑，逆子張青禾與他的三個淫朋，竟已落荒逃脫。

經過兩日後，杜十一娘窮搜未獲，但已尋蹤訪跡，料到他們必然投奔到潛伏長沙的「海砂幫」裏去了。海砂幫的舵主，技高學廣，非可輕敵，而且自己一個女人，要找到他們那里，以正門規，捉叛徒的名義，向他們要人，迫他們交出張青禾來，力爭且不論，假使是善討，這張青禾奴才既如此昧良，那時他必然文過飾非，對自己必加侮辱之辭。他就不侮辱，海砂幫的舵主問起緣故來，自己失身被辱的話，又怎好說出口來？

杜十一娘一念及此，痛淚交流，將青銼劍抽出，又要自殺。……可是俠客行巡，不比懦婦，終不甘心以一死了事。杜十一娘忽然想起了因老尼來，不由頓足恨罵：「都是這個老禿多事，害得我失身敗節，我找她算賬去！」

杜十一娘衝着急怒，撲奔妙蓮菴，了因老尼正沒在妙蓮菴。一問，說是赴會去了；方才想到明日便是嵩陽派第十七度盛會之期。杜十一娘一語不發，匆匆回家，枯坐燈前，默計此事，覺得

自己十三年苦節，一旦失贖，恍如一場噩夢。夫仇也不能報了，唯有一死；即是死，也得把此恥前去，也得把此子殺却。杜十一娘立刻決定，挑燈拭淚，取一張素箋，破指血書；祇寫得幾個字，血凝紙澀，字跡模糊。杜十一娘咬得牙亂響，站起來，取一方素絹，拈筆，研墨，把自己的隱恨，和收養逆子，逆子叛規，以至他逆倫瀆母，和自己失身喪節，原原本本揮淚寫了。看了看語不成辭，也還說得明白；遂捲疊起來，揣在懷中，將利劍一帶，寓中的什物全不管了，門也不關，鎖也不加，竟一口氣奔到衡山，祝融峯。驚筵請戒，訴罷冤情，杜十一娘回手拔劍，竟欲血灑竹樓，以洩奇恥，激動同門，爲她執法誅兇。多虧了囚老尼，察顏觀色，女俠夏澄光手疾眼快，都料到這一着，兩個人雙雙的抱住杜十一娘，勸到別室，屏人圍戶，細問真情。外面的嵩陽雙俠夏金峯，羅靖南，已將杜十一娘所寫的冤書從頭看完。

當下，夏金峯聳眉切齒，怒背欲裂；羅靖南也面似秋霜，眸含怒焰。兩人厲聲說：「伯循！執法同門張伯循倉皇應答道：「弟子在！」夏金峯道：「伯循！張青禾逆倫欺母，叛帥貪淫，今有同門杜十一娘列款赴懇，證據明白，該當何罪？」

執法張伯循向衆人看了一眼，於驚惶中遲疑答道：「杜同們控告各節，罪款重大，有一屬實，便該分屍。……弟子以爲張青禾年當幼少，愚不至此；或者他……」

羅靖南冷笑道：「甚麼？」張伯循慌忙說道：「弟子以爲罪狀過重，似乎應該將他拿獲，開

壇訊問；訊問屬實，依法加誅，也教他死而無怨。」靈修道長道：「張青禾的父母乃是本派的同門，不幸他父母雙雙慘死，遺孤只他一人，此子竟有這等事，是否應該矜情別議，似乎把他擄來，切實審過。……」

夏金峯仰面上看，雙眸略閉，忽然森森的怒笑數聲，道：「執法！你還不知這個逆子罪犯十不赦重罪，把我嵩陽派尊嚴掃地！像這等罪大惡極，就該不教而誅。諸位莫非想十一娘指控各節，還有錯怪張青禾之處麼？……想不到我嵩陽派竟有這等逆倫奇變！」

張伯循，靈修道人變色無言；羅靖南道：「夏帥兄，他們是不知詳情，總以為罪不至此。」面向靈修道人道：「靈修道兄，你請看。」把冤書遞給靈修道人；夏維二俠又命張伯循過來同看。二人果然從頭到尾一看，登時驚得發呆。杜十一娘非易與者，他們誰也想不到張青禾竟有如此大膽妄為。

羅靖南見羣雄面現驚疑惶惑之色，這才正襟說道：「同門長幼諸君！我嵩陽派，開派以來，不肖子弟不能說絕無，可是膽敢像這樣觸犯十八條戒規，十惡不赦重罪的，尚沒有像張青禾這樣一個。這奴才恩將仇報，欺帥，辱母，逆倫，叛規，貪淫，忘恩，種種罪狀，無不令人髮指。所行所為，禽獸不如。令人痛恨，不忍盡言。使我嵩陽南北二派同被污名，遺垢於人間，抱羞於武林，這其間毫無矜情別議的餘地。待我把這逆徒的罪款，略說給諸位聽。」遂將十一娘的冤書，

擇可說的對衆宣述；有的地方就略去情節，只言實際。念罷，夏金峯大聲說：「諸君！都明白了嗎？諸君！張青禾身犯何罪，該處何刑！」

羣弟子略略聽了張青禾的罪狀，一齊大怒，不由得脫口齊聲吼叫：「死罪難容！」

夏羅二俠道：「衆議僉同，這孽徒實在死有餘辜。爲了保全我嵩陽派的威名大法，此子就該……」張伯循應聲道：「就該亂刀分屍！」夏金峯向值年弟子道：「速速陳列神壇，請杜若英同門蒞壇聽訓。」

到場羣雄深深的呼了一口氣，一齊切齒痛恨，如被奇羞。雙俠對衆宣言：「所有遲到的弟子，暫且登簾免究，容後再議。」這是一。「所有本派第十七度盛會，暫且停舉。」這是二。「所有到場的長幼同門一律不得退席，以便開壇宣戒，各分職責，支持大法，杖劍協誅元惡。」這是三。然後由值年同門重燃香燭，再擺神壇，對開派祖師聖像，重行拈香；羣弟子依然各按雁序，分立兩行。

橫波女俠杜若英，退處別室，向著了因老尼，夏澄光姑娘，備述受辱的始末緣由，淚隨聲下；了因老尼，夏澄光勃然大怒。了因老尼，尤其痛恨，愧悔。二女俠因竭力勸慰下一娘，英雄作事，不要有兒女子態，應當力持大節，忍恥辱，戮凶逆，此爲要者；不可以一死，輕捐千金之軀。譬如被毒虫咬了一口，我們應該把毒虫驅除了，斷不可負氣自擲，豈不太傻？這個理，請十

一娘細想。

橫波女俠杜若英搖頭慘笑，心中轉想：逆子畏死避禍，一定要投身異派，勢成仇讎，說不定這奴才在外面放甚麼蜚語謗言，把自己信口誣衊糟塌。自己果然這麼輕生，明明是「全節」，到好像「埋羞」！但是，自己若竟斬惜一死，世上人又誰知我心獨苦，志在滿恥，殲讎？想到此，死是死不得，活也活不下，當不住珠淚紛紛，咬得銀牙吱吱亂響。這越發把了因老尼嚙得寸步不敢離開她；說道：「十一姑，你可死不得！這禍由我身上起，我一念慈悲，那想引狼入室，反害了你！十一妹，你若有好或歹，我了因還能忝顏偷息在人世麼？我只好陪着你一塊死。十一姑你可想，我們學成劍術，爲的是甚麼？難道就爲這一隻小小的毒虫梟獍，把我兩條性命，憑白死給他嗎？」女俠夏澄光道：「所以十一姑是決計死不得的。你死了，你可知道你這切齒奇仇，報得了報不了？你難道不想親眼看一看這人間梟獍的死法？活捉住他，看他匍匐在法壇之前，教大家碎割，這才吐出你的胸中一口惡氣；那時候，說句不作甚麼的話，就死也痛快呀！假如你現在一死明志，……其實你的堅貞苦志，舉世同欽；不幸遭這慘變，你英雄做事，那能拘泥小節小諒？」……

了因老尼，夏澄光再三苦勸，杜十一娘兩眼呆呆的，似聞似不聞。了因，澄光一邊握着她的一集手，只覺得她這纖若柔荑，妍如春蔥的雙手抖抖地顫動，冰涼。杜若英雖只過了這三四天，

竟如度過了一年一樣，又如大病了一場。萬種悲苦兜上心來，一時潛自打定了主意；要留得三寸氣，等到一旦捉獲了逆子，把他親手加刃，稍洩奇恨；然後再以一死明志，這倒是處變兩全之策。只是丈夫之仇，全家之恨，可就沒人來報了，然而這那里還有甚麼善處兼籌之法？

這里，杜十一娘退處別室，傷心落淚，向了因燈光二女俠，痛述慘變經過。那一邊，嵩陽雙俠，容得三個女同門退出公議堂，當場只賸下男同門了，就大開戒壇，把杜十一娘手寫的血書寬狀，對衆一個字一個字，低聲誦讀了一遍。長幼兩輩羣俠，分立兩行，側耳傾聽，莫不切齒、大動公憤；莫不主張正門規，誅淫孽，要一齊下山，搜拿這叛徒張青禾，一致的向領袖要求，即刻出發。

嵩陽雙俠，羅靖南就請夏金峯發命，夏金峯又讓羅靖南。雷修道長性最嫉惡，忿然說道：「領袖！橫波女俠血書上，既已說明叛徒張青禾，和他的淫朋，已經畏罪，逃向長沙海砂幫，我們必須從速追捕他。此事刻不容緩，稍一緩縱，倘容得叛徒投入海砂幫，那就易滋紛擾；而且家醜不可外揚，我們斷不許叛徒逃到別派。我們要快辦，我們最好即日擒殺了這叛徒，和他的淫朋，也可以減口。二位領袖不要你謙我讓，趕快分派了，我們好分頭去辦。」

羅靖南向夏金峯一拱手，二人本來分立在戒壇左右，夏金峯便一挪身，微微站在當中，壯容厲色，朗然發話：「諸位同道，今據杜十一師妹，控訴逆子張青禾，罪大惡極，觸犯門規第

一，第二，第五，第七，第八，第十四各條；計十八條大法。他犯了六條。今經在座長老諸同門公議，即在祖師聖像前，受理本案。現在衆意皆同，已無異議，我們就該奉行：：」說到此，雙眸一轉，巡視兩旁；見衆人全都肅然諦聽，凜然受命。但是他仍拿目光，挨個叩問；衆人便都默點頭。他這才接著說道：「我嵩陽南派決定受理本案，奉行門規，現在決定即刻著手。」說到這「即刻著手」四字，又以目光叩問衆意。衆人仍無異辭。他這才繼續說道：「那麼，現在，我要點派諸位，分道下山，尋誅這個身犯欺母滅帥重罪的叛徒。」但又道：「按叛徒觸犯各條，情節極重，應該是不教而誅。凡我同道，見則立刻拔刀，予以屠戮，把他的首級繳上來，呈獻給祖師，並教抱告寓目。……」正要往下說，兩旁行列中，微微聽到囁囁私論之聲。那羅靖甫已然看出來，衆人頗有不同的見解，忙插言道：「帥兄，且慢，郭縝秀孟雲祥二位帥弟，你們有甚麼意見要說？」

郭縝秀是長支第三人，在嵩陽南派很有地位，當下前邁一步，越出班行，抗聲說道：「二位領袖，小弟確有一點管見。我以爲此子年齡甚幼，而罪狀過大；若不教而誅，似乎稍差。况此賊逆倫欺母，恩將仇報，實比梟獍不如；我們必須把他活擒上山，切實訊問一下，究因何故如此昧良忘本？等到訊問明白，確係罪無可道，也當先教他自裁，然後我們再把他亂刃分屍，以正門規，而整俠風。」

郭蘊秀的意思，還怕其中或有屈枉，故此給張青禾留下一個辯解的機會。衆人聽了，有的說對；夏維二俠也點了點頭，剛要說話；那孟雲祥是長支第十二人，此時也出班抗聲發言：「領袖，我以為叛徒張青禾，身犯叛帥滅母大罪，直非人類，我們決不可徇情寬縱；我們必須把他縛赴本山，當衆共誅，而且應該由受害人首先刺他第一刀。」孟雲祥恨極了淫惡之徒，故此主張。那執法張伯循却發言道：「現在領袖既已決計奉行門規大法，分派同仁，緝捕叛徒，我以為應該把杜十一師姊重請出來，聽聽她的意見。還有了因，澄光二位女同道，此刻也該一同邀出來，同參大議，也好分擔搜捕之責。」

執法張伯循的話，立被領袖採納，命幼輩第二十三人蕭珏，即赴別室，把橫波女俠杜若英，妙蓮卷了因老尼，和夏澄光女俠，一同請出來。

蕭珏領命，轉身趨奔別室，羅靖南忙追叫了一聲道：「等一等，我還有話。」向夏金峯耳邊，低低說了幾句，夏金峯略爲尋思，連連點頭，把蕭珏重叫到面前，暗囑數語。蕭珏連聲稱是，轉身走了過去。

不一刻，把夏澄光女俠先邀出來，夏澄光是夏金峯的女兒，於是父女放低了聲音，此問一句，彼答一句，所有杜十一娘和逆子張青禾，惹起大變的前因後果，都已詢明。夏澄光認爲張青禾實是人間禽獸，罪該萬死。杜十一娘也不是沒有錯，最大的錯誤，便是起初撫養這個螟蛉義

子，憐他與已同是薄命人，又喜他小有才，溺愛太甚，便失之於為母過慈。等到發見此子濫交淫朋，偷抄本門劍譜，私贈於人，橫波女俠她又督責太酷，失之於為師過嚴了。總而言之，杜十一娘乃是一個英雄，懲惡過嚴，實是她的大病。想當年初收留張青禾這個同門孤兒，她自念孀孤相依志切同仇，恨不得把全身武技都傳給他。她又不明白張青禾，乃是一個早熟的青年，未到十八歲，情竇已經早開；他未免貪色好遊，潛出狎妓，由狎妓結交了淫朋；女俠還拿他當小孩看待，這才疏於防範，引出這番奇禍。至於女俠夏澄光，平素看見張青禾喜好修飾邊幅，頗有敷衍何郎，顧影自憐的樣子，夏澄光就有些看他不起。現在她父密向他詢問一切，她便依著個人的意見，對夏金峯說了；她咬牙切齒的說，張青禾簡直該剮。夏金峯聽罷，浩歎一聲，這才又吩咐澄光和蕭珏，把杜若英和了因老尼一同請出。

杜若英經過一陣激昂抗訴，又加以羞憤難堪，此時面目青黃，宛如大病一場，而且渾身不住顫抖。了因老尼已被她狠狠抱怨了一頓，了因再三陪罪，不住的安慰她。可是了因也跟著當年的杜若英一樣，總以為張青禾這孩子看著很乖，怎麼會做出這樣的獸行來？若不是杜若英細訴當晚情形，了因簡直不肯信實。夏澄光女俠却是平素最敬重杜十一娘，此時更是萬分的哀憐她，一口一個姑母的叫着，再三勸她勉過悲憤，務以全大節，誅兇鬼為務，千萬不要做那匹夫匹婦的小諒。夏澄光偎抱著十一娘，不知要怎樣哄慰她才好。杜十一娘若聞若昧的聽着，精神實已失常。當下

由了因和澄光兩人，左右扶掖着，把十一娘重新引到廣堂，就班聽命。

老幼羣俠已經備聞原委，見杜若英進來，一齊用悲憫的眼光看着她；他們頗想以言辭相慰，却又苦於無辭可措。於是人人從神色上，表露出十分哀恤的意思；認爲這是本派的奇變，人人要引爲己責，要追究元惡。而杜十一娘竟不理會這些，只瞠目而視，專等領袖的大命。松風閣主夏金峯羅靖南，更向十一娘勸聲說道：「十一妹，你控訴的事件，現經同門公議，決計受理，現在就派人分道出發。我們一定遵依本門戒規，把逆子張青禾拿上本山，明正典刑。」遂將剛分派的事說了一遍。

杜若英很悽慘的應諾了一聲，說：「好！」夏金峯又道：「十一師妹，我現在還要以嵩陽南支的名分，向師妹勸慰幾句話。你要認清，這乃是本門一棒逆倫奇變，師妹你切莫認爲這是一個人的事。從今天起，本派既已受理本案，你就把全副担子，交給本門大家負荷起來。換句話講，這成了大家的事，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了。我盼望師妹以大義爲重，今後一切，不要徒逞一時之忿，你要珍重千金之軀，你要聽本門公議，你要受本門指揮；你你不要，你你不要……我的話你明白嗎？」

杜若英道：「我聽明白了！」却不由淚隨聲下。羣俠莫不慘然，於是夏金峯厲聲說：「拿！我們務必把叛徒拿上山來，當衆行法！」

羅靖南也忿然說：「就請帥兄派員點將！」

夏金峯這才佈開了搜拿網，把長幼兩輩伴侶，幾乎掃數派遣出去，一共分爲五路。

第一路，首派捷足之士，踏訪叛徒。分三面，緊縲著叛徒張青禾的逃路，向北淌過去；務要趕快的根究出叛徒和他的淫朋下落。這第一路，專從嵩陽南派晚一輩羣俠中，挑選年青力壯，脚程迅快的人，由一兩位眼界寬，識人多的長支英雄率領；要細滴，要密訪，要兼司傳報；得着消息，立即撥人馳報各路。這一撥人要先出發，速翻回，明日即行上道。

第二路，是追捕叛徒的正兵。這一路要多派能手，馳赴長沙，大舉搜拿張青禾及他的淫朋；要迅拿務獲，解上本山，依法懲治。這一路分作兩三撥，內中抱告橫波女俠杜若英，和了因老尼，夏澄光女俠，也擔當一撥，明後日跟蹤出發。

第三路，做爲橫搜之兵。却由嵩陽南支雙俠，預修祕札數封，交給沅江徐鶴。倘或訪實叛徒張青禾，確已畏罪逃生，詭辭自飾，改投入異派避禍，那就可持此祕函，而交異派魁首，薄原述委，即以逆徒叛帥犯上等罪，要求異派把人交出。這是江湖道武俠門中常有的事。料想叛徒張青禾，即便投到海砂幫；海砂幫的魁首，也當以江湖義氣爲重，決不會悍然庇護惡徒，以犯江湖大忌。

還有第四路，做爲兜截之兵。嵩陽派一方既要緝捕元兇張青禾，以正門規；一方還要逮捕他

的淫朋，以除害馬，而誅懲淫孽。這三個淫朋，居心險惡，當日被杜若英揮劍刺傷兩名。却只曉得其中的一個，真名姓大概是叫桑林武，出身江南武林名家，竟做了江湖游賊。這桑林武綽號玉蜻蜓，大概犯過貪淫大罪，也是被本派逐出的；故此在江南存身不住，跑到湘鄂來，把張青禾拖入混水。杜若英倒很清楚他的根底的；其餘兩人可就摸不清來路，似乎是海砂幫新入門戶的，青年狂妄已極。橫波女俠只能辨認他們的年貌口音，不能確知姓名。當日捆打張青禾，却也問出兩個姓來，就是一個姓賈，一個姓趙。恐怕全不可靠。現在，便向橫波女俠，細詢下年貌口音，開出單子來，分交羣俠，推測著試行搜拿。好在只一捉住張青禾和桑林武，也就跑不掉這兩個真真假「賈」，張王李「趙」。

四路派齊，還有個第五路，嵩陽雙俠派的是執法張伯循爲首，教他持密函，馳赴江南，給嵩陽北派的領袖送信。言說我嵩陽南派，不幸發生叛徒逆倫大變，現在亟於清理門戶，已發動全體俠侶，大舉搜緝叛徒；前者所訂南北兩支一年一聚首的祕會，此日勢難踐約，仍將逆子張青禾叛帥欺母，私泄劍譜，觸犯貪淫重罪等情，大致通知北派，也請他們撥派能手，一體協拿。

嵩陽雙俠把別事暫時擱起，集羣策羣力，專辦此案。等到分派已定，又各勒限期，遂吩咐散會，長幼羣俠都留在山上。到次日午晨，各劍客三五成羣，紛紛束裝仗劍，準備下山。靈修道人，沅江徐鶴等，臨行時，請問夏羅二俠道：「我們分頭搜拿去了，請問領袖，那天出行？在甚

麼地方相會？」夏金峯，羅靖南互相顧盼，徐徐答道：「我們麼，我們現時還不能下山，要等等北派的回信。」屈指算了一算道：「靈修道長，我們三十天後，在長沙城見面。」又對沅江徐鶴道：「你的日限是不必拘定的，你的責成是搜摸桑林武的底細。你在江南訪得了信，送到衡山也可以。」其餘別人，也都定了接頭的地點和日限。於是三十多個人，一批一批的都走下衡山了。

其中第二路的一撥，了因帥太，俠女夏澄光，暗領了雙俠的密囑，陪伴杜十一娘，一同撲奔長沙；由小俠蕭珏相隨作伴。昨日夜間，夏金峯把女兒夏澄光叫去，告訴了許多話，頂要緊的是：一者監護杜若英，須防她含垢負氣自戕，再生別樣波折。二者想杜若英的機警武功，怎的竟遭受了張青禾，自己徒兒的暗算，總覺此事過於離奇，也許內中還有別情；爲此潛囑了因帥太，女兒夏澄光，暗中考察杜十一娘的舉動。夏澄光點頭會意，暗暗告知了因帥太。於是這三位女俠，做一夥先行下山，另外由小俠蕭珏陪伴着，以便沿途服役；有一個男子，比較方便些。

女俠夏澄光，和小俠蕭珏，都把應用的行囊兵器，收拾停當。爲了路上好走，夏澄光特意改扮做男裝，儒巾儒服，青年美貌，很像個少年秀才。若在平日，杜若英必要嘲笑她，和她說幾句逗笑的話；現在只看了一眼，任甚麼話沒提。夏澄光倒湊過來，動問杜若英：「帥姑，你看我這樣打扮，好麼？」杜十一娘道：「好。」又問道：「帥姑你怎麼樣？還要回家收拾一下麼？」杜十一娘苦笑了一聲，搖頭道：「我還收拾甚麼？我就這樣走。」夏澄光道：「不改裝嗎？」杜十

一娘道：「不。」自經慘變，橫波女俠竟這樣精神頹喪，縱然復仇心切，仍自懨懨不振。

了因帥太看了，深為悲憫，頗代扼腕，發言鼓勵道：「十一帥妹，你不要這樣，你把精神提一提。我們緝元兇，拿叛徒，必須振起精神來，你何必這樣灰心！」杜十一娘吁了一口氣道：「是的，我不灰心，我一定要報仇。」於是強把腰支一挺，向三個同伴說道：「我們就走吧。我們四個人做一路，了因帥太請你爲首。」了因帥太道：「當然是帥妹爲首，帥妹乃是發縱指使之入。可是我請你稍爲等一等，我還要先回草庵，把自己應用的東西檢點一下。」

十一娘知道了了因帥太曾受領袖之命，要伴同自己，怕自己尋短見，但也不說破，只點了點頭道：「先到寶菴也好。」三女俠這才辭別領袖，打發小俠蕭玳，在前站相候；三個女俠聯袂逕奔妙蓮菴。

妙蓮菴就在衡山山麓之下，曲水繞林，峯巒掩映，地勢頗形幽僻，與祝融峯抱璞樓松風閣，聲息相聞。這本是因为了因帥太退隱禪關，自己所蓋的一座尼菴。中有女弟子數人，半是武林遺孤，由于了因帥太收養來，傳經授藝，與外界隔絕不通。除了鄰村樵子牧童，一般人竟不知林深處有此禪關。了因帥太把杜十一娘，和男裝的夏澄光，一齊邀入菴中，留在客堂；她自己忙入方丈室，略事摒擋。把大弟子傳來，囑咐她靜守禪堂，不得妄登檻外；大弟子唯唯聽命，轉諭羣徒。然後了因扶劍囊來到客堂，和杜十一娘，夏澄光，商量結伴緝兇的辦法和路線。

了因帥太的意思，是迅奔長沙。因爲在山上，已向橫波女俠杜十一娘，問明叛徒張青禾去前的行逕。雖知他所結交的淫朋，有一個叫玉蜻蜓桑林武，是江南武林名家的孽子，行止詭秘飄忽，已經淪入下流；其餘姓趙姓賈兩個人，真名實姓雖不可知，但既與海砂幫有關，他們畏罪偕逃，勢必葉落歸根，潛入海砂幫，借重門戶，匿罪避禍。並且張青禾乃是個孤兒，他並無親友可投；桑林武又是個被逐的孽子，也必不敢逃返江南。那麼，長沙府既是海砂幫盤踞之所，這四個惡徒一定要逃向長沙，殆無可疑。於是緝叛的路線，就這樣的商定；其次又商量如何結伴同行。了因帥太說：女子出門，招人側目；夏澄光既改男裝，可與杜十一娘，喬裝眷屬；小俠假裝書童。至於了因自己，她是出家人，既不便改扮俗裝，那只好算作化緣搭伴的貧尼。他們要白天離代步攢程，夜晚施展飛騰術踏訪；衆議僉同，就這樣定規了。當天離菴，趕到前站，會見了小俠蕭珏；各依身份，略換服裝，先僱上兩輛車，一逕走上長沙的大道。沿路上遇有江湖人物，就說唇典，講隱語，打聽叛徒的下落。

攢行數日，接連打聽過兩三撥武林人物，如鏢局達官，如擺把式樣的帥傅，如護院的武帥，都說不上桑林武，張青禾的形蹤。杜十一娘很懊惱，了因安慰她道：「逆子一定是躲避江湖人物，潛蹤而逃，我看路上打聽不出來，我們逕奔長沙吧。到了長沙，再打圈細訪。」

又走了兩天，來到一座鎮甸上，名叫楓林驛。了因帥太對杜十一娘說：「我們應該在這里盤

桓一兩天，這里有我們嵩陽北派一位同門，我們可以找他。」杜十一娘道：「可是姓黃的嗎？他名叫黃甚麼中？」了因師太道：「正是黃鎮中，只是他的住處，記不甚清了，還須現找。」了因遂吩咐蕭珏先行找店。蕭珏領命，直找到楓林驛街裏，方尋着一家大店，叫「大來客棧」。然後引導着了因老尼，和二位女俠，一同驅車進店。

驅到店門，杜若英等下車。忽然間，從街那邊馳來了一騎駿馬，馬上客是個英年壯士，一到店門，抬頭看匾，甩銖下馬。一雙眸子閃閃四顧，看見了杜十一娘和夏澄光，喬裝眷屬的背影，和了因師太的尼姑裝束，這少年露出注意的神氣。了因師太對這少年也很詫異，不覺的也多看了幾眼，心想：「這人好面熟。」跟著也就走進店房了，這少年壯士居然楞了一楞，皺眉若有所思，隨後牽馬走向隔街去了。

了因等住的是三間正房，店夥忙著來照應。由男裝的夏澄光女俠，擺出主人的模樣，吩咐打面水，沏茶，備飯。飯後已到掌燈時分，了因命蕭珏到櫃房，打聽黃鎮中的住處。居然一間便得，離店不遠。

第二章 搜逆子羣雄下山

這時候忽然陰天，下起小雨來。挨到二更，雨勢斷斷續續，似停不停。三女俠耐不住了，說

道：「我們冒雨去找這黃鎮中吧。」蕭珏要僱車，了因笑道：「不用，我們還怕雨麼？」四個人打着三把傘，分兩撥離店，逕訪黃鎮中。

嵩陽北派的劍客黃鎮中，就住在楓林驛一條小巷中。三女俠冒雨疾行，眨眼尋到；女俠靠後，小俠蕭珏當先叩門。敲了半晌，來了一個長工，隔門提燈訊問找誰。蕭珏說是：「祝融峯來的，要找黃三爺。」宅中人竟不肯開門，說是黃三爺沒在家。蕭珏動怒砸門，厲聲說：「大雨的天，我們有女客遠道來訪，你怎麼不開門？」了因老尼，夏澄光，杜十一娘，都耗得不耐煩；由夏澄光上前，抗聲通名：「你快去告訴你們主人；主人不在家，告訴你們主婦。就說南嶽衡山祝融峯抱璞樓主的女兒，夏澄光，遠道來訪。你對你們主人說，我們是同派，我們來了四個人，有要緊事，一定要見。你再不開門，我們要跳牆進去了！」

一陣喧嘩，想是又從宅內驚動出一個人來，隔門縫燈光一閃，經過了一陣嗶嗶問答之聲，旋聽見另一個清朗口音說道：「來的可是嵩陽女俠松風閣夏麼？」夏澄光應了一聲，門中人又道：「既是同門遠來，又是雨天深夜，這總得開門讓進來。你快去找主婦討鑰匙去。」那長工聲口的人說：「鑰匙在這里呢，主人不在家，不問明白，小的不敢開。」那清朗口音說：「只管開，有我呢。」說時嘩啦一響，門扇大開。一個少年客，一個僕人，提兩隻燈，旁門而站。把四個客人冒雨讓進來，重新門上街門。

這少年高高提燈一照，看清了來客，一共是四位；他哦了一聲，在前引路，把了因帥太，杜十一娘，夏澄光，小俠蕭珏，一直延入黃宅的外客堂。客堂中明燈輝煌，却並沒有客人。了因等由暗入明，略略定住眼神，這才端詳這個少年。「唔！」了因不由失聲道：「原來是你！」

這少年原來就是初入楓林驛，在大來店門前相遇的那個騎馬壯士。少年拱手讓坐，首先說道：「我們剛才見過。」了因笑道：「是的，恐怕不但剛才；從前我們也好像在那里見過？」

少年重新打量了一回，立刻滿面堆歡，肅然起敬道：「是的，你老人家大概是我們嵩陽南派的了因帥太吧？這幾位是誰？」

了因帥太笑道：「你好眼力，你大概是我們嵩陽北派的。」少年道：「弟子正是。」他目光一巡，旋轉身，抱拳向橫波女俠道：「哦，剛才你是你老叫門，你老是澄光帥姊，你老是嵩陽南派掌門老師松風閣主人的掌珍。我們黃鎮中黃帥叔沒有在家，我們也是剛到；我們剛才實在沒有聽出來，教您幾位在雨天地裏久等，太覺對不住了。」他把杜十一娘竟當做了夏澄光，接著說：「恕小弟眼拙，不識高賢，……」趕緊重新施禮遜座，了因見坐無別人，微微一笑，代為引見道：「北派同門，你看這位才是夏帥姊哩，她今天因事改爲男裝。這一位是名聞兩湖的橫波女俠杜十一娘，你竟不認得麼？……」這一位是蕭珏帥姪，乃是我們嵩陽南派第三代的高足。」

少年一聽這話，不由一怔。了因分明看出他身軀微微一震，面目倏地變了色，可是登時又平

復了。跟着舉手施禮，自通名輩道：「弟子姜涵清，是咱們北支第三代第十七人。久仰橫波女俠的大名……」說着話時，客廳內間隱聞輕輕的脚步聲，門帘也跟着動了。

了因惶惑起來，用手一指內室，眼望姜涵清道：「誰在屋裏？」又問：「宅主人黃施主呢，他上那里去了？」姜涵清道：「黃師叔剛才出去，這屋裏的人也是咱們嵩陽北派的。」向內室招呼了一聲，一個中年的虬髯漢子，掀帘走出來，舉手道：「了因師太，久違了。」

這人是嵩陽北派的一位能手，姓名叫做蔡石鐔。他雖然向了因寒暄，了因却已想不起他來。直到雙方互通了姓名，方才曉得他是北方第二代的人物，和了因師太，杜十一娘班輩相若。

五個人相邀歸座，但是，姜涵清和蔡石鐔臉上都帶出很蹊蹺的神色來，不時偷眼打量杜十一娘。杜十一娘驀地粉面也改了色，暗中思猜：「莫非這逆子的事，他們也已曉得了？」了因老尼接着盤問姜涵清：「你們二位一向不是在湖南麼？你們現在是路過這里，還是要上別處去？」姜涵清道：「弟子是路過，弟子原打算要到衡山去的。」了因道：「哦，你要赴衡山，究竟爲了甚麼事情？可是要到祝融峯，拜見我們掌教麼？」姜涵清答道：「是的，我們是要見見南支掌教夏羅二公。」了因矍然道：「見他們，有甚麼事？」姜涵清望着蔡石鐔，遲疑疑，半晌才說：「不爲別的事，只因株州一帶，三日內連出了好幾樁劫財殺人的命案，弟子和蔡師叔是奉命查究這件兇案。」三女俠齊道：「奇怪！」姜涵清道：「的確奇怪，而且作案的人，竟傳說和我們嵩

陽派有關，這不是一件異聞嗎？」

了因尼和夏澄光一齊震動，杜十一娘尤其激昂，猛地立起來問道：「可是那張青禾擊齋嗎？我們就是爲這奴才出來的。……好奴才，一準是他！」

姜涵清未及還言，蔡石錚搔首道：「張青禾，不是我們南支第三代的小弟子嗎？不過，這一個，我訪聞的，做案的好像……」了因忙問：「好像甚麼？」蔡石錚兩目游離，似迴避着十一娘等人的注視，半晌方才徐徐說道：「聽說是個女賊！」女賊二字一出口，了因，杜若英，夏澄光，莫不惶駭。嵩陽南派的女同門沒有許多人，除了他們三個，另外僅有一個是沅江徐鶴的妻子，名叫紀清揚。了因等三個人齊聲道：「這女賊叫甚麼名字？案情是怎樣麼？可訪出來她的年貌底細沒有？」

蔡姜二人立刻又露出支吾的神情，道：「還沒有探聽出來，不過聽她報字號，是甚麼女俠罷了。多少人疑惑與咱們嵩陽派有關。」兩個人雖然這樣說，可是了因和杜夏兩女俠，仍然抓住疑點，一力窮詰。姜涵清且不回答，掉過來反詰了因等人的來意。了因把張青禾的罪狀，草草說了，囑咐二人代訪。二人答應了，看了因的意思，還是要打聽株州的兇案。姜涵清眉峯一蹙，說是：「我也不得其詳，」跟着託詞告便，出離客堂。過了很久的時候，和宅主黃鎮中一同回轉。黃鎮中是個很英武的中年漢子，滿身雨淋，似才冒雨歸來。向在屋諸人寒暄了一陣，忽然落座開

言道：「株州的案子，我剛才出去打聽了一回，依然沒有甚麼消息，這還得仔細訪一訪，了因師太和二位同門先請回店，我同着蔡帥兄，姜帥姪，還要出去打聽。今天晚上，我們到店裏，給師太送信去。」杜夏二女俠諄囑快訪，黃鎮中，姜涵清連連答應，然後了因起身告辭，想不到黃鎮中已給套好了兩輛轎車，把三人送回店房。臨上車時，蔡石錚趁人不見，悄悄的遞給了因一個紙條，下款却由黃鎮中具名。那紙條上寫的是：

「請師太今晚遣蕭珏同門到舍下一談。株州盜案，聞與十一娘有關，恐有別情，面談不便。務請師太守祕，遣蕭師弟隻身獨來……」

看此舉動，了因老尼心中已經明白了大半。回到店來，功夫不大，黃鎮中，蔡石錚，姜涵清已經來回拜，說是盜案詳情，還沒打聽出來。談了一會閒話，告辭回去，挨到四更，了因託故遣蕭珏出店，急訪黃鎮中。

小俠蕭珏奉命隻身冒雨來到黃宅，黃鎮中陪着蔡石錚，姜涵清，已在客廳開門恭候。這才由三人說破了株州命案的情形。那個做案的女賊，竟自稱是橫波女俠！這女賊又不止殺人劫財，她又是一個女採花賊，實行倒採花！

據黃鎮中說：這件案子，已經傳遍株州，是日前蔡石錚，姜涵清聽來的。這是三天之間，共出了三件血案，被害的人全是少年男子，錢財被劫一空，把人也傷了。死者不是赤身裸體，就是

衣袴凌亂，尤醜的是下體竟被割去，血濺衾褥。在事主的臥床上，有下五門慣用的粉袋子，拍着粉記，是「橫波女俠」四字。起初還以為是仇人嫁禍，杜十一娘豈肯作這下賤的事情？可是第三案，那個事主鮑三公子，雖被割割，殘喘未死。官人們問他時，他還能說出話來；他說確不是男賊，確是女賊。這女賊蒙藍絹包頭，被藍斗蓬，偏與杜十一娘衣履一樣，容貌也很白皙，弓足纖腰，也分明像橫波女俠。這個女賊，於三更天，破窗入內，竟要求鮑三公子與他苟合。鮑三公子，手無縛雞之力，半夜裏突然進來一個女賊，就是美色當前，他也要疑鬼疑狐，早暈得只有抖擻的分了。女賊百般挑逗，鮑三公子只喊救命饒命，遂惹惱女賊，下此毒手。現在當地官府正在嚴究，雖然明知此中必有蹊蹺，可是究為嵩陽派之玷。所以蔡石錚跑來送信，叫姜涵清趕快南下衡山，報告此事，以便澈底根究，這嫁禍誣陷的人，到底是誰，用意何在？

蔡石錚，姜涵清一席話，把個蕭珏說了個目眦欲裂，氣忿填胸！

小俠蕭珏在嵩陽門下已久，受名師蕭陶，養成一種俠腸義骨，嫉惡如仇。乍一聽兇案，還有一些駭怪，轉念一想，立刻從時日上發見疑竇。忙向蔡石錚，姜涵清辨說道：「二位師叔，我看此事定是與我嵩陽派，有深仇大怨的綠林宵小所為，借這淫兇的獸行，想把我嵩陽派清白之名，加以污毀。我敢保這決不是我嵩陽派南支女俠所為，更與橫波女俠無干。二位師叔，你要曉得，我橫波師姑恰巧在這幾天，發生人倫巨變。她老人家扶養的義子張青禾，受惡人引誘，竟做出逆

倫叛師的大罪，橫波女俠就在大前天，到祝融峯抱璞樓，當筵首告逆子叛徒。我嵩陽南派夏繼二俠，已經受理控案；我們現在，是奉命出來，查拿叛徒張青禾，由打控告那天起，便是我了因師太，夏澄光師姑，伴同橫波師姑，出來踏訪張青禾。弟子我便是跟着她們三位女俠的隨員。師叔請想，由打那天，直到現在，我們四個人可以說跬步未離開過，就算橫波女俠真個變節，真個行止不檢，她也沒有工夫，遠赴株州去做案啊！她老人家這幾天傷心懊惱，痛不欲生；她老人家沒有分身法，怎會跑出好幾百里地去殺人？這事件一定是仇人栽贓嫁禍，我們必須澈究明白。不過弟子陪侍三位女俠，最要緊的還是追緝叛徒張青禾，想不到株州又生此變！二位師叔，還請分神代為訪查，弟子年青，做不了主，等我稟明了因師太，問問她老人家，到底先辦那一案？」

小俠蕭珏一口氣說出，蔡石籜，黃鑛中，姜涵清俱各恍然大悟，詫然震怒。怪不得橫波女俠神情慘淡，可憐她一身絕技，竟會被人暗算，受此奇恥！剛才乍一見面，一時還多心她身犯淫惡，自己疑心生暗見，怕人詰責；那知她的義子竟叛師犯上，掀動巨案呢。蔡黃二人把株州血案的詳情，都告訴蕭珏，教他轉告南派羣俠。隨後便細詢蕭珏，究竟張青禾是怎樣的叛師犯上，現在要怎樣處置他，他逃到那里去了？蕭珏把橫波女俠杜若英血書控告各節，一一對蔡黃二俠說了，把張青禾奔逃的方向，也大略說出。二俠大為驚駭，怨不得三女俠行色如此匆遽，怨不得嵩陽南派竟要大舉追尋叛徒。這張青禾小小年紀，胆敢欺辱養母恩師，實在是罪不容誅。由此推

測，恐怕株州血案，也許和張青禾有關係，只是時日上，又有參差。莫非張青禾也是受人鼓譟，暗幕中另還有綠林巨奸，故意來給嵩陽派作對？

蔡石錚思索了一回，又與黃鎮中，姜涵清商量了一回然後告訴蕭珏：「蕭賢姪，我對你說了吧，我們起初真的是疑心株州淫殺案，是橫波女俠中途變節，任意胡爲的了。我們此行，就是要上衡山祝融峯抱璞樓，進謁夏金峯，羅靖南二位南支領袖，特意告發這一案，今據你所說，事情顯見大有蹊蹺。我們打算分出一個人來，一面仍須給夏羅二俠去送信，却不是糾舉淫案，反而變成密報惡淫了。一面我們仍要聯合兩支在湘同道，加細詳稽本案的內幕。現在遇見你們，這好極了，我們不必再去衡山送信了。蕭賢姪，你現在就趕快回店，可以背着橫波女俠，把株州血案悄悄密稟了因師太，看她作何打算，你再奔回來，給我們送一個信。事不宜遲，我們明天就要下手訪查。」

蕭珏點頭敬諾，立即告辭。邁步剛出房門，忽又想起一事，止步回頭，對蔡石錚，黃鎮中，姜涵清，低聲說道：「這件事關係橫波師姑名節太大，她如今又正遭逢逆倫大變；控告逆子之後，已經悲痛不欲生的了。幾次三番要自刎，多虧我們長劫各輩羣俠一再勸阻，立允晷日出發，替她雪忿。又有夏澄光師姊，了因師太兩位，暗暗地看住，她方才略略打起精神來。株州淫殺案，如果教她知道，她一定疑心是張青禾勾結外方女賊，故意栽贓敗壞她，她一定要氣死的。爲

此我拜託二位師叔和姜帥兄，千萬口嚴一點。不要在橫波帥姑面前，透露此事才好。」蔡石鐸，姜涵清一齊說道：「當然，當然，我們早防到這一層。我們特意把你調出來，剛才沒有當面講，一來是同着女同門，說此淫穢案情，很覺礙口；二來便是料到此事必有枝節，這關係著女子的名節，俠客的身分，斷斷是不能隨便講的。你放心吧，趕緊稟明了因師太，我們還要等你們的回信呢，我們這裡也要趕着辦。」

說罷，小俠蕭珏點點頭，邁步出院，施展飛行術，冒雨奔回店房，越牆而過，貼牆急行，走到了因師太窗前，輕輕用手指一彈窗，轉身走回自己所住的小屋內。捫出自來火，把燈點着，然後脫去雨衣，換了常服。

此時已屆五更，正因陰雨，天黑如墨。過了不大功夫，了因師太推門進來。蕭珏連忙站起，方要開口：了因師太搖了搖頭，日向窗外一瞥，大聲說道：「我猜着是你，果然是你！你剛才上那里去了？我還有事，要跟你商量，誰知找不着你了。你年紀輕輕的，閱歷太淺，不許你一個人隨便出去。你知道麼？」說到這里，把聲音放低了，這才向蕭珏盤問獨訪黃家，究詰株州淫殺案，到底得來了甚麼樣的駭人消息。小俠蕭珏且先不說，悄問橫波女俠杜十一娘現在醒着沒有？夏師姊也已睡了嗎？了因師太皺眉道：「你帥姑沒睡着，是夏師姊陪她躺着呢。你杜帥姑爲人太精明了，真真不好辦，你快說吧。」

小俠蕭珏這才把適才所聞：株州地方，女探花賊貪淫兇殺，連傷三命的話，一字不漏，全說出來。又說出這女探花賊，當地哄傳是橫波女俠，是嵩陽派門人。被害男子有一鮑三公子，拒奸不從。被女探花賊閹割；人竟未死，供出女賊形容打扮，竟與橫波帥姑頗為相似云云。……一席話把了因師太聽了個目瞪口呆，驚得半晌說不出話。良久，良久，方才說道：「這一定是冒名嫁禍，一定是冒名嫁禍，可把我們嵩陽派污蔑的不輕！你你橫波帥姑至不濟，如何會做出這下五門的極淫兇的勾當！這這一定是仇人，一定是……」正要往下說，忽然一凝神，突然回轉身低喝道：「誰？」

門房忽悠悠開了，女俠夏澄光蹣跚進屋來。她很性急，恨不得立刻知道株州的案情。她見橫波發楞犯困，已然睡下，她便悄悄溜出來打聽。她面對蕭珏問道：「蔡黃兩人神情古怪，到底是怎的一回事？」她却是個年青處女，輩分雖大，小俠蕭珏却面嫩說不出口，只說是女探花賊誠心誣蔑我們嵩陽。了因老尼忙道：「澄光賢姪女，你來，等我告訴你……」正要說，驀地又一驚，傾耳外聽，忽說不好，急急推門出去尋看，有一條黑影，往店房前院退去了。了因師太輕噓了一聲，抽劍急追，眨眼間，見那人影越牆逃走，了因師太立即躍上牆頭追趕，那人像箭似的，跳到街上，穿小巷往北奔去了。

了因老尼施飛行術急趕，一直追出半里地；回頭看見女俠夏澄光，小俠蕭珏，也相隨跟追出

來。了因心中一動，自覺忘了一招，連忙停步，阻住夏澄光，教她趕快回店，看一看橫波女俠。夏澄光恍然大悟，急忙轉身回去；了因師太這才與蕭珏。併肩續往前趕。此時正值盛雨天陰，四面昏黑，經這一耽誤，直追出鎮外，再找那黑影，已然不見。兩人分路搜尋了一遍，竟失了蹤跡。二人十分掃興，只得往回路走。蕭珏疑心是歹人，再不然就是過路綠林。了因却不這樣想，她猜疑這人影，不是黃鎮中，就是蔡石錚。蕭珏道：「既是二位師叔，他們偷窺我們做甚麼？」了因衝他一笑，他也有點明白了：「他們還是半信半疑吧！」了因點頭，蕭珏長歎。

當下了因師太在前，蕭珏追隨在後，斜穿了一個園，來到店前，仍奔後牆，翻牆頭跳進去。多虧是雨大，沒被人瞥見。此刻已到黎明時分，店夥陸續起來，不過院中無人罷了。了因蕭珏悄悄溜回房間，只見橫波女俠依然臥牀沉睡，夏澄光緊挨着她躺着，好笑對剛才的事，毫無覺察。了因輕輕一拍，把夏澄光喚出。夏澄光忙問：「追上了沒有？是甚麼人？是敵是友？」了因皺眉搖頭道：「想不到我們栽在這裏了，追出半里地，竟沒追上。」意思之間，斷定是黃蔡二俠，潛來考察橫波。因又詢問夏澄光：「到底杜十一娘睡熟了沒有？剛才沒醒發？」夏澄光道：「她始終沒有醒，我眼看她睡着的，她心上很煩，也許困得早。」了因仍不放心，輕輕說道：「我們要留神，不要教她偷聽了去。」遂將蕭珏所聞株州淫殺案，告訴了夏澄光。夏澄光登時氣得蛾眉直豎，低聲向了因道：「這件事，我們必須妨個水落石出。這一定是仇人影射，要敗壞我們嵩陽派

的聲名的。師太，你說我們應該怎麼樣？我們是先上長沙追緝張青禾，還是改奔株州，澈查這個冒名嫁禍的女淫賊？」了因師太吁氣道：「不是我多疑。我現在總覺這個女淫賊，出現得太離奇突兀。我疑心這株州血案，和張青禾逆倫案，時機相湊，多少似有關連。」夏澄光道：「情理上似乎應有這麼一猜，但是張青禾年紀很輕，閱歷很淺，他從何處去勾結女賊，來做這誣蔑他義母恩師的兇案呢？」

了因師太道：「張青禾本人當然嫩，可是他也有三個淫朋，那桑林武却是經的多，見的廣，也許是他唆使出來的，所以我想，我們與其先奔長沙，倒莫如先到株州，打聽一下。」夏澄光點頭，道：「不過我們忽然改計，我們怎樣對橫波師姑說明呢？這件事也不能總瞞着她呀。」小俠蕭珏也道：「我們怎樣答對北派蔡黃二位師叔呢？他們本要到祝融峯，謁見夏羅二位領袖，當面舉發株州命案。既然遇見我們，又知其中頗有栽贓誣陷的隱情，他們說，不便再上祝融峯了，要煩我們就便替他轉達一下。此外他們還請師太做主，商量一個辦法，雙方好分工合作。他們說這件兇案，雖由他們北支發覺，但案情關係南支聲望甚重，他們北派一切行止，要聽我們南派調遣的。他們說，請了因師太無須客氣，趕快決定了。分派了，大家好遵照着去做。」

了因老尼搔頭說道：「實在這件兇案，太淫污混賬，誣蔑我們太甚了。我也不敢擅做主張，我們現在應該一面緝訪，一面趕緊給領袖送信，這一回事情節重大，應該速請領袖下山。」

夏澄光：「難道我們就在這裏，靜候領袖下山。一事不爲，坐耗時機錯過嗎？」了因老尼道：「那也不能，……」了因這個人，只知拔劍，不善籌謀，她竟打不定主意了。小俠蕭珏忍不住說道：「依弟子愚見，我可以翻回去；迎上靈修道長，我就告訴他，不但他，不拘那一位，我都把株州兇案告訴他們，請他們趕快追您來，您只指定一個地點，就行。我也不必竟回衡山，我們只遇見本派傳信的同道，就可以煩他們挨個兒轉達好了。現在就請帥太約定一個聚會的地點，豈不是一切都省事了？至於先上長沙，還是先上株州，我看這也很好解決，我們由這楓林驛，奔長沙去，一定路過株州。我們只須稍微繞點路，在株州多逗留一下，加細查訪一回，豈不就一舉兩得了。」

一口氣說出來，說得夏澄光笑了起來。了因帥太他不禁失笑道：「還是你們年青人見事快，我簡直是教事情把我繞住了。我就忘了這一層，奔長沙必先穿過株州。」說着以手擊額道：「老了，不中用了。」

夏澄光接着道：「我們一路查訪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總瞞著橫波女俠，我看我們索性告訴她，只把口氣說柔和一點，不招她難過，就可以了。」

正說着，外面雨聲濺濺，忽然有人接了腔道：「對了，你們可以柔和一點告訴我。」三人一齊看窗，橫波女俠已然蘊怒闖進來，三個人一齊站起讓坐，了因很不安的說道：「帥妹睡好了

嗎？」

橫波女俠杜十一娘咬唇不答，氣哼哼的坐在椅子上，半晌方才說道：「我杜若英不幸遭此人偷大變，年青青守孀，本不該多事，收認養子，更不該把義子當徒兒嚴加管束。現在拘管出怨恨來，教逆子反噬一口，這都是我自己的錯，不能怪別人。只是我竟想不到本派諸位賢達，因為這一節，公然拿我當犯人一般看待，不但監視我，事事還背着我，我自知貞操已失，無顏立於人世，我本要自盡，你們諸位又橫攔豎阻，不教我痛痛快快的死，可又這麼螭螭整整的對待我，到底把我杜若英看成怎樣下賤的人了？」

話聲激楚，怨忿已極，兩邊眸子隱含痛淚，強忍着不欲在人前垂泣；却是眼珠一轉一轉的，到底滾下兩行熱淚來，教任何人看來，都不由替她扼腕悲涼。了因老尼，女俠夏澄光，小俠蕭珏，莫不惶恐失措，了因老尼更覺得愧對。三人一齊勸解道：「十一娘，你不要難受了，我們決不是這個意思。」橫波女俠道：「既不是這個意思，蕭珏爲甚麼瞞着我，獨去重訪黃蔡二人？澄光又爲甚麼總絆著我，寸步不離？」

蕭珏，夏澄光連忙分剖：「我們決不敢監視您，更不敢瞞着您，只是看您太傷心了，我們是怕給您添煩。」

橫波女俠搖頭慘笑道：「今晚我已經睡下了，澄光妹還偷偷的溜到床根，驗看我是否睡熟。」

了因師太，您輩分比我大，你也處處背着我，我知道蕭珏是奉你之命，重訪蔡黃二人，現在我也自知罪深孽重，總算由打我身上起，沾辱了嵩陽派。我也不敢強求，我只請問師太一句話：你老人家若還拿我當個人，就求你把蔡石錚，黃鎮中他們議論我的話，一字不漏，據實告訴我。」又日視夏澄光和蕭珏道：「你們二位也是一樣，我讓你們二位看在同門誼氣上，不要騙我，瞞我。我自知一個女人一旦失了節，辱了身，就不算是人了！」且說且泣，淚珠滾滾滿腮。

了因，澄光，蕭珏，面面相覷，很是驚駭，橫波女俠素性貞烈待人一向有禮貌，現在，分明受了大激刺，過於多疑了，她竟懷疑大家瞧她不起了，那知大家正是哀矜之不暇，一番小心，惟恐惹得橫波傷心，倒更惹得她疑，怨，忿，嫉，慚恨交迸了。

了因師太用哀懇的口吻，再三解釋；空言不能洗去橫波的疑怨，她冷笑不信。女俠夏澄光看此光景，咳了一聲，款款走過來，緊挨着橫波女俠坐下，兩手握住橫波的手。橫波的手冰冷，而且不住顫抖，知她悲憤已到極點。澄光斂容低聲叫道：「師姑，你千萬不要多心，實際上滿不是那一會事！」杜十一娘搖頭不答，澄光道：「我告訴您，他們北派黃鎮中，蔡石錚二位，實在是

一向敬重你。現在也更敬重您。您遭這大不幸，他們稍有人心，焉忍對您妄加譏議？您務必要看開，這一件逆倫大變，斷不是您一個人的事，也不是我們嵩陽南派的事；這乃是我嵩陽派南北兩支大家同憤的一件恨事。再往大了說，實是我們武林中一件萬眾齊切齒的逆案。師姑，任何人聽

見了，也要替您傷心。您想是看出來黃蔡二位神色有異，您就疑到您自己身上來了。師姑，實告訴您說罷，我們嵩陽南派不幸又遇上另一樁被誣蔑的案子，比辱師欺母，情節不在以下呢！」

杜若英含淚不語，只凝望著了因老尼，和夏澄光，靜等他們披訴。夏澄光，了因老尼，無可奈何，把株州一案，約略對杜若英實說了。仍未敢說破那個採花女賊，冒名橫波女俠的事，只說她自稱是嵩陽派，採花傷人，意存誣陷。而嵩陽派女俠，僅只杜若英，夏澄光，和沅江徐鶴的妻室紀清揚三人。因告訴杜十一娘：「師姑你想，南北兩支俱是一家，黃蔡二位一聽見這謠言，如何不要根究？他們本是特來衡山，要向我們南派首領稟報的。在半路上遇見我們三個人，他們要說，又覺得礙口，所以臉上帶出駭異神氣來。他們悄悄把蕭珏調出去，就爲告訴這件事。現在我們決計打發蕭珏回山馳報，你我三個人要順路先奔株州，查究一下。我們不是瞞着帥姑你，實在因爲這件事關係我們名聲太大，而你又是新遭巨變，我們只怕說出來，叫你聽著更心窄。所以我們才背着你老人家，先琢磨琢磨。現在你老人家這麼難過，我們只好全說出來，愈千萬別誤會了，也不必心窄，我們還是先奔株州吧。」

橫波女俠杜十一娘聽罷，低頭沉吟，其實她已然稍稍猜透個中蹊蹺。她滿腔悲憤，惟恐自己的不幸，遭同門鄙薄，今見了因澄光這般惶恐，心上便安頓多了。

她仍然閉口無言。過了半晌，才猝然說道：「這株州兇殺案，一半是冒著我的名字……一

準是張青禾這個奴才，支使出人來，故意作踐我的……」

夏澄光，了因師太，都迴避不敢還答。杜若英釘著二人，二人支吾道：「我們到株州查看一趟，就知道了，此刻也無須揣測。聽說這女賊僅僅自稱是嵩陽派，我想她不會公然留名吧。張青禾也未必認識女賊，這是女賊幹的事。總而言之，耳聽是虛，我們還是先去探探一下。好在追拿叛徒張青禾，也必須由打株州經過，我們此行，正好一舉兩得。」

杜十一娘苦笑了一聲，她察言觀色，此刻已經有七八分明白了。二人既不肯直告，自己索性不問，末後斷然說道：「你們二位怎麼說怎麼好，我是隨着你們的，奔株州也行。」站起來走了。

了因老尼，夏澄光却很難過，替橫波惋惜。如此一個守志彌篤的貞婦，偏偏命犯蜩磨，遇上這些打擊，真真叫人痛恨皇天無眼了。

少時天色大明，了因先派蕭珏給蔡石鐸，黃鎮中，送了一個信，蔡黃二人約定十天後，在株州與了因等會面，以便交換彼此踏訪的情報。當下，黃蔡二人和姜涵清，又分成兩路，分別出發，潛訪附近一帶，綠林人物和秘密會幫出沒的動靜，藉此獲取株州兇案的主犯，好在女賊最招人側目，料想不難訪出下落。

當天晌午，小俠蕭珏翻回去報信，夏澄光，和橫波女俠，仍扮做拳屬，雇車上道，離開楓林

驛，直奔株州，株州也是湘鄂往來要道，人煙稠密、旅店，酒棧，妓館。茶肆頗多，也有幾處禪林。二個女俠尋一座店房住下，立即着手探聽鮑三公子被圍割這一案，這一案已鬧動全城，官府已派幹捕搜緝宵小，街市上更不斷有人紛紛講論。

了因師太，夏澄光，橫波女俠，三個人分途查訪。由了因老尼，找到當地拳師鏢客處，逐一探問了。倒有一家鏢局，可惜總鏢頭遠行在外。本地這些武林人士，竟都是蠢漢，既無真本領，又乏豪俠氣，把女探花賊當作奇聞，不思訪拿，爲民除害。了因師太很不滿意他們，索性不再問了，只加緊自己踏訪。不意她三人衣貌不倫，言行異樣，此地剛剛鬧過女淫賊，三女俠又逢八打聽女人不該問的話，不覺的招得土著人十分詫異。尤其是男裝的夏澄光，和女裝的橫波女俠，一男一女同道而行，年貌不似夫妻，親暱過於伉儷，更易遭人側目，地面官人竟向店家暗暗盤查起她倆的行蹤。三女俠都覺得情形不對，當晚依了了因師太的意見，離開店房，改覓城外一座尼庵古剎，淌好了道，入夜潛在封閉的佛閣上寄跡，黎明便偷偷溜出來。三女俠潛出潛入，飛縱術超絕，庵中人竟沒有覺察。了因復勸橫波女俠，改裝成帶髮修行的女尼，和自己搭伴，作爲敲木魚化緣的師徒二尼，可以任意游行全城，沿門托鉢。並且兩人把容貌也改了，塗上淺黃色，有時同行，有時分開，有時書訪，有時夜搜，專找僻里污巷，宵小出沒之場。女俠夏澄光却改做單幫，扮成少年公子模樣，手拿秋扇，飄飄灑灑，也到各處亂踏，却側重繁華場，浪子蕩女徘徊之所。

如此白晝分訪，深夜聚會，交換意見。觀聽稍有可疑，這個看過了，再引那個來覆察。一連三日，大海撈針，渺無叛徒或女賊的確耗。只夏澄光，在株州瓦舍場中，發見了兩個賣藝的繩妓：一個年當花信，一個年才二十許，技藝出衆，不似江湖賣藝炫人假把戲，頗具武林技擊真功夫，這是一點可異處。同時，這兩個賣藝女子，相貌太俊俏，太白淨，凡是踏江湖的繩妓，多半是纏着小脚，而面貌多帶紫紫色，所謂黑裏俏，風塵游食，多少透着村俗氣。這兩個女藝人却不然，既無閨閣之氣，竟少風塵之色，這又是第二可怪處。同時，凡藝妓多有領家男子，很少單身少女，獨自獻藝的。這兩女似是姊妹花，居然沒有同伴，也無阿婆，這又是第三點可怪處了。

這兩個女子一穿紅，一穿綠，梳抓髻，繫絲巾，鐵尖鞋，做脚袴，在廣場立竿設繩，圍成一場，敲着鑼，賣弄技巧，四周聚擁很多人觀賞。女俠夏澄光，生有潔癖，又是個姑娘，不肯從人叢中強擠，只在圈外看。偏偏她身量不甚高，只得企足而觀。連看了兩場，覺得二女雖不像跋涉風塵的女藝人，却有着的一套很熟諳的江湖話。向觀衆發料，討錢，似乎又很在行，女俠夏澄光到底武藝精而識見淺，她斷不透二女的來歷。又見二女容貌白皙可愛，她似乎起心眼裏不忍把二女武斷做採花女賊。釘了一回，不得主意，只索轉身回去，找了因師太和橫波女俠。

了因和橫波女俠杜十一娘，披散衣，變容貌，把臉塗得黃黃的，真像咬菜根的苦行女尼，連日在大街小巷化緣，踏破半個城，毫無所遇。杜十一娘只是焦煩，要奔長沙追張青禾，桑林武。

了因師太以爲和蔡黃等人約會的日期將到，勸她稍待。兩人沒精打彩，在街上走，眼光東張西望。正在不耐煩時，夏澄光竟尋了來，忙將二人調到僻處，把自己所見，告訴了二人。橫波女俠漫不在意。垂頭喪氣的說：「兩個女藝人罷了，在通衢廣場中露色相，斷不是那採花女賊。那採花女賊，我認爲早離開此地了。她在此地一連做了三案，難道還做第四案不成？若依我說，我們丟開這一擋，還是奔長沙。」了因師太輕撫着橫波女俠的肩頭，低聲道：「師妹，這兩個繮妓也許可疑，我們不妨先去看看。」問澄光道：「她們賣藝的場子在那裏？」夏澄光道：「離這裏不遠，二位跟我來。」

儒巾儒服的女俠夏澄光，緩步前行；尼姑裝束的橫波和了因，連袂後隨，一直找到瓦舍場子。了因師太見場子聚的人很多，鑼聲嗶嗶，正將奏技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，發話道：「施主們借光，讓貧尼看看。」人們扭頭，見是一個老尼，一個中年尼，笑道：「出家人也看把戲嗎？」了因師太手打問訊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出家人不敢看作劇，却可以結個善緣，施主們容讓一步吧。」引着橫波俠女，擠入人叢，一直到繩圈之前。夏澄光也就勢挨過來，和了因並肩立着，三個女俠細細的打量走繩賣藝的二女。

二女剛剛斂完錢，現在重新起鑼，聚觀衆，再開練，把戲場四五丈方圓，插打拴繩，團團圍起，以防游人擠入。靠南架着走索，是一根巨繩，架在交叉的兩座木架上，繃了個很緊，靠北推

着行頭，刀鎗，流星，彈弓，凳子，高桌，等等。當央插了一根蠶形長旗，赤焰白地，白地上置着圈，赤焰邊繫着兩串銅鈴，風一吹，琅琅的響，長女穿綠，正敲銅鑼，少女穿紅，正要流星開場。因為場圈雖攔着繩，有的地方已將掛繩的竹竿擠倒，小孩子們和無知男人們，趕過場子來了。流星過處，直抵人面，幾幾乎打着鼻頭，譁笑聲中，人們不覺後退，這樣便把場子打開了。紅衣少女放下流星，孃孃婷婷走來，把已擠倒的竹竿扶起，插好，把繩掛上，然後直腰，抬頭，水伶伶一雙眸子，向四面一瞥，轉身，舉步，走到綠衣長女身旁。綠衣長女敲鑼，這紅衣少女坐下來，抄起鼓槌，咕冬冬，咕冬冬，與鑼聲相伴，大敲了一陣，觀眾見討錢而散，即鑼聲復聚，打罷一通鼓，人越聚越多。

了因師太久涉江湖，橫波女俠閱歷也深，都看出二女氣宇不凡。因互相示意，在人羣中站住了，要看個究竟。少時二女把鑼鼓聲打住，綠衣長女便站起身來，輕輕一躍，登上高凳，手捏嘴唇，吱的吹起一陣口哨，無非是吸引看客。隨後便向眾人發科，自稱是闖盪江湖的藝人，自報藝名叫做碧桃，紅衣少女是師妹，名叫紅桃，說是錢塘江人氏。接着說：「今天來到貴寶地，談不到訪友游擊，只是幹了這一行，吃飯要飯錢，住店要店錢，不練點玩藝兒，憑甚麼領列公的恩賞。我姊妹不過跟師傅學會幾套小把戲，走索，鑽圈，打彈弓，刺劍，耍刀，對鎗，……無非是賺人的玩藝，借此餬口，請列公看個火熾罷了。」

綠衣女藝人滿口的江湖話，言之不慚，立在高凳上，不但口講指畫，而且目光四射，不時向人叢中掃了一圈又一圈。勸說已罷，又向人叢中游目送睜；忽看到女扮男裝的夏澄光，眼光不覺一停；更看到喬裝女尼的橫波女俠，和了因師太，眼光又一停。旋即跳下凳子，招呼師妹紅桃：「剛才我們練完了走索鑽圈，現在我們再練一套兵器，請列公賞光指教！」

二女從行頭中，一個取雙刀，一個取了一桿花槍。碧桃使槍，紅桃舞刀，兩人對打起來。練的是六合刀，和岳家槍，手眼身法步，半真半假，拆得很快。尤其是儼影翩翩，滿場飛舞，真引得全場喝彩。忽然間，碧桃一槍當心刺來，被紅桃用左手刀向外一磕，右手刀攔頭蓋頂剝去；拍的一聲，花鎗失手墜地，刀光已臨頭頂，來勢迅疾，紅桃嬌叱一聲：「呔！」眼睜睜剝下來，場子上頓呈驚險之狀，觀衆紛紛出詫駭之聲；那碧桃姑娘也似措手不及，忙一側臉，伸手來奪刀。紅桃持刀的右手，被師姊碧桃左手掙住腕子；她急將左手刀掄起，照樣當頭劈下去。碧桃又偏臉，右手忙掙住紅桃左腕子。兩個人兩雙手對扭奪刀。突然身形一變，倏地分開，已經是一人一一把刀了。紅桃左手刀，已被碧桃奪去，兩人相對一望，惡狼狼撲到一處，明晃晃的鋼刀，又復揮霍對砍。看的人眼花撩亂，忽又一變，紅桃嗖的一上步，纏頭裹腦，橫削一刀。碧桃急急的一撲地；刀光過處，碧桃的蒙頭絹被刀削落，全場譁然，起了一大陣喝彩聲。

碧桃似乎嚇了一跳，一摸頭，一吐舌，大喊着：「好了頭，真砍！」她似乎要報仇，揮刀返

身，又來拚命。走過十幾招，一招緊似一招。紅桃似乎年紀小，後力不接，被師姊碧桃殺的連連倒退。碧桃越殺越勇，眼看要報那失鎗削巾之仇，把紅桃一直迫到場子邊上。退無可退，碧桃一個雀躍，嗖地奔過去，舉起刀，照紅桃後心一刺，力猛招疾，觀眾又吓一跳。不意紅桃一個收勢，往旁一閃，飛起蓮足，騰地一下。整踢中碧桃的手腕。刀被踢飛，落向場心。碧桃大叫一聲，兩手一抱脖頸，回頭就跑。紅桃飛身一縱，蜻蜓點水，直追過來，也大喝一聲：「那裏跑？」碧桃兩手空空，失去了抵敵之力，竟被捉住，刀加脖頸，嚇得她連聲怪叫，引得觀眾山驚喧中，變成譁笑，這便算又演完一場。

武妓碧桃姑娘做出喘吁吁的樣子，拿起小簸籬，向觀眾斂錢，且斂且笑說：「我這師妹，太嬌，我這元故意讓她，我要不讓她，列公別見笑，她那麼大的姑娘，輸了招，說哭就哭。一做出滑稽的樣子來，好像輸了招，不肯輸嘴似的。紅桃姑娘，收拾起墜地的刀槍，也拿了一個小籬，向眾人開始斂錢，笑着說：「我的師姊臉皮頂厚，多咱打敗了，都說是讓着我。」碧桃扭頭抗辯道：「可不是讓着你，你一個小丫頭子，憑我還教你打敗了嗎。」

碧桃順着圓場，斂了半圈便住，紅桃也斂了半圈；兩個人湊到一塊，把錢全攏在一處，數了數。按江湖道規矩，初步斂完，練把戲的還要說出一個數目來，再叫看客重湊，必湊足他所要求之數，才肯開招練下回，二女低聲的囁咕了一會，果然面向大眾說：「還差五百錢，請各位恩官

看客賞臉，再回一回手。」

這五百錢，數目太大了。按慣常說，已斂百十文，續求頂多不過五六十文。現在她們初斂還不到百文，續求的倒超出數倍，這不合乎江湖道。二女眼望衆人發話，要向列公面前，乞求一個領頭創義的恩公出來。二女漫展雙眸一尋，粉面堆歡，全衝着男裝的女俠夏澄光走過來。

碧桃姑娘端簸羅，陪笑發話，紅桃姑娘便向夏澄光施禮請安：「這位大爺，破費破費吧，大爺多多捧場！」

二武妓似乎把男裝的夏澄光，認成當地的關公子，分明要請她引個頭。

夏澄光雖是女傑，不知怎的，臉緋紅了。通場的看客全都釘着她，有的人公然怪聲喝采，有的人大聲嚷：「應該掏腰包，姊妹兩個全下來了，還不大大的開發個采錢嗎？」分明衆看客也把男裝的夏澄光當做少年風流男子，他們就惡作劇的合哄，而且更有人在背後喊：「相上嘍，一對兒，真般配啊，桃花運，別臉紅啊。別少給呀，五百文真值呀，還不一個人全拿出來嗎？」

觀衆大鬧，碧紅二桃毫不介意，反倒迴眸向大家一笑，轉過臉來，仍向夏澄光側媚乞憐，仍向她求討那五百錢。夏澄光攔不住衆目睽睽，嘲笑紛紛，忙向腰中掏錢，要趕緊把細妓打發開。可是她身上本沒帶銅錢，只得取出銀幅子，隨手捻了一塊銀子，要往她把式場拋。紅桃姑娘好像的銀子拋失，滿面春風說道：「謝謝大爺！」竟把身軀一橫，伸出纖纖玉手來接。夏澄光本非

男子一時忘其所以，不曉得男女授受應該避嫌，她便將銀塊放在紅桃姑娘的掌心，紅桃虛眯着眼睛，嘻嘻一笑，露出滿口白牙，又感激不盡的請了一個安，說了一句：「大爺破費。」觀眾都眼睜睜看着，忽然又有人喊起好來。

夏澄光有點褂不住，轉身要離開，忽覺衣後襟被人扯了一下，正是橫波女俠杜十一娘，攔住她，不教她動。同時碧桃姑娘却也滿面含春，湊上來，嬌呼大爺：「大爺您賞我妹妹，怎麼不賞我？」女俠夏澄光張眼把碧桃一看，碧桃臉上的神情很古怪。女俠不禁勃然，雙眸一張，雙眉微蹙，有一種凜然不可輕侮之概。然而這賣藝的女子毫不在意，非常的厚顏，仍向夏澄光討賞。夏澄光決意不給，了因師太在背後暗暗推了她一下，她這才又掏出一塊銀子，約有四五錢。碧桃也照樣伸出手來，夏澄光冷不防，竟投到場子上了。碧桃衝她一笑說道：「大爺生氣了，生氣還賞，我更得謝謝！」於是也照例的再請了一個安，過去把銀子拾起。

這時候；許多看熱鬧的人不注視二繻妓，反倒打量起夏澄光來了。夏澄光生得姿容美麗，既改男裝，愈形風流。又教兩個繻妓強迫，顯得她給錢慷慨，自然格外招人打眼。她心中也正動怒，覺得這兩個繻妓，什九不是好人。

碧桃紅桃二姊妹，得了賞銀，仍不開練，却又目光灼灼的，打量了因師太，和尼裝的橫波女俠。二妓二尼面面相對，觀眾們都注視他們。突然間，碧桃姑娘把小篋羅一舉，湊過來說道：

「二位師傅多多指教，也賞幾文麼？」

橫波女俠杜若英搖頭不語，了因師太哈哈一笑，也舉起「廣結善緣」的布袋，應聲發了話：「阿彌陀佛，二位檀越練的真好，生意經真高，得了這許多錢，還不布施貧尼幾文嗎？」

歐彩化緣，針鋒相對，看熱鬧的人譁然大笑，都覺得這事新鮮。有一個閒漢說道：「你們對討錢吧，到底誰該打發誰？」又有一個閒漢說：「把式姑娘，化緣師傅，你們都是走遍四方，吃遍四方的人，你們對免了吧，別價自己人啃自己人那？」

碧紅二桃閃眼向衆人說：「我姊妹那能跟人家二位師傅比？我們是俗人，顛來倒去，自己要把一個够，掙不了兩壺醋錢。人家佛門弟子，找了一個善門，只一鑽進去，小小結個喜緣，便是千二八百。」手中笏羅仍然舉着，說：「二位師傅，不拘多少，賞給我們苦孩子幾文吧。」

了因師太聽了這些夾槍帶棒的話，不怒而笑道：「檀越說的倒好，那裏有這麼好開的善門，你們也指給我一條。那怕化出來，二五折賑呢？二位檀越不肯施捨，反倒衝我要錢，你們真真不含糊，貧尼也有點瞥拗脾氣，化定你們啦。你們不掏錢，就別打算練了，我要到你場子裏頭化緣。」

了因師太輕輕一拉橫波女俠，信扭頭之勢，向夏澄光悄悄遞了一個眼色，夏澄光點頭同意。了因隨即湧身一跳，越過了欄羅，由西南角進入把式場。橫波略一猶豫，也就跟蹤而入。兩人就

分別迎住碧桃紅桃，各舉著布袋：要施展身手，假化緣，暗打攪，要看看二女到底有沒有仗腰子的人，和仗腰的人究有多少？並何等人物？

碧桃紅桃微微一驚，立刻往旁一閃身，潛自封閉門戶，叫道：「哈哈，真人露相了！我姊妹早就看出來……好嗎，二位不肯賞錢，竟肯賞臉賜教，我姊妹更歡迎！喂，二位是甚麼門戶？——了因師太道：「檀越不必問甚麼門戶，我出家人只知廣結善緣。二位姑娘是有緣的人，我要專誠跟二位檀越化一化！」

二女變色道：「好，我姊妹奉陪！」回顧觀衆道：「諸位今天可以看熱鬧了，這二位師傅是高人，要指教我們。」

於是，二女二尼相了對手，了因釘碧桃，橫波釘紅桃，亮開架式，即刻要發招。不出所料，果然有一人出頭高喝道：「且慢！」

把式場北面略略波動，一個長身大漢，從人頂飛躍進來，到二女二尼繩伎當中隔開，說道：「你們四位打算怎麼樣？我們株州是小地方，還沒有這個。」衝着二尼說：「二位師傅，不打算化緣嗎？」衝着二女說：「二位姑娘不打算飲彩錢嗎？我這里有，我給。你們全是江湖人，何必爭競？」又單向了因師太說：「大師傅是有年紀，有德行的人，你應該開面。你若跟兩個跑江湖的女孩子一般見識，她們就算失了禮，你老人家也不妨等她們散了場子，調到一邊，就管教她

們，也使得，似乎不必這樣打攪人家的飯路。」

說着伸手掏錢，把兩個賣藝女子打發了，揮手教她們退後。手托着一錠銀子，單對了因說：「大師傅，這是我布施你二位的。請二位出場子，教她們練她們的吧。」話鋒顯見袒護著繃妓，暗斥了因無理取鬧。

了因師太一言不發，雙眸刺瞪，看定這人。這眼光好似一對利劍似的，閃閃刺人，橫波女俠也打量這人，半晌冷笑話道：「施主請把銀子收起，我們化的是有緣人。這兩位女菩薩，我們不但跟她化緣，還要領教哩。」

這長身大漢略露怒容，見了因嗔視他，橫波的話只這麼強硬，他臉上帶出駭異的神色，向四面望了一望。兩個繃妓說：「這位客官不必掛火，還是我們江湖人，衝她佛門師傅白話白話。」又湊過來，還是要動武，

此時場內場外都很騷動。有人說了因不對，也有人說二女不對。了因和橫波只顧打量這個長身大漢，夏澄光冷眼向周圍窺察，覺得人叢中還有兩三個人，暗中釘著了因和橫波。她忙湧身也跳進圈去，裝做勸架，向了因發話道：「這位師傅，既要化緣，請出場子來吧。教她們練她們的，有話何妨回頭再講？你二位瞧，大夥都瞧你們二位呢。」長身大漢也忽然收拾起怒容，向了因師太拱手道：「這位師傅，恕我眼拙，好像從前在那里見過，却想不起來了。可是我却曉得師

傳你是很有功夫的，請賞我一箇面，咱們出場一談如何？」

了因回噴作喜道：「見過面嗎？我倒眼拙，不記得了。既然這麼說，出場一談也好，施主府上是在那里？」長身大漢微微一動說道：「我不是此地人，我現時住在本城祥茂客棧，師傅寶庵在那里？」了因師太笑道：「我麼，是個游方的尼僧，也不是本地人，你若找我，可以在今天二更以後，到城外白衣庵山門對過空場等我。」長身大漢道：「甚麼，二更天以後嗎？」了因師太道：「正是。」遂一拉橫波俠女，說：「我們走吧。」回頭又對碧桃紅桃說：「你們倆也聽明白了吧，要找我，請到城外白衣庵對過。我要找你們呢，你們住在那里？」

碧桃紅桃似早料到了因不是尋常出家人，當下抗聲應道：「要找我姊妹，太容易了，每天這個時候，準在這里舖場子候教，你只管來，邀朋友也可以。」橫波女俠惡狠狠看了二女一眼，心說小丫頭子嘴很尖刻，問她師傅是誰，她們不肯說。看來株州這地方，無怪乎要出兇案，區區走繩的兩個女江湖，竟這麼硬，一定是有點說處了。

了因，橫波，跳出圈外，飄然引去。喬裝的夏澄光退出場子，仍留在這里看熱鬧，其實是暗暗釘着二女，那長身大漢勸開了架，向二女看了一眼，二女齊來道謝。長身大漢也跳出圈，走開了。場中只賸下二女，場外賸下夏澄光。觀衆七言八語，都以為了因師太來得突兀，走得倏忽，猜想她不是尋常出家人。却又覺得奇怪，好像要打架，才經一勸，忽然走了，正不知她存心何

在。而且三姑六婆，是非之門，了因和橫波女俠全是尼姑裝束，還是三姑之一，她們如此來去忽忽，觀衆都有點惶惑。碧桃紅桃望着了因去遠，她滿不介意似的，重向觀衆發料，開練。一直又練了四五場，將近黃昏時分，方才罷手。二女收拾起行頭，著一個負苦小孩挑著，逕回下處。夏澄光容得二女去遠，便在後面，遼遠的綴著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碧桃紅桃也投到那座祥茂客店去了，剛才那個勸架的長身大漢，果然是跟二女一夥的。當二女進店時，這大漢正在店房前觀望等候呢。

夏澄光恍然大悟，惟恐打草驚蛇，便不肯進店，假裝過路，從店門前，徐徐踱開去，走到街盡頭處，却又兜轉來，繞店墻踏了一圈，暗暗認明左右四鄰上下道，和出入口。慢慢的抽身，離開了這座祥茂店，來到她們約定的一座小茶館。進去一看，了因師太和橫波女俠全沒有來；她們常坐的那副靠窗茶座，適被別的茶客佔住了。夏澄光便在鄰座坐下，泡了一壺茶，細細品著，閃眼往那邊窗壁上尋看，似乎上面並沒有了因橫波留下的暗配。吃了三四杯茶，那邊茶客走了，她便挪過去，往牆上桌上細細察看，知道她們剛剛來過，今天是不再來了。想了想，便掏出小刀來，在桌上偷偷刻畫了幾個符記。會了茶錢，出離茶館，逕到別一條街上，一家飯鋪，這也是她們指定的接頭地點。進去到雅座一看，了因橫波仍然未到。遂找了一副座頭，叫了一份酒飯，慢慢吃酒，等候她倆來找自己，自己不再尋找她倆。

原來她們三個女俠，只耗到夜深，方才潛入城外尼庵空閣上匿跡寄宿，黎明潛行溜出，白天是不去的。却有這麼一座小茶館，兩座小飯鋪，一家客店，是預先約定了，做爲她們落脚。會面，留話的地方。在城內還有一個鬧市轉角處，在城廂有一個舊宅大影壁，都指定爲互通行跡，傳遞消息的所在。她們用炭筆，在粉牆上畫暗號，魚鳥之形，夾雜着數碼文字，別人看不懂，只當是頑童信手胡塗。他們嵩陽派自己人一見，就明白了。另外株州的一家鏢局，也經她們暫時借爲傳話之所，只沒把真意全說出來。本派南支的靈修道長一行，和北支的蔡石鐸，黃鎮中，姜滿清三人，若是隨後趕來，便可由這鏢局，得知她們三女俠的落脚處。

夏澄光喝完了酒，同伴還沒有來，她就叫來飯。飯也吃完了，直等到將近二更，飯館中都沒有甚麼人了，方見橫波女俠杜若英匆匆找了來。她已經換去尼姑裝束，進了飯鋪，向夏澄光一望，立即在鄰桌旁。尋一座位落坐。叫堂倌快拿現成的熟食來。匆匆吃罷，付了飯錢，站起身往外走；顯見得很忙，很餓，又似遇上了事。夏澄光連忙站起，也會了鈔，急急踵隨出來。

橫波女俠往四面一瞥，低頭曳裙緊走，沒入夜影中。拐了兩個灣，投入一條僻巷；四顧無人，方才止步。夏澄光湊上去，忙問：「師姑，怎的這麼匆忙，可是訪著了點子？」橫波女俠道：「是的，」又道：「不是的。我問你，你緝的那兩個繃妓，落在甚麼地方了？到底有多少同夥？」夏澄光道：「她們的確是住在祥茂店，她們沒有扯謊，我一直綴她們進了店。……」橫波女

澄道：「她們住在幾號房？」夏澄光道：「我沒敢進店，只縴到店門口，師姑你猜怎樣？那長身量大漢，給你們勸架的，真是她們一黨。我縴過去時，他正在店門口等候；那個叫碧桃的繡妓一進店，他們彼此之間，就打招呼過話了。看樣子，這漢子大概是碧桃紅桃的甚麼人。」橫波忙問：「不是靠山嗎？」夏澄光道：「看那慣熟的意思，決不是二女臨時投託的靠山，實像一路同行的父師之輩。不過賣藝時，只叫女的露面，男的藏在一邊，他們究有甚麼作用，却教人測不透。他們說話聲音很低，我竟沒有聽清楚。怎麼著，師姑這麼忙，到底獲得甚麼消息了，了因師太上那裏去了？」

橫波女俠杜十一娘聽罷，點頭說道：「了因師太真是老江湖，果然教他料著了。……」夏澄光道：「這話怎麼講？她老人家料著甚麼了？」橫波女俠說：「師妹，你先不要問；趕快跟我來吧。了因師太現時還在那邊暗釘著呢。這地方真有一羣惡魔宵小，橫行霸道，被一個土豪隱庇著。此地三起兇殺案，必與他們有關，我們要從他們身上究出下落。我們今晚碰巧了，還可以跟那個女採花賊交手。」

夏澄光驚喜道：「你二位從那里揀著的底細？女採花賊可就是碧桃紅桃兩個嗎？」橫波女俠道：「也許是，也許不是，但是我料她們必有干連，師妹跟我走，我們先換夜行衣去。」

當下，橫波女俠前行，夏澄光後隨，踏夜影奔到一個隱僻所在，却是株州城內的一座城隍

廟。廟前有戲台，台旁有古樹，三個女俠把夜行衣藏在樹窟內，已不止一次。現在即由橫波女俠攀上樹去，擲下來三個包裹，然後溜下樹來。夏澄光接了包裹，先把自己的夜行衣更換好，白晝衣衫就手打入包內，往背後一揹，兵刀暗器也都帶好。橫波女俠杜十一娘照樣也打扮好，足登鐵尖鞋，頭蒙黑絹巾，一色的黑衣袴，和夏澄光完全一樣，不過夏澄光仍是男裝穿靴罷了。橫波也把白晝衣服包好，揹上，一手拿自己的劍，一手提着長的圓的兩個包，便是自己了。因師太倆的夜行衣裝和兵刃。兩個人收拾利落，橫波女俠道：「走！」夏澄光道：「在甚麼地方？」橫波女俠道：「你跟我來罷，地方是在城裏西北角。」夏澄光還是釘問道：「到了地方該怎麼辦，你多少也該告訴我一點話。」橫波女俠恨不得肋生雙翅，一步趕到，見問急答：「快走快走，到了地方，我們全聽了因師太的指揮。我們是要夜入民宅，窺看真相。我們去遲了，怕了因師太孤掌難鳴。」橫波且說且揮手，意思不教她再問，先趕到了地方再講。夏澄光料想事變緊急，便不再多話。兩個女俠一前一後，錯著肩，施展飛縱術，眨眼間穿出兩道街巷，迎面好像到了鼓樓。惟恐遇見更夫，兩人折往僻巷走，突然見前面黑忽忽有兩條人影一晃。

第三章 探巨宅人影閃爍

這時眼看到了三更天，夜靜聲沉，家家閉戶，這兩條人影好像要撲過來。兩個女俠忙往黑暗

處一避，把身子貼在牆根，打算讓過這兩個行人，她們再走。那兩個行人竟瞥見她們，也往闖一避。二女俠覺得可怪，才待轉身繞道而行，不料那兩條人影突又竄出來，而且撲上來。

橫波女俠杜若英目光很銳，看得明白。忙向夏澄光低噓了一聲。夏澄光也已警覺，兩個人立刻亮出兵刃，準備迎敵。又不料這兩條人影，來勢很疾，倏又停住，但見他倏然齊一轉身，投入路旁另一小巷，躲開了。

這分明是夜行人，已無可疑。但又像陌路人，非敵非友，與己無干。夏澄光要追過去，看看是甚麼人。橫波女俠攔住她，低聲說：「了因師太急等我們呢。我們先跟她見面，隨後再追究這一對。」

兩女俠拔步又走，却加了一倍小心，知道此時此地，另有夜行人出沒，要留神暗算。於是展眼間，兩人穿出兩道小巷，再一轉灣，便是一道通衢。橫波女俠不肯直出通衢，向夏澄光一打手勢，一指牆頭。夏澄光會意，兩人各擇牆頭，齊一伏腰，嗖的都竄上牆。俯腰下望，見街面沒有人蹤，也沒有埋伏。這才輕輕跳下來，火速的縱過通衢，逕往西北隅馳去。

曲折行來，連穿數道街，夏澄光低問道：「還沒到嗎？」橫波女俠道：「快了，我們走出多一半了。」且說且奔，橫波忽覺前途不對，連忙回夏澄光暗道：「留神，我聽見有人吹口哨！」夏澄光道：「我也聽見了！」兩個人張皇四顧，倏聽見刷的一響，有兩道寒光，從側面斜裏過

來。橫波女俠頓足往開處一跳，拍的一聲，有兩件暗器灑牆墜地。二女俠全部聽出，這是暗箭，兩人急往來路尋看。這里正是個丁字路，對面路口旁邊，黑忽忽埋伏着人。

二女俠大怒，各展利劍撲上去。黑影中跳出兩個夜行人，揮刀便砍。橫波女俠側身接住一個敵人，夏澄光他擋住一個。這兩個夜行人，全使的是單刀；一個是稍長大漢，一個是小矮個。夏澄光那個稍長大漢動手，橫波女俠柱若英跟那個小矮個交手。刀劍互砍，立刻在黑影中鬥起來。

女俠夏澄光遇見了勁敵，這稍長大漢刀光閃閃，力大招熟。夏澄光很快的展開三才劍法，剛剛抵得住，不能搶上風。那個小矮個，功夫却軟，竟不是橫波女俠的對手。橫波心急求勝，劍招犀利。只三數合，小矮個便被橫波女俠的劍光裹住，只有招架的功夫，沒有還手的餘力。但小矮個身法很靈活，閃展騰挪，竭力應付；連逢險招，全被他躲過。雙方依然猛鬥不休。

兩女俠揮劍抗敵，心中很駭異，她二人並不曉得這兩個人的來歷和來意；若說錯認了人，也該發話。二女俠一疊聲喝問他們，他們倆一味啞打不答。二女俠要辦認這兩人的相貌，他們又全帶著面幕，他們却是一面纏鬪不休，一面暗暗的打量二女俠。二女俠再三喝問，不見回答，全忍耐不住了，互相招呼了一聲，猛向敵人一攻，倏往後一退，兩個人隨即往一處一滾，駢肩合手，頓時喝一聲：「呔！」展開了嵩陽派夏維二俠獨創的劍法，雌雄連環劍。

這一套雌雄連環劍，是把兩個使劍的合成一團，分左右翼，互相掩護，連環進攻。這劍法只一展開，兩個人一左一右，駢肩相輔。右首的人右手持劍，左首的人左手持劍，迴環突擊，進攻，退守，聯成一氣。共七十二招，先發三十六招，劍在外懷；後發三十六招，招數一變，右首的人改在左側，左首的人改在右側，人换位，手不換劍，劍全變為裏懷。用這套劍，必須每人都會左手劍。左手劍攻勢相反，拿來和尋常武師用慣右手的人對敵，往往因攻守異式，使敵人感覺十分警勃，迎敵當然不順手。敵人不順手，自己便可佔先。二女俠展開這套劍法，只走了幾個照面，對手便有些吃不住，手忙招亂起來。橫波女俠奮勇進招，嗤的一劍，刺中了敵人肋下。這正是那個招軟身矮的敵人，卻沒有刺中要害，好像是串皮傷，或者祇劃破衣襟。但也吓了一大跳，這小矮個猛力往後一跳，喝道：「風緊，快甩！」翻身伏腰，跳上牆頭，一溜煙逃開。那大漢不肯走，尚欲戀戰；怎奈二女俠把這連環劍施展開，如狂風暴雨一般，一招取勝，立刻衝上來，齊向大漢進攻。那小矮個已然退走，二女俠不肯分開來追拿逃人，單單合力圍攻這大漢。大漢支持不住，且戰且走，往小卷倒退。二女俠毫不放鬆，單釘他一個，要捉住活的訊問。把兩劍如靈蛇吐信一般，左右施展開，把大漢裹住，不容他上高。大漢怒力應付，勢將落敗；忽然間，那個退走的小矮個又從房上出現，口中連發胡哨，似耍勾魂，更手舉暗器，描了又描，居高臨下，連發出三四枝袖箭，借此幫助同伴。二女俠雖然揮劍猛搏，不怕對手增援；却是當前的冷箭，不能不

防。兩個人稍稍一閃躲，那大漢登時手脚鬆動，避開橫波，猛向夏澄光一攻，倏地頓足一躍，蜻蜓三點水，退出數丈外。

橫波女俠厲聲叫道：「追！」奪劍當先，一逕追趕那大漢，却暗暗取了一隻鏢。果然女俠剛一上步，那大漢翻身回手，先打來一暗器，橫波女俠急急伏身，埋頭一躲，就勢頓足一躍，直撲過去。手中鏢就這一躍之勢，奔對手中三路打去。那大漢慌忙一閃，橫波女俠疾如飛鳥，嗖的掠到跟前，手起劍落，照大漢砍去。大漢本來也要上屋，與夥伴合在一起，一同退走，此刻已來不及，橫波女俠的劍直刺到後心。這大漢顧不得登高，急回身招架，又與橫波女俠杜若英鬥在一處，橫波女俠再三喝問他的姓名門戶，大漢閉口不答，也不反詰對方。一劍一刀，在黑影中苦苦的相持不下。只看見人影亂幌，刀不磕劍，劍不磕刀，一般的搗虛批亢，互往敵人的制命處下手。橫波且鬥，且喚夏澄光；「喂！喂！喂！看住了那一個。」

夏澄光早已不待知會，飛身上場，把那小矮個緊緊釘住。小矮個真想從高處幫夥伴的忙，再像剛才往下發暗器；夏澄光決計不容他，揮劍把他邀住。兩個人由牆頭，跳到人家屋頂，也是一刀一劍對拚這小矮個不是橫波女俠的對手，自然也不是夏澄光的對手。橫波女俠的劍術和經驗，全比夏澄光高過一籌，但是夏澄光是嵩陽劍客領袖夏靖南的愛女，頗得乃父絕技；只是膂力稍遜，劍術仍很純熟，維縱術輕身法很高。以前鬥那大漢，力氣上吃着虧，不能取勝，也不教落

敗；現在和這小矮個動手，她恰好用其所長。小矮個要施展飛簷走壁之術，先跳下來，和同伴湊在一處，以便同進同退，此時已然做不到。夏澄光釘住了他，東奔東擋，西竄西攔，他可躲躲閃閃不開，退逃不得。他的身法比夏澄光慢的多，夏澄光一口劍左右揮霍緊緊地把他困住，他只能運用六合刀法，和這個男裝的女俠纏鬥。轉眼間，他在房上跳來跳去，和夏澄光又見了三五個照面。他一味繞，女俠一味擋。

房下的橫波女俠，和高身量的大漢，却鬥得兇猛。雙方迫近了硬拚，房上兩人只三五個照面，他們已打了十六七個回合。大漢是一面打，一面觀看對方的面貌，一面還向夥伴低聲招呼。他們互相招呼的話，橫波女俠竟不能全懂，僅僅聽出一點意思。好像是說，捉不住，最好緩住。緩不住，最好佯敗誘走，叫頭兒親自來對付。這兩個人講出這些閃閃爍爍的話，二女俠聽了，既疑更怒。說甚麼佯敗誘敵，簡直是拿假話吓人，教人別追他。橫波女俠忿忿警告澄光：「小心了，點子要逃，不要放走了！」

居然猜着，那小矮個甩不開夏澄光，湊不到夥伴跟前；那高身量大漢竟使出拚死命的毒招，向橫波連砍數刀。橫波女俠杜若英稍稍招架後退，這大漢突然一竄，跳上了近處的牆頭，立刻連連縱跳，奔到小矮個那邊。夏澄光急忙揮劍邀截，這大漢揚手發出一個飛蝗石子，夏澄光略略閃躲，這大漢和那小矮個同時蹙唇作响，同時跳下房，逃入黑影中，

橫波女俠杜十一娘剛剛追上房來，見敵人雙雙竄落平地，忙與夏澄光分兩面也跳下來，不容敵人緩勁，緊緊的追截，這兩個夜行人物似已深深領略二女俠的劍技，有點怯敵，不肯再還手，雙雙展開陸地飛騰術，忽東忽西，一路急奔；且奔且回頭，做出誘敵的模樣。二女起初不免顧慮，恐怕敵人有幫手，也許潛伏在近處。但經緊緊跟追下來，頓覺敵人逃得很慌；而且他二人竟然投入大街，驀然沒入小巷，一味繞着圈跑，似要竭盡腳程，甩開了追兵，誘敵之計顯見是假。二女俠一發狠，越發的窮追不捨。

兩個夜行人亂鑽黑影，二女俠冒險追入黑影。陡然間，聽見梆鑼嗶嗶的響，前面有巡夜的更夫，將要來到，二女俠稍一游移，意欲停追，情又不甘。不料這兩個夜行人也怕驚動更夫，驟聞鑼聲，兩個人撥轉頭，突然改道橫逃。二女俠大喜，不言而喻，「追的是賊。」脚下加勁，越發不放鬆。

可是又作怪，追來奔去，足足跑够二里路，兩個夜行人始終沒有離開原地方，一味戀戀不捨，打圈繞著跑。二女俠心生詫異：「這是甚麼把戲？賊人有的是逃路，怎的不肯捨離這個地方？難道說找死還要認準窩？」便算他是誘政，他們埋伏的人也駭露頭了，何苦這麼掙命賽跑？老實講，橫波女俠和夏澄光都有闖江湖的經驗，此時全有點測不透。

且揣測，且奔追，二女俠啞默聲的緊釘，兩個夜行人啞默聲的緊逃，雙方脚下功夫都好，儘

管奔馳如飛，脚步落地輕悄無聲。越大街，穿小巷，繞了字路，鑽小巷，眨眼間如走馬燈一般，雙方又耗了一圈。橫波女俠杜十一娘驀地心一驚：「莫非敵人故意這麼耗我？哎呀，了因師太急等著我，我却在這里兜圈子，不好，不好，我上當了！」說到這末一句「上當」，不覺失聲說出口來。夏澄光緊挨著橫波跑，聞聲忙問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橫波女俠心中懊悔，正要講說：却是這麼一來，二人脚下立刻透慢。兩個夜行人不住的跑，不住的回頭，此刻乘機脚下加緊，霎時奔出一箭路。橫波一楞神，一懈勁，夏澄光不知不覺，也跟著她放慢了脚，就在這一剎那頃，驟聞近處發出一種輕嘯。

嘯聲悠揚，聲低而長。橫波女俠又不覺失聲一呼：「哎呀！」夜靜聲清，這輕嘯出現在丁字路口，西北角，房頂之上。兩個夜行人分明也聽見了，一齊扭頭尋望，脚底越發用力，刷刷，把兩個女俠落在後頭，曲曲折折，逃奔東南方。

這嘯聲乃是嵩陽派的暗號。夏澄光抬頭一看，西北角屋頂上，忽忽站著一個瘦小的人影。連忙叫道：「着了因師太嗎？」了因師太哼了一聲，她等急了，現在尋回來。她是大行家，登高一望，看見了兩人追，兩人跑宛如走馬燈。黑影中辨不清面目，她先發了一聲嘯，立即追問：逃走的是甚麼人？

橫波女俠杜十一娘慚愧的說：「師太快截住，是兩個攔路行刺的賊，不曉得來歷！」了因師

太心路很快，不等着打聽明白，早就掠空一躍下來，仍穿著白衣的尼僧裝束，肥大的緇衣，高腰襪，僧鞋，赤手空拳，協助二女俠，從斜刺裏，兜拿那逃向東南的兩個夜行人。

他是一步放鬆，兩個夜行人已逃得沒了影。二女俠從平地追趕，一陣錯愕，連兩人影的去向，也沒有看準。了因師太登高下望，已辨認出兩個夜行人投奔的方向。立即展開迅疾的身法，指引二女俠，一個這邊堵，一個那邊截，先遮蔽兩人再逃走的出路，她自己搶先過去排搜。夏澄光追上來，忙遞給她兵刃，橫波女俠遞給她夜行衣。她只接了兵刃，衣服顧不得換，揮手道：「來不及了，快快，堵！」又道：「我先問問你二位，這兩個點子，值得追不？」二女俠忙解說前情，了因師太不遑細聽，打斷了話頭，說道：「沒功夫細講，我只問你們：這兩個人值得追。值得追？」二女俠道：「該追上他，捉住問他，爲甚麼攔路暗算我等！」

了因師太匆匆問了這幾句，立刻張開搜索網。了因她目力既好，耳音也強，料定趕得緊，兩個夜行人不會逃開。她和二女俠，分三路包抄，把四五條小巷，兩道大街，一齊圍在內；仗着武功超絕，自信能把點子捉住。但經窮搜之下，竟沒有押着。

了因師太撲了空，止步重問二女俠：「你二位不是緊釘著，沒容他們逃開嗎？」二女俠確是很快的把住出入口，把得沒有漏空，齊聲答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！」了因師太嬌若游龍般，復又趕過去，躍上房頂。急急細細一望，慌忙又跳下來；恍惚在小巷中間，有所發見。她忙按自己猜測

的地點，掠身竄過去。出巷入巷，穿院搜院，登房下房，苦苦的再搜了一遍，抽身回來。招呼二女俠，縮緊包圍，一個瞭高，一個守巷，把定了出路。指着小巷內一個大院落，對二女俠說：「兩個賊多一半是藏在這個院子裏面了，我管保他沒有出來。只不知這個院子，是他們的巢穴，還是臨時借他躲避。」

二女俠却有點疑惑。也許一時不留神，二賊早已鑽胡同，溜到旁處逃躲。可是了因師太毅然決然，斷定二賊必未逃開。橫波女俠和夏燈光，忙將二賊圍才繞圈子，不肯遠竄的話，告訴了因：了因越發堅信自己所猜不錯。於是她提着劍，又翻進小巷，竄入大院，重加細勘。儘管她躡足潛窺，竟驚地驚動了隔壁人家守夜的狗，登時起了一陣狂吠，望人影汪汪不休。了因連忙抽身退出，把二女俠叫在一邊，躍登高處，二女俠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了因師太一面仍在俯窺着，一面低聲說道：「雖沒有找着活人，可是他們的下落，總算教我掏着了。怪不得二賊一入此地，便沒了影；怨不得你們說，他倆總打圈繞，不肯離開地方；二位你猜怎的，原來這裏有祕密地道！」

二女俠一齊失聲道：「呀！」急問了因：「地道在那裏？」了因師太道：「跟我來。」

這回不走平地，三個女俠就勢竄房越脊，撲到大院落的隔巷。擇一小院屋頂，三人止步，貼房脊藏好身形，只探出半個頭，往上面察看。了因遙指着大院的後牆，一段空場，有三間矮屋，

「一間井亭，悄告二女俠道：『那矮屋就是地道入口，這矮屋只看表面，像是公用的磨房，其實有夾壁牆，直通地下隧道。』」橫波女俠問道：「隧道通到甚麼地方呢？」了因道：「大概通入這座大宅院。」夏澄光道：「既有地道，必是賊窟，我們何不進去搜索？」了因看她一眼，黑影中自然也辨不出眼色，但是了因口氣中隱含笑意，說道：「剛才我過去一搜，居然搜出狗來，挨它一頓咬；却也由這狗，我才敢斷定賊沒有跑，就窩藏在狗主家中。」

夏澄光恍然省悟道：「噢，據你老看，這狗是被人唆使出來的。」了因師太道：「差不多是的吧。」雖然這麼講，夏澄光還是想搜一搜，並且說：「我們三個人，一個人守住入口，兩個人進隧道去探險。」橫波女俠杜十一娘說：「只怕使不得吧。那一來，我們身臨險地，敵暗我明，我們要遭暗算的。此刻我們不妨先認準了地方，趕到明天白晝，再訪這大宅院的屋主人，然後再看事做事。因為這件事，究竟是枝節之中，又橫生出來的枝節，我們還有更要緊的事，一步也不能放鬆。了因師太，你以為怎樣？」

了因師太說：「我也是這樣想，張青禾的下落沒有訪着，株州兇殺案，也沒有勘明，我們不能再滋生事故了。況且還有我們剛才釘的那件事，也不能丟開手。」夏澄光忙道：「我就聽憑二位吩咐，這裏的地道暫且擱在一邊。可是師太，你老人家釘的究竟是甚麼事呢？天夕時，我到店房裏去，果然發見那兩個繩妓，跟勸架的漢子是一夥的，我正要向二位報告，不想剛才我在

飯館，橫波師姑匆匆的把我喚出來，說是師太已經抓着線索了，催我趕快來打下手。我們倆就一直的跑，連細情也沒顯得問明，到底你老訪的線索，怎麼樣了，還用我們幫手不呢？」

了因師太道：「還說線索呢，可不都教你二位給磨蹭丟了。」橫波女俠憤然道：「真個就誤了嗎！咳，真是堵心，我和澄光妹一路緊跑，萬想不到跑到這裏，突然遇上這兩個萬惡的刺客，一聲不言語，截在黑影裏，我們剛一直過，就挨了他們一暗箭。問他們是誰？何故行兇？他們全不說話，一味啞圖，不住的打量我們。嘔上我們的氣來，我們跟他倆打，他們居然很有兩手，多虧我和澄光妹展開連環劍，才把兩個東西追跑。若不是遇上他們，斷不會就誤了！」夏澄光也道：「這都怨我，過去的話不提了，只講現在吧。了因師太，到底你老釘的甚麼事，我一點還不知道呢。是不是現在我們還趕了去，仍把線索找出頭緒來？」

了因師太道：「太遲了，去不得了。」夏澄光道：「那怎麼講？」於是了因師太，把自己所訪的事，大致告訴了她。

就在夏澄光分途暗綴二繩妓的時候，了因師太與橫波女俠杜若英，也信步往別處繞，暗中却在查看那勸架的長身大漢的下落。從見長身大漢從長茂棧出來，轉投入一家騾馬行。二女俠認準了地方，剛剛相伴躡到別處；忽覺自己背後，也已有人暗綴。二女俠不動聲色，走到通衢，借轉灣之勢，回頭一看。這是個不到三十歲的少年，衣履平常，只二目透露英光，像是會武的漢子。

了因和橫波女俠沒把這人放在心上，照舊慢慢的化着緣，踱到約定的飯館茶肆前。不意這少年跟綴的太緊，二女俠頓生厭恨之心，竟又轉身出離飯鋪，穿大街，走小巷，一路遊蕩，這少年還是釘住不放。

二女俠含瞋看了少年一眼，竟把少年誘到一個冷僻地方，恰好是城隍廟，她二人假裝出家人進廟拜神，覷人不見，施展身法，一個躍上大殿橫匾，提一口氣，懸身檐下；一個豎登高閣，平聯在閣頂上。這少年稍爲落後一點，等到目睹二尼進了廟，他急忙進去搜找，已經渺無蹤影，他細搜了兩遍，又繞着廟外尋了一圈，又在要路口，等了一會，還是不見二尼的形跡。他以爲二尼必是進山門，穿後門，當時就溜走了。打聽路人，也沒人看見，他這才失望而去。却不料二女俠和他暗耗，他才一走，二女俠反而在後面，暗暗的綴上了他。

這時已經是萬家燈火的時光，二女俠藏在黑影中，並不迫近了釘，只遠遠的逐後影暗綴。二女俠潛綴的法子很高，又是兩人綴一人，這少年竟好像不會覺察，一直來到株州城西北角，到一處大院落，他回頭看了看，叩門進去了。二女俠立刻分開來，慢慢兜過去，潛藏暗處，窺察這大院落的究竟。

約摹釘了半個更次，便已發覺這大院落，一出入的人物很多，而且很不平常。二女俠有些瞧料了，越加不肯放鬆。二女俠打算留一人，在此釘住；派一人去知會夏澄光，把她喚來。還沒

容得分頭去辦，便又見大院中，忽忽走出兩個人，提着燈籠，火速的奔赴城廂。二女俠倉卒定計，留橫波女俠在此暗暗看住出入的人物，由了因師太急急跟綴這兩個打燈籠夜行的人。

不意這打燈籠的人，竟一直出離城廂，還奔城外白衣庵，尼姑廟而去。這座白衣庵尼姑廟，正是三女俠夜來潛身之所。了因師太不覺大詫，尤其可怪的是，這兩個人剛出城外，便吹熄了燈籠，撲到尼庵前，環廟潛繞躡手躡腳，若有窺伺，並且低聲議論。

了因師太心中萬分納悶，暗意：「這兩個人不用說，是來琢磨我們三個人來的了，可是我們行動很慎密，怎的會惹起他們的監視來了？」

當下，眼看這兩個夜行人，圍着尼庵勸繞，伸頭探腦的，似要進去。一個人要登牆，一個又攔住，語聲太低，不知所云。看意思，兩個人既不敢冒然入庵，又不捨離去，只是徬徨窺伺。了因師太實在按納不住，躍登近處高樹，取出一塊蝗石，運足腕力，刷地拋過去，拍的一聲，落在尼庵屋頂，骨碌碌，滾落平地。這兩個夜行人，果似吃了一驚，抬頭四顧。了因趁此時，又取第二塊蝗石，用十二分力，更遠遠一拋，照樣拍的一響，骨碌碌墜地，地方比第一石更遠一點。兩個夜行人尋不見拋石之人，果然誤以為驚動了庵中的行家，就不敢留戀，轉身退走。了因師太暗暗跟綴，這兩人一霎時來到城根，翻城牆進去。了因也翻城牆跟進去，結果，一直把這兩人送回了北西城角大院落內。

這功夫，橫波女俠潛伏在大院鄰右，一家房脊後，巧借一棵大棗樹，障蔽身形，在那裏凝神息慮，緊釘着大院內外的情形。耗過很久的時候，忽見一個夜行人，遠遠急馳而來，臨近大院止步，圍繞着院牆，淌了一轉，然後飛身跳後牆，進入大院。院中共有三進房屋，燈火都不明亮，只前層院正房三間紙窗通明。這個夜行人如入無入之地，跳進後院牆，一直到前層院，不知怎的打一個招呼，正房燈光一幌，出來二三個人，把這夜行人迎接進屋了。

這一來，越發喚起橫波女俠的注目。了因帥太再三囑咐她，一個人千萬不要輕敵，不要在自己未歸之前，先行過去冒險窺探；這自然是穩當主見。可是橫波女俠原很驍勇，又遭遇拂逆之事，心性暴烈，她有點忍耐不住了；竟要試探着，從鄰房高處，繞近大院，一觀究竟，她剛剛移動身形，突然發見大院屋頂上，有二個黑影，原來他們倒有瞭高的人物，橫波吃了一驚，趕緊躲避。這二個人影，圍着院牆，繞了一圈，忽然又不見了；橫波這才明白，大院地上，原來是建有甬道的，多虧自己沒有冒失，她現在不敢輕舉妄動了。

足足耗了一個更次，那由探尼庵的夜行人，雙雙歸來，了因也跟了回來。二個夜行人重點亮燈籠，敲門入院，了因帥太悄悄的落後，和橫波女俠湊到一塊。

橫波女俠告訴了因：「又有道裏的人出入。」了因帥太告訴橫波：「二個夜行人，剛才踩探你我三人潛身的尼庵去了。」

二女俠互換情報，心中驚動，這不用說，大院中的人物，縱與株州兇殺案無干，但必與嵩陽派正在作對尋仇。弄不好，怕就是張青禾，桑林武，二個惡奴的潛身落脚之處。

這必須根究。

了因師太立刻要奔尋夏澄光，橫波女俠杜若英悄然說：「我去吧。」了因師太笑道：「我並不累，還是我去。」橫波女俠緊皺雙蛾道：「我在這裏時候已久了，耗着等人的滋味最不好受，師太你先歇歇，還是我去罷。」了因師太這才說道：「好，你快去快來。」橫波道：「那當然。」這件事至少也須三個人，才够分派。三個人不能同時入探宅院，須留一個人在外巡風，二人先後入窰，可以互相兼應，免遭暗算。了因師太也就登上房脊，藏在大棗樹枝葉茂密處，看住了鄰院。橫波女俠立刻出發，尋找夏澄光，並取兵刃衣裝。不料想，橫波與夏澄光相會之後，急奔西北城角大院，走到鼓樓附近，半路上發生枝節，遭遇狙擊，現在三女俠會合到一處，可惜三更已過，轉瞬天將明亮，不是夜行人活躍的時辰了。

了因師太把自己所遇的事情，詳細告訴了一步來遲的夏澄光。夏澄光當然也認爲出沒大院的夜行人物十分可疑，而且他們既已暗遣羽黨，窺伺尼庵，顯見居心叵測，要跟嵩陽派搗亂，比起在店房的二繃妓，逃入地道的二刺客，當然更要緊，更該提防的了。

夏澄光向了因橫波，一再要求：「你二位領我到那大院附近先看一看。」了因師太道：「看

是可以，探不得了。」

三個女俠仰望天星，估計時候早晚，隨即跳下房來。先到那暗設地道的空場茅屋，打圍繞勘一過，認準地段，留下暗記；連那通地道的院子，也記準了門戶和左右鄰。然後三女俠施展開夜行術，往西北角疾馳。

三女俠忽然登房越脊，忽然腳履平地，一路飛奔，越過幾條大街，幾條小巷，正走間，忽聞背後又有夜行人奮步夜行之聲。

三女俠夜行的時候，都很精深，立刻辨出方向來路，忙暗暗關照，各各張目四尋，很快的就近找了三個藏身匿跡之所。三女俠分開了，兩個登高，一個伏低，都把身形藏好，露出眼路來，凝神窺察。

功夫不大，後面夜行人箭似的馳到。也是三個人，一色的黑衣短裝，背插兵刃，腰懸兜囊，上打包頭，下穿軟底鞋，一人當前，兩人駢肩緊跟在後，貼着壞根，很快的走。却是瞻前顧後，且行且提防暗隅黑影。這三個人夜行功夫也不一樣，當前開路的那個人，脚步眼神都好；後面隨行的兩人，其中一個走起來，脚步忽重忽輕，好像視力不强，腳也沒根，這三個人銜枚夜奔，全都不說話，眨眼間走過去了。

三女俠目送背影，容得相去已遠，一齊現身出來，聚在一處。猜想這三個夜行人物，天到這

般時光，究竟他們意欲何為？因為他們全是短裝，沒有揹負大小包裹，可知他們不會是做案成功，飽載而歸的夥賊。因為他們擇道而馳，前途趨向有定，可知他們並不是結伴出來撞采的強盜，而且時候也不對。女俠夏澄光是伏在地上暗窺，已看出後面走的兩人，至少有一個是女子。

夏澄光忙將自己所疑，對了因橫波說了，二人也說，從脚步上看，後面駢肩走的兩個人，很像是女的。三女俠商量着，有的要追躡這三個人，有的仍要奔西北城隅大院。了因師太登高一望，跳下來說：「快走吧，這三個夜行人也是往西北城根去的，我們正好跟他們一路。」橫波女俠道：「莫非他們跟大院俱是一夥！」了因師太道：「我看很像，不過……」夏澄光道：「要追，快追吧！」三個女俠立即重施夜行術，望影追躡下去，

追出不遠，便已綴上。原來前行這三個人，起初跑得快，越往前走，越把脚步放慢；等到西北城隅在望，這三個人更是萬分矜慎，幾乎是走一走，淌一滴，聽一聽，看一看，才肯往前挪動。這樣耽誤，耗過很大的時光，方才到達城隅，了因師太料的一點不差，這三個夜行人將到大院，果然全都站住了。並不上前叩門，也不越牆而過，圍繞着院牆，把前後門，出入口，很仔細的踏看了一遍。立即退下來，留一人把風，兩個人悄悄躍登高處，遠遠向大院內外凝望。他們登高的所在，整是女俠用過的舊地方。這就是行家做事，行家懂得，也就是英雄所見略同。兩個夜行人在棗樹上，過了兩杯茶時，輕輕跳下來一個，把那巡風的夥伴替換過來，照樣也去攀樹瞭望。

了一下。瞭望已畢，三人重聚到一處，斜對院門，伏在黑影中，啾啾私語，似乎商量進止，頗有疑難之意。

這時斜月當空，樹影在地，橫波女俠杜若英，和夏澄光，遠藏在隔巷高處，由高窺低。了因師太一個人，近藏在前街暗隅，是由暗窺明。却是這三個夜行人，忽然登高，忽然伏低，三女俠不能同時畢覽無遺。只有夜行人遲疑的意思，三女俠全都體會出來了，這決不是院中人的黨羽，恐怕多一半是對頭。

夏澄光對橫波女俠說：「我們過去逗一逗他們，如何？反正他們是兩檔事。」

橫波女俠忙說：「使不得，我們還是看一看，看他們到底要做甚麼？」

夏澄光道：「可惜我們不能全看見，影影綽綽的，這功夫打總全瞧不清了。」

橫波微笑道：「你稍爲耐煩一點。我猜他們必有動作，此刻天已很晚，再遲了，他們更展不開手脚了。」

夏澄光把身形移動了一下，再往那邊尋看，看了又看，忽然對橫波說道：「師姑，這三個夜行人，我看就是那繃妓，和她的手下。我在這裏攏着眼神，看了這一會子了，三個人裏面有兩個，很像女人。你看這邊的這一個，你說像不像，你看她那腳底下？」

其實橫波女俠早就看出這一點，只是不肯任意判斷罷了。橫波沒有回答，澄光悄聲催問：

「您看，他們的來路，整跟長茂店一個方向；他們的步法，分明像穿着鐵尖鞋。十成有八成是她們，您看，這一個像紅桃，那一個像碧桃，那邊那個自然是她們的夥伴，必是那個長鬚男子的了。我管保猜的不錯，我們應該設法挨過去，認一認她們的面目長相。你瞧，她們又上來了，哦，又下去了，索性一點也不見了。怎麼樣，師姑，過去好嗎？」

橫波女俠杜若英，此刻也已望見那三個夜行人物，行止慌促，忽然登高，倏然落地，似乎自知身臨險地。這功夫，天已不早，三個人又都不見了。橫波正自驚疑，要跳下來，繞過去，一探真情。向夏澄光一說，澄光當然更願意。忽然，了因師太如飛的奔來，向二人發出嵩陽派的急嘯，催二人趕快過去，夏杜二人應聲還了一嘯，雙雙跳下平地；了因已然忽忽尋過來，向二人連連點手，低呼：「快來，快來！」

這時三個夜行人已然蹤影不見，了因師太前驅，夏杜二女俠緊隨，且跑且問：怎麼樣？了因道：「三個人全進去了，裏頭動靜很大，恐怕是交了手，二位跟我來！」

夏澄光忙道：「原來他們是對頭，我們快去幫助他們。」了因不答，當先開路，直繞到大院後門，鄰家小房之前，方才說道：「上！」橫波急問：「巡風嗎？」回答：「不要三個人全上。一俯腰，嗖的竄上去了，夏杜二女俠也跳上房。了因師太急忙彎下腰，在房上蛇行而進。

找到合適的地段，了因止步，藏好身形。夏杜二人也各覓好潛身之所，手按兵刃，留神下

望。這時節，大院裏外空蕩蕩，黑忽忽，並無可詭之處。夏澄光沉不住氣，正要過去詢問了因；陡然間，聽噓的一聲破空聲音，前後院更道上，歷落湧現出人影，前院上房紙窗通明，房門開處，跳出來兩三個人。霎時間，中層院，後層院，都有人影閃出來，都一齊的撲奔中院。

夏杜二女俠設法窺看這中層院，剛才還空蕩蕩，此刻西廂房，陡然有兩個夜行人踢窗竄出，各院的人大批的湧堵過來，這兩個夜行人身法很敏捷，舞動明刀，且戰且走。院中人越聚越多，或登高，或當門，把逃走的路口，都派人守住；單有四五個人，上前來圍攻這兩個夜行人。

這兩個夜行人。據橫波女俠，夏澄光二人猜測，就是剛才趕到的三個夜行人。却是出現兩個，短少了一個，不知是被擒落網，還是留在外面巡風，尙未露面。

想到巡風這一層，橫波女俠和夏澄光，忙向院外面尋眺，月影茫茫，倉卒沒有發見，澄光急問了因師太，了因師太不肯多言，只囑她們釘住了，看個起落。

果然要看起來，轉眼間便已看明。兩個夜行人物，人單勢孤，被圍力戰，且戰且走，似乎兩人武功都很強，院中人縱多，竟圍不住他倆。他倆迤邐而退，已然奔到後院，把後院門的人沒有截住，反而受傷，敗進了屋。

立刻院中起了一片喧嘩，各處來了燈籠，增來援兵。有一個領袖模樣的人，由中層院現身，帶着兩個護衛，趕到後院，登階一望，指揮衆人四面包抄，他自己提了兵力，一躍下場。

領袖應敵，默不出聲，那四個打手齊退，分四面監視着。這兩個夜行人，趁此機會，要上房逃走，房上早發動埋伏，照二人亂投蝗石。兩個夜行人稍一游移，院中領袖已經掄兵刃搶過來，並沒說話，只吆喝了一聲，「呔！」一揚手，隨手發出一道白光，兩個夜行人急急往外一跳，撲登的一聲，跌倒了一個，當下被擒，拖入屋中。

只剩了一個夜行人，只見他驚惶急奔，跑到這邊被阻，跑到那邊遇敵，到底教那領袖追上來，右手又一掄，又發出一道白光。這個夜行人不知施用何法，竟未立刻摔倒，竟狂呼一聲，拚命奪路一跳，跳出二三丈，搖搖欲倒。只見他把手中刀，耍了一個夜戰八方式，狠命一掄，敵人全不能上前。這人百忙中，伸手探囊取出一物，也張手往上一掄，並非攻敵，只是探空上擲。登時有兩溜赤色火光，凌虛直上，飛竄天空，高有五六丈，恍如流星火彈。

這功夫，潛伏暗處，坐觀虎鬥的嵩陽女俠，却看了個惶惑萬狀。看此光景，這不像江湖武林人物，簡直是邪術妖法了。兩邊的人都會發放劍光，可怕之至。可是這夜行人，儘管手擲赤焰，到底不敵對手的白光。院中人往上一包圍，他把刀又一揮，竟支持不住，被人過去一脚，踢倒在地，立刻也被院中人捆上，抬入屋中。

三女俠不曉得這個夜行人揚手擲火的用意，忙向四面尋看究竟。果然在這赤火橫空一冒，院外對巷黑喞喞，突然跳出一個人，仰面一看，略一遲疑，側耳一聽，徒然的舉步狂奔，穿大街小

卷，一陣風似的逃走。

了因師太催夏杜二女俠，趕快殺了去；萬一這人不能脫身，可以相機助他一臂之力。夏杜二女俠連忙答應，却又問道：「這裏藏着這麼許多詭密的人物，我們必須看個透澈。」了因師太道：「這件事，你交給我，你們二位快走。這院子裏少說也有五六十人，簡直是個不軌之徒的遁逃蔽，必得小心應付。……我只怕這個巡風的人逃不開，二位千萬搭救他一下，可是不要露面才好。」夏澄光道：「怎見得這巡風人必有險事？」了因不耐煩道：「怕的是院中人在半路安下埋伏。」橫波女俠道：「快走吧！」

了因師太退後一點，仍釘住這院落。橫波女俠和夏澄光決去馳救那個巡風之人，並打算設法和他接近。夏杜二女俠臨行先向大院瞥了一眼，果見院中收兵止燈，把所捉兩人，昇入內院廂房；並派出七八個人，趕奔外面，追搜那個巡風之人，幸而巡風之人早逃走一步，院中人只是望風撲影的搜巡，並不知逃走的準方向，更不知道準是何人，共是幾位。他們七八個人開衙門，出了院子，先繞着院外，轉了一圈，隨後就分兩路排搜下去。這兩路竟有一路，與巡風人逃走的方向相合；正是經過鼓樓，趨奔店房的那條路線。

橫波女俠杜若英和夏澄光，先一步踵隨這個逃跑的人，直奔鼓樓跑去。逃跑的人一面跑，一面不時回頭看；遙見兩條人影追來，只當是齒人不捨，越發脚下加快，極力奔竄。看看快奔到長

茂店房，二女俠再相知會；果然這夜行人和緹妓紅桃碧桃是一夥，一路緊緩地逃回店房來了，現在且看他怎樣入窰。

按武林道的規矩，如果被強敵窮追，只可落荒而走，斷斷不可把敵人引到自己老巢的。就是住店，也不能把鷹爪引進店。二女俠緊緊跟緩，只見這個人好像力盡技窮，奔到店前，似乎再不能主持，竟一直繞店後墻，回頭瞥了二女俠一眼，湧身跳到裏面去了。

夏杜二女俠暗覺好笑，以爲這個人大概是個雛兒，正要也趕進店內，忽見後面的追兵已然追到，橫波女俠立刻想起了囚的話來了，向夏澄光悄悄說道：「我們快救他一下吧。」夏澄光道：「怎麼救法？難道真替他禦敵？你瞧，對面來了三四個，現在就要天亮，我們太犯不上。」橫波女俠道：「倒不用動手，我們倆可以做出賊人胆虛的樣子，見了他們，立刻一跑，他們必追，我們豈不是把他們誘到歧途，就將逃人救了。」

夏澄光格格一笑，說：「好！您這招真有點損！」容得大院遣出來的追兵將次趕到，二女俠做出害怕的樣子，失聲一叫，翻身就跑；這四個追兵果然大叫一聲，如飛的追過來了。

橫波女俠杜若英在前面跑，夏澄光跟隨在後，跑出一段路，夏澄光問：「我們不能總跑，我們可以拋開他們，再翻回店，找那個紅桃碧桃，問一問真情吧，」橫波女俠道：「使得，我們怎樣拋這四個笨蛋呢？」夏澄光道：「我們再往回跑，教他們猜不透。」橫波女俠微微一笑，果然

兩人折回來，又往西北城角大院那邊跑。

果然那四個追兵不勝詫異，大聲喊道：「前面的人站住，前面的人站住。」

二女俠回頭看了看，故意做出慌張之狀，脚下加快，努力往前飛竄。追兵大疑，越發緊追不舍。二女俠施展全身武功，一直把追兵，重帶回西北城，距大院不遠方才突然匿跡。

二女俠的飛縱術很高，輕功尤為超絕；她二人全能用兩手扣住房椽，懸身橫貼在人家屋簷之下。這手功夫全靠指掌之力，把全身重量，都寄放在手指上；非有十分好的輕身術，決不會懸空的。二女俠驟然擇一小巷，竄到裏面，分別找到藏身處，就用這法子，把身子懸掛起來。這時候，天還沒有大亮，追兵只顧窮追，眼看敵人鑽入小巷，再找蹤影不見。四個人搜了幾遍，亂了一陣，無可奈何；看天色將明，全回去了。二女俠這才翻下簷頭，悄悄跳入民宅，把白晝衣服換上；由民宅出離小巷，逕到大街。本要到店房查看二繃妓，因天將破曉，臨時變計，先去找了因師太。

杜十一娘，夏澄光，和了因師太會在一處，此時已然止更，三人到爲了難，欲回尼庵，轉瞬白晝，必被尼庵中人看破。欲就近投店，時候又太早，必惹起店家疑惑。三個女俠奔波了一通夜，人人俱有倦意；商量一回，一齊換了衣裝，悄悄的穿斜巷，走著耗時候。挨到辰牌，逕往南關鏢局，面見鏢頭畢麟春，用嵩陽派的名義，請借一間靜室歇息。畢麟春鏢頭出外，剛剛回來，

聞報慌忙迎出，歡然款待；就在鏢局後面，特給騰出一間房。

其實當三女俠初到株州時，曾經訪過畢麟春畢鏢頭沒在局，局中管事也曾代爲招待，三女俠當時謝絕未去。此刻在株州城內沒有落脚處，只可再來麻煩。

畢麟春並不曉得了因等負有使命，只當是三位女俠結伴出游，當下給預備茶水，素點，很懇切的照應。了因師太說：「我們要借費鏢局，等候一個人。」畢麟春連忙應允。了因師太又說：「自己一行三人，遠行疲勞，今天要借靜室，午睡片刻。」畢麟春忙說：「那好極了，我教他們迴避了。」說了幾句閒話，立刻代爲預備靜室，把三人請過去，然後苦辭回頭。

了因師太，杜十一娘，夏澄光這才掩上門，輪流歇息。床是很好，三個人仍然按照住店辦法，兩個人睡，一個人坐守養神。直歇到午飯時，主人畢鏢頭親來送飯，三人起來漱口，向主人道謝，一齊吃飯。飯後，精神恢復，由了因師太發問，向畢麟春打聽西北城隅那戶人家。畢麟春並不曉得西北城隅，有甚麼特異的人物，在那里居住。了因又將那三層院落，廣廈巨宅，格局很大的情形，說給畢麟春聽，畢鏢頭仍想不出來，遂命人把櫃上司帳和趙子手，共叫來四位，逐個向他們打聽。司帳是本地人，低頭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西北城倒是有一所寬闊的大宅子，不過沒有人住，早散租出去了。那一帶並沒有了不起的人物，也沒聽說有何綠林人物出沒。」

畢麟春聽罷，又問三女俠：「是不是現在打發人再去訪一訪？」了因師太稱謝道：「那好極

了，就請畢鏢頭費心吧。」畢麟春便請司帳，帶一名趟子手，前往西北城隅，司帳答應了，站起就走，了因忙說：「請你費心探聽，近日有沒有新客戶遷入，有沒有異人異聞。你可要假裝閑打聽，不要教人看出有意刺探來。」司帳點頭笑道：「我理會得。」兩人搭伴出去了。

橫波女俠又道：「還有城裏長茂店，住著兩個繃妓，也煩畢鏢頭費心，派個人去看一看，這兩個繃妓是否還在店中？今天照常出去舖場子沒有？」畢鏢頭道：「好，我也派個人去。」又煩一位鏢師前去查看。兩撥人都出去了，畢麟春鏢頭這才請問三女俠：「三位這麼匆忙，究竟想根究甚麼事情？」了因帥太道：「也沒有甚麼要緊事，一來我們聽說你們這裏鮑家塘地方，出過兇殺案，相傳是女賊做的，我們要澈查一下。二來，昨天我們訪聞西北城一帶，確有夜行人物出沒，我們猜想，也許跟鮑家塘兇殺案有關，我們不能袖手不問。」

畢麟春說道：「我，我明白了，三位是爲洗刷疑謗而來的。」畢鏢頭也聽見女賊採花的惡謠了。

橫波女俠杜若英恨恨說道：「正是爲了洗刷疑謗來的。畢鏢頭大概也聽見鮑家塘的淫殺案了：」畢麟春道：「這個，我是昨天才聽說的，因爲我昨天才押鏢回來，詳細情形我也說不上來。只聽說那個受害人鮑三公子，已經被他們家裏人，護送到株州來了，是找我們株州有名外科瘍醫顧由科陸達三，給他治傷。這件血案，我一聽說，也很覺蹊蹺，我以爲其中必有隱情，若說

女探花賊行兇，我總覺不近情理。你們想：」說到這裏陡覺礙口，對方是三位女俠，而鮑三公子，據說是被女淫賊圖奸不遂，強給閹割的。而鮑三公子又是有名的花花公子，他並不是甚麼貞男義夫；即使夜遇女賊，他未必有這種捨命拒奸的勇氣。只可惜嵩陽三女俠結伴北上，沒有把小俠蕭珪帶著同來，一切事對答訪問，都有些不便當。

了因師太等很留神的聽，見畢鏢頭忽然住口，也不便深究，只問道：「這鮑三公子現在何處？他真是個花花公子嗎？」畢麟泰道：「鮑三公子家裏很有錢，他是個武秀才，可是弓馬很平常，他大哥是個文秀才，大概連名字都不會寫。他弟兄三人，老二早死了，只剩下他和他的大哥，這一對難兄難弟，是有名的浪子，不但都娶著妾，也全有外宅，實是很不安分的人物。現在他受了害，來在株州治傷養病，大概是住在他們自己的房子裏。他們在株州城，有兩三所房產，而且還有舖子。三位如欲找他一探，我可以派人領三位去。不過這件事過於淫穢，我只怕三位去探問，多少有些不便；或者，由在下我去代訪如何？」

橫波女俠忙道：「這又勞動畢鏢頭了，就是這樣，現在我們打算到別的地方，滴一湊看，西北城和長茂店兩處，還有鮑三那里，統請畢鏢頭費心代訪吧。」畢麟泰欣然領諾。原來畢鏢頭和嵩陽派淵源很深，了因等託他事情，他是諛不容辭的。

當下，三女俠看了看天色，夏澄光問道：「我們怎麼樣？是在這里等著，還是也出去一

趙？」橫波女俠心上焦煩，忙說：「出去看看吧，在此坐等，豈不徒耗時光？我們可以先看看那地道。」了因師太道：「也好。」三人即忙更衣改扮，出離鏢店，逼奔鼓樓附近。

由鏢局往鼓樓走，必須經過那個長茂棧房。夏澄光回了因師太說：「那兩個繩妓凶多吉少，我猜想她準不在店房，我們何不進去問問？」了因師太道：「但是我們已經煩託畢鏢頭了，我們何必再在這裡露相？」橫波女俠也道：「那有甚麼要緊？我們既然路過這里，何妨進去看看？」

了因師太攔不住，三人一齊進店，到櫃房一問，店家說：「那兩個繩妓，今早被人邀走了。」

三位女俠很詫異的說：「被甚麼人邀走了？你們親眼看見那個紅桃碧桃沒有？她們倆不是由打昨晚，就趕堂會，沒有回店嗎？」

店家看了看三人，也很詫異。三女俠的打扮古怪，了因依然尼僧裝束，夏澄光扮做男子，杜若英又恢復了女子粧束，三人搭伴，不倫不類；橫波女俠杜若英的氣度更與尋常婦女不同，這店家是假高眼，以為她們三人也是走江湖的人物，定與紅桃碧桃是一夥，遂笑道：「她們姊妹昨晚倒是應堂會去了，大概是回來了，今天一早又叫人邀出去了，」橫波女俠忙問：「教誰邀出去的？」答道：「大概是鮑公館。」

鮑公館三字，三女俠聽了，俱各一怔。店家又說：「她們生意很好，今天就有兩三撥找他們

的，她們簡直應了這家，落下那家。她們的玩藝大概很不壞，在我們株州紅極了。今天一清早，店門還沒開，就有人砸門邀她們。你們三位，莫非跟她們是同行嗎？」橫波女俠含糊應道：「不錯，我請問你，這鮑公館在城裏甚麼地方？」店家道：「這個我們倒說不上來。」了因插言道：「這鮑公館不是在你們株州很出名嗎？」店家搖頭道：「我可不曉得，我只知這城外三十里，鮑家塘地方，有好多姓鮑的，很有財勢，城裏姓鮑的倒沒有甚麼人物。」

三女俠問罷，覺得毫無所得，便對店家說，要到繡妓紅桃碧桃住的那個房間去看看。店夥很高興，拒絕道：「他們早把形頭行李帶走，店錢算清了，房子退了，房裏一乾二淨。任甚麼也沒有了。」了因師太取出一錠銀子，遞給店家，說道：「那房間既然沒人住，你可以賃給我們，我們多給你酒錢。」

店夥面露駭怪，却是見錢眼開，登時換出笑臉，反替客人講出解釋的話來，說道：「你們三位一定跟他們一路，你三位大概要住在這裏，候他們幾位回來。好在他們住的那房間，剛才倒有人要賃，可是沒交定錢，我就給你們三位留下罷。」笑嘻嘻的引領三女俠，來到繡妓原住的那房間門前，開了房門鎖，把三人讓進去。

這是三間廂房，一明兩暗，屋小矮低，由店夥看來，屋中空空洞洞，人已走絕，任甚麼痕跡也沒有留下。三女俠先把店夥遣走，叫他去給泡茶；三人立刻分開來，留心驗看三間屋，床地上

上桌椅門窗。都細細驗過。居然發見一扇窗和堂屋門楣，已全豁開，顯見二繩妓曾經行不由戶，跳上窗洞，鑽橫櫺出入過。又細驗隱僻處，橫波女俠在暗間門扇後，粉牆上，發見數行炭畫的細字。惟恐被店夥看破，忙把門仍舊拉開，遮上字跡，悄悄告訴了因師太和夏澄光。

夏澄光立刻要去看，被了因攔住道：「等一等。」容得店夥泡來茶，又要給打洗臉水，了因忙道：「不用了。」店夥又拿來店簿，了因忙捏造了假姓名，假來路，假去向，很耐心的把店夥應付完了，打發走開，然後掩上門，一同去看。

這是寫在門後很隱僻的地方，不細留神，不會發見。一共三行。每行八個字，夏澄光低聲念誦道：

「遷則遲見相可來九

十川平避秋援待陷

失冬甘山探夜七十」

夏澄光不由楞了，反來覆去的念，竟念不成句。可是字跡很新；又有「遲見」字，「陷失」字，「探夜」字，不能不猜這是夜行人留下的暗記，只不知「九十」和「七十」這兩個數目，含著甚麼意思。了因師太皺眉道：「到管甚麼意見，我們先抄下來，再仔細琢磨。」橫波女俠道：「我來抄，」喊店家借來紙筆，區區二十四個字，一揮而就。夏澄光道：「抄完了，把牆上的字

給塗掉了罷」橫波忙道：「使不得，人家留這暗記，也許很有重大的用意，我們不可給人消滅。」了因師太道：「對了，我們不要破壞人家的祕信。這大概是那兩個繡妓，通知同伴的暗語。我們不懂，人家一定懂得。」說着，拿那抄本，正着看，倒着看，忽然若有所悟，向橫波說道：「今天不是十八麼？」夏澄光道：「今天是十八，明天就十九了。」了因道：「昨天就是十七，對不對？」橫波澄光一齊笑道：「不錯。」

了因師太精神一振，一手拿着抄本，一手指點說道：「我可猜出來了，這二十四個字，原來是倒着念的。你二位過來，你聽我念，看看對不對？」

倒著念這二十四個字，恰好念成：

「十七夜探山甘冬失

陷待援秋避平川十

九來可相見遲則遷」

把這二十四個字，斷句循讀，便是說：「十七夜，探山，甘冬失陷待援，秋避平川，十九來，可相見，遲則遷。」了因向二人問道：「你二位再看一看，這大概是說，十七日這一天，就是說昨天夜間，他們前去探山，探山好比探窳的意思，自然不是真山。下面緊跟着說，甘冬失陷了，甘冬一定是人名，姓甘名冬。這人既然失陷，當然待人援救，下面又說：秋避平川，秋一定

是人名平川大概是地名，……」橫波道：「也許是人名。」了因道：「對對，那就是說：秋這個人逃到平川那里躲避去了，救兵若是十九日趕到，他們還可以相見，若是遲了，那個名叫秋的人，就要遷移到別處去了。我猜是這個意思，整好與繡妓昨夜窺探西北城隅大院，兩人被擒，一人逃走的情形相合。」橫波女俠，夏澄光俱都恍然道：「很有理，很近情。照這樣看來，甘冬多半是兩個人的名字了，甘和冬二人被擒，秋一個人逃避平川，情形很對！……」

第四章 訪地道忽遇妖賊

三女俠都看着這二十四個字，細細揣摩，越想越覺沒猜錯：可是到底他們爲什麼「探山」，就猜不出來了。三女俠依然是滿腹疑團，沒法子揭穿。僅僅從店家口中，探知繡妓紅桃碧桃，在店簿上寫的是姓王，是姊妹二人，同伴只有一父一弟，父名王大山，弟名王玉龍，都不像真實姓字。夏澄光忽然含笑說：我這可是胡猜，我以爲那「冬」字和「秋」字，就是兩個繡妓的真名，「甘」字恐怕是那長身大漢。」橫波女俠點點頭道：「也許是的。」夏澄光道：「我們不能在這里坐耗，我們還是親去看看鼓樓附近那個地道罷。西北城隅那座大院，縱然託人查勘，究其實，還該自己去一趟的好。」了因帥太道：「那是當然的了，不過我們人少，我們要小心點才好，可不要遭人暗算。」遂叫來店夥，預付了五天的店錢，命店夥代鎖房門，三女俠一同出店。

三個人逕奔鼓樓，到了那暗通地道的院子附近，繞著圍查看了一週。那院子前門緊閉，靜悄悄無人出入。橫波女俠認準門戶，自去到鄰巷打聽。院子後面那三間草房，也緊緊關着門，當山了因師太和夏澄光，湊過去窺看。不過草房前，空場樹蔭下，坐着一個中年男子，一見二女俠在附近徘徊，他就直着眼釘住了：此刻連忙走過來，到草房前，當門一站，很嚴厲的詰問夏澄光：「你們要做甚麼？」夏澄光看着這個人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我是路過這裏的，怎麼着，你們這裏還禁止行人嗎？」了因師太接聲道：「你這位老丈，我向你打聽打聽罷，你們這裏可有磨房沒有？」中年男子看了看了因道：「你問磨房做甚麼？」了因道：「問磨房，自然是我有幾石糧食，要借地方磨一磨。」中年男子道：「這裏沒有磨房，你可以上城外找去。」了因道：「但是，這三間草房不就是磨房嗎？剛才有人指引我們，說這草房裏有一盤磨，還有碾子，你們不願白借，那也不要緊，我可以出錢。」中年男子很厭煩的說：「不對不對，沒有沒有，我們是住家，不是開磨房的。」

了因衝夏澄光一笑，說道：「不借就罷。」慢慢的離開空場後院門，繞奔院前門，這中年男子竟跟隨過來。不知怎麼一來，院中人也驚動出來了。了因和夏澄光剛剛繞到院子前門，前門陡然打開，出來兩個人，堵着門在台階上一站，眼睛像剪刀似的，釘着二女俠，一言不發，面露詭異疑怒。夏澄光還想上前，設辭探問。了因師太看出他們滿含敵意，料問問也問不出甚麼來，反

倒打草驚蛇。遂向夏澄光暗暗關照了一下，轉身走向別巷去了，夏澄光邁步跟隨。

這時橫波女俠杜若英，正在鄰巷，向人鈎稽這院主人的姓名來歷。這鄰巷轉角處，恰是一道橫街，街上很有着幾家商舖，和一些攤販。橫波女俠見攤販中，有一個老頭子，看守果攤。老年人向來好嘮叨，她便挨過去，買了一堆果子，慢慢向老年人探詢這院子的住戶。擺果攤的老頭了，果然很饒舌，略略一問，他便扯開了話筵子。據說這院子當年是著名的凶宅，已經空了十好幾年，去年正月剛剛租出去。又說房東姓沈，是株州城的財主，新近搬到長沙去了。承賃租戶姓董，是由長沙遷來的，大概在長沙衡陽都有買賣，租這房子，想必是用做貨棧。因為現時這院子裏，只住着男子，沒有家眷；可是常常由長沙開來車輛，一來車，便卸下不少箱子，箱子貼着董記的封條，故此曉得這裏是姓董的貨棧。橫波又問他是甚麼貨，這老頭子可就說不出來，反正不像搬家，一準是卸貨。

正說着，了因師太和夏澄光都從隔巷繞過來了。橫波女俠潛向二人點手；二人湊過來，也買了一點果子，站在一旁，假做吃果子，實在是潛聽老頭子的話。但只聽了幾句，便見那院中出來兩個人，緩了過來。擺攤老頭子立刻不再講究了，反而站起來，向來人打招呼道：「二位吃過飯了？可照顧點果子嗎？」兩人道：「好好，早想照顧你。」遂挑了幾條鮮果，立在攤前，拿着大嚼起來，一面吃，一面向老頭子忽東忽西閒扯；可是兩個人四隻眼，惡狠狠釘着了了因師太和夏澄

光。了因和夏澄光慢不在意，偏向老頭子胡亂刺探。獨有橫波女俠，了因不會跟她說話，這兩個也就曉得她們是一夥，

雙方眼瞪瞪的對耗着，經過很久的時候，橫波女俠看這樣子，再也刺探不出甚麼來，打算暗中招呼了因和夏澄光，離開這裏。忽然間，聽見一陣輪蹄響，由鼓樓大街，開過來兩輛轎車。那兩個男子急忙迎過去，了因和橫波女俠互相知會，三個人分做兩起，也忙跟過去查看。

轎車到沈家宅大院門前停住，下來一個中年男子，一個少婦，好像是夫婦倆，一直進入大院。那兩個男子也忙走進院子，把車門開了，引導轎車，開進院內。

橫波女俠站在大院對面影壁旁觀看，了因和夏澄光却躲在巷口，三人全都看見車中人的面貌，了因師太愕然失聲道：「唔！」順手一扯夏澄光，慌忙避開，離開很遠，方才站住。夏澄光問她躲甚麼？了因搖頭皺眉道：「不好，想不到這大院竟與海砂幫有關，你不曉得海砂幫嗎？」夏澄光當然曉得，這海砂幫便是聲名赫赫的三江五湖船幫，是個秘密會社，勢派很大，一向和嵩陽派，互相推重，各不相擾，可是暗中有點碴口，止於沒有反臉罷了。了因師太道：「怎麼這回事，又和他們海砂幫有關連了？昨夜那兩個夜行人，不用說，定是海砂幫的門徒了。我們最好檢點形跡，不要叫他們看出來才好，這不是我們怕他，是我們犯不上惹事，所謂井水不犯上河水。一夏澄光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這時橫波女俠也跟過來了。三個人扭頭回顧，後面無人潛綴她

們，她們這才通話，都認爲這院子太可疑。橫波女俠說出住戶姓董，了因說出看見車中人是海砂幫。橫波忙問：「那少婦是誰？」了因道：「不曉得，我只認得那個跨車滑的中年男子是海砂幫。」

三人仰望天色，已漸黃昏，西北城隅此刻不便再去，就一齊奔鏢局去聽信。剛一進鏢局，畢鏢頭就在裏面嚷道：「來了，三位全來了。」橫波女俠搶先進去一看，畢鏢頭打發出去的人，俱已回來。而且櫃房內，更有嵩陽派小俠蕭珏和靈修道長，沅江徐鶴。三女俠精神一振，自己人既已趕到，這可以大舉窺探西北城隅和鼓樓大院了。

畢鏢春鏢頭仍將三女俠讓到鏢局後面，徐鶴和靈修道長是剛剛繞道搜訪，到達長沙，經小俠蕭珏送信，才又翻回株州的。他二人本是嵩陽派的名手，一聽說鮑家塘的淫殺案，牽涉到嵩陽派女俠的名聲，二人就怒不可遏，趕緊丟下尋訪惡徒的事，先來根究這淫殺案。

靈修道長問了因師太：「究竟這鮑家塘兇案是怎樣的一回事？」了因師太當着橫波，只略略說了個大概，反問靈修道：「你們也得着叛徒張耒禾的下落沒有？」徐鶴回答道：「沒有一。師太你們三位訪的怎樣？」了因師太道：「我們做錯了一步，我們不該把蕭珏遣回送信。他走之後，有許多事，我們都感到不便。」徐鶴道：「這怎麼講？」夏澄光道：「還不是因爲我們三人全是女子，打聽甚麼，都有些礙口。」徐鶴笑了，說道：「不要緊，我給三位打下手。」

了因師太仍問徐鶴和靈修：「你們到底也訪着一點消息沒有！」徐鶴咳了一聲道：「倒訪着一件很驚人的消息，不過跟我們嵩陽派追捕叛徒的事，略不相干，却很相類。」

夏澄光道：「甚麼驚人消息？」徐鶴眼望靈修道長，環顧衆人，因有鏢局的人在座，想說又怕不便，面上帶出遲疑來。

靈修道人手捏長髯，微微衝他一點頭，徐鶴這才說道：「諸位大概沒聽說罷，海砂幫也跟我們一樣，近日正在大舉派人，往各處搜尋一個名叫宋代英的逃人。」

三女俠一齊驚異道：「這宋代英，莫非也是一個叛徒嗎？」

徐鶴道：「那倒不是，聽說是他們海砂幫保藏着一部祕笈，內容關係重大，竟被這宋代英，勾結外間的夜行人物，用陰謀毒死了奉命看守祕笈的同門，把這書盜走。還有他們海砂幫別的機要文籍，以及一箱子珍寶，都被這宋代英偷竊了，悄悄的逃走。這事也是新近才破露，海砂幫的大頭子吳長江吳老舵主，爲此震怒異常，聽說前後派出二十多個精幹門人，四出訪拿這個宋代英，一來要追回祕笈，二來還要正門規，誅戮這個敗類呢。」

衆人聽了，俱各驚奇，這可說是無獨有偶。橫波女俠杜若英勾起心事，更是切齒痛恨道：「現在收徒太不容易，許多少年人都是狼子野心，忘恩負義，真教人寒心！」了因師太皺着眉，想了一回，却問道：「到底這宋代英盜去的，是甚麼祕笈呢？可聽說內容沒有？」

沅江徐鶴目光閃動，欲語不語。靈修道人浩歎一聲，接言道：「究竟是甚麼祕寶，倒說不清楚，猜想許是他們本幫中的祕密圖譜符錄之類。」三女俠見狀，也就不再追問。畢麟春鏢頭道：「這個宋代英華竟多大年紀？他逃到那裏去了？他受甚麼人的誘惑？」

徐鶴道：「他逃走的方向，人人全說不清，只聽說引誘他的，內中還有女子。他這人大概二十八九，」三十來歲，人是很精明的。

「了因師太哼了一聲道：『錯非是精明人，才肯做這出色的事呢。』」夏澄光道：「可不是！」說着這話，不覺偷偷瞥了橫波女俠一眼，她們都想起張青禾來，張青禾這個少年，在嵩陽南派，是後起之秀，爲人非常的聰明，結果竟受壞人引誘，做出逆倫叛黨的惡行來了，

當下嵩陽三女俠，和隨後趕到的靈修道長，沅江徐鶴，小俠蕭珏，互換消息，知道嵩陽南派兩領袖不日也要下山。還有嵩陽第三代能手第六人，第七人喬亮工，喬亮才昆弟，今明日也要趕到株州。其餘別的人，都撲奔長沙勘訪去了；因據各方的祕報，張青禾和他的淫朋桑林武等，大概是山衡陽，往北逃竄，多半要到長沙落腳的。隨後嵩陽羣俠又向畢麟春鏢頭道勞，並問他代訪的事情如何。畢麟春忙把那司賬和禮子手喚來，教他們兩人，當着嵩陽南派到場的六位，述說今日訪查的結果。據那司賬說，四北城隅那所三層三進的大院，乃是株州有名紳士賀廷紳的舊宅，賀廷紳爲在朝官，富有田產，在六十年前，可說是株州的首戶。不幸賀廷紳逝世以後，子弟

不肯，析產涉訟，內鬩不休，家道漸致消乏，這三淮的巨宅，終於賣給姓杜的了。姓杜的也是株州的鄉紳，因為宅主攜眷在外省宦遊，歷時二三十年，沒有回籍，這宅子空閒起來，大概是讓給本家遠族住着。不過又有人說，是杜家的遠族，把這空閒的全院轉賃給姓田的住戶，現在便是姓田的住着。三進的大院，足有四五十間房，姓田的人口較少，房子多半曠廢着，並沒有分租出去，但因年久失修，幾成荒舍了。鏢局司賬前去探訪時，只訪出姓田的是外省人，大概很有錢，和近鄰都不通來往；近月來，確有生人投到田家，但不知是否武林人物。

照這樣，鏢局司賬所訪西北城隅大宅的情形，仍然是模糊不清。倒是鮑三公子的事，却訪出許多離奇的情節來。據聞這鮑三公子受了閹割的重傷，鮑大公子僱人把他抬進府城，現在住在鼓樓東，自己的房子裏，確是把本地外科有名的瘍醫陸達三，延請到他的宅內，天天給敷藥包治。更經展轉煩人打聽，這鮑三公子却有點奇怪，他受了這大害，按理說，決不會甘心，應該到官府控告，催求早日勒限破案緝兇，以雪奇辱。實際上，這鮑三公子反倒有點不願追究，不敢追究，好像情願吃啞叭虧似的。這相他素日的爲人，大不相同。因此接近他的人，都疑心案情曖昧，恐有不可告人的詭祕在內。官府中人要想見他，訊問案情，他也是極力迴避着，以傷重怕風爲辭，不願跟官面人見面。可是他家又重金禮聘，祕密的邀請名震三湘，久已洗手的長沙老捕快馮金泉，到株州來。聽說名捕馮金泉，已經攜帶一個徒弟，外約一個鏢客，悄悄改裝來到鮑家塘了；

竟不知道給他保鏢護院，還是尋仇訪盜。這鮑三公子，此時正在株州養傷，可是誰也見不着他的面，如此又有人疑心他早已偷偷的搬到長沙，活藏起來了。

司賬和趙子手，這樣一五一十，對嵩陽羣俠說了。了因師太和靈修道人趕緊皺眉，默默思忖。橫波女俠胸中另有見解，對這些話滿不介意，只詢問這鮑三公子，到底現在何處？藏在長沙還是在株州？趙子手說：「若是在株州，那就住在鼓樓東，板井巷，路南第二大門。」橫波女俠道：「哦！這豈不是……」了因師太，夏澄光道：「唔！大概是……」徐鶴，畢麟泰齊問：「是甚麼？」夏澄光道：「本城鼓樓東，有一戶人家，我們剛剛淌過，覺得那裏一出一入的人物，很是詭異。現在這麼一印證，恐怕就是鮑三公子養傷的地方了。」了因師太問趙子手道：「這鮑三公子的住處，可是一個四合房小院，有前後門，後門挨着空場，有三間磨房嗎？」趙子手道：「有沒有磨房，我倒沒理會。可是鮑三公子住的是自己的房，那房確是有後門，後門確是空場，而且還有一口井。」

三女俠互顧盼道：「多一半是咱們剛才勘過的那地方了。」隨後，仍向司賬和趙子手，很客氣的詢問：「二位還打聽着甚麼消息沒有？」二人道：「還有長茂店，我們也去過了。三位說的那兩個賣解的細妓，一個叫紅桃，一個叫碧桃，都姓王，是姊妹倆，今天早上應了鮑公館的特邀，前去獻技，已經離開長茂店，今天也沒在市場鋪場子。」三女俠忙道：「哪個鮑公館？可是

鮑三公子的公館嗎？」司賬道：「他們所說的鮑公館，多半是指着鮑三公子的住家。」三女俠忙又問：「這公館可就是鼓樓東那個板井巷嗎？」趙子手接聲道：「不是，剛才我們倒仔細打聽了，大概他們店家聽來的那個鮑公館，大概就是城外三十里地的鮑家塘。」

三女俠愕然道：「這却跟我們打聽的不同。」

司賬和趙子手又道：「三位如想仔細查勘，可以親到長茂店去一趟。因為我們去的時候，聽店家說，那兩個繡妓雖然走了，她們的夥伴當天又來了三個，也住在長茂房內西廂裏面，我們沒敢打草驚廂，只向店家問了問，那西三房屋門已鎖，今天才來的繡妓伴個夥伴，已經結伴出去了。我們只聽說是二女一男。」

夏澄光不由嗤的笑出聲來，因為這所謂繡妓的三個夥伴，正是了因師太，夏澄光，和橫波女俠三位。她們三位女俠爲了查看繡妓住的房間，就把繡妓住過的西廂房承租下來了。那店家把她們三個人，也看做賣藝之人，居然也告訴了鏢局的司賬和淪子手。

當下，嵩陽三女俠，向司賬和淪子手慇懃稱謝道：「有勞二位費心，給我們打聽來不少有用的消息，我們今後下手勘查，不致於茫無頭緒了。」沅江徐鶴道：「你三位說甚麼？今晚上我們打算勘查那裏呢？」了因師太道：「此地有好幾個地方，都該窺察一下，起初我們人單勢孤，不敢冒險；現在你們三位來了，我們已有六個人，足夠調遣的了。我們的意思，今晚上，第一步要

探探西北城隅，第二步要訪訪鼓樓東鮑三公子的真情。還有那兩個細妓的下落，和長茂店牆上炭字寫的甚麼甘呀，冬呀，秋呀，平川呀，我們都該澈底撈摸一下。」遂把四合店西廂房門後寫的那二十四個字的抄本拿出來，請畢麟春，靈修，徐鶴等參觀，

沅江徐鶴，小俠蕭珏看罷那二十四個字的抄本，又聽解說了一遍，一齊說：「我們靜聽師太的分派，」靈修道人也道：「了因師兄，你只管吩咐，我們現在只有六個人，可是不出今明天，我們嵩陽南派第三代第六人喬亮工，第七人喬亮才，必要結伴趕到。我們的人越來越多，越容易下手。萬一我們的人仍不够使，還有馳往長沙的同道，我們也可以設法把他們尋回來。還有我們嵩陽南派的兩位領袖，夏金峯，羅靖南二位，也許不出六七日，聯袂下山。我們現在只辦兩件事，一件是叛徒張青禾，我們要根究他的下落捉來正法。一件便是鮑家塘這件兇殺案，我們必須把真兇訪明捉住。我們嵩陽南派和北派，在江湖上，都負盛名，從沒有遺羞於民間。現在北派同仁，聽見株州兇案的謠言，已然派出黃震中，蔡石鏢，姜涵清等好幾位，出頭查究，我們南派更要加緊辦理，才不致被我們北派同仁所笑，」又道：「這件事，在這株州地方，我們就推了了因師兄，做爲臨時的主腦人。了因師兄，就請你不要客氣，趕快發號施令吧，」

了因師太連忙謙辭，橫波女俠杜若英道：「師太不用客氣了，快分派吧。」沅江徐鶴道：「我們還要謝謝畢麟春鏢頭，他竟丟開自己的正事，給我們做了居停主人，又替我們訪查一切，

他真是我們嵩陽派大家的好朋友，我願代表大家，向畢鏢頭致謝！」

嵩陽派的一共六個人，一齊站起來，向畢麟春拜謝。畢麟春再三遜謝道：「我不說客氣話，我這春麟記鏢局，能够在南方行得開，不致被海沙幫，茅山幫等祕密會社扳倒，那全靠你們嵩陽派南北兩支的領袖，出力支持我，援助我，我這小小鏢局方得立住。所謂飲水思源，我怎能忘了嵩陽派的隆情厚誼呢。三位女俠乍到株州時，正值我在下押鏢出外，失於款待，我正在抱歉。現在我不過稍稍的替諸位跑跑腿，諸位竟再三的稱謝，沒的倒教我慚愧不安。我畢麟春再說一句不見外的話，諸位有事，只管交派給我。我們武林人物，肝胆相照，推誠相交，一切請從直罷。」

畢麟春很慷慨的一說，嵩陽男女六俠莫不歡然稱許。

當下嵩陽羣雄公推了因帥太，發號施令。了因帥太義不容辭，遂與靈修道長合計著，把六個人劃為兩路，一路夜探鼓樓大院鮑三公子養傷的住所，要訪查鮑某受害的原由，和嵩陽本派女俠，被誣為女淫賊逼奸行兇的真象。這是頂要緊的，又一路，便是往探西北城隅夜行人出沒巨宅的實情，和繡妓紅碧二桃的下落安危。這兩路本打算每路各派三人，但靈修，徐鶴全是剛來到，對株州事情不接頭，一切都推重了因帥太和橫波女俠；了因橫波都認為鮑三公子被圍劫一案，關係重大，故此只請夏澄光和靈修道長二位，去上西北城隅。其餘的人，都派赴鼓樓大院，以便人數多，查得細。

還有長茂棧，三女俠剛賃定的那三間廂房，既有二繃妓留下的粉牆題字，又有「失盼援」的話，那麼那地方，或敵或友，定要有人踵繼而來。那也該預留安人。去到那裏坐等觀變，並截留情報。可是嵩陽派自己的人數太少，分派不開；了因帥太仍然拜託畢春麟鏢頭幫忙。畢鏢頭立刻派一位鏢客，名叫顧夢桐，一名淪子手，名叫何六，前往長茂店坐候。夏澄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應該把房門鑰匙交給顧師傅。」了因帥太搖頭道：「那不好，我們賃下的那三間廂房，就讓它空着好了。顧檀越還是挨着我們賃的那房間，另外單租一個房間的好。」說時目視夏澄光，橫波女俠道：「你要曉得，那裏本是兩個繃妓的原住處，如果空着沒人住，繃妓的夥伴或仇敵，定要偷着進去窺探，倘若顧檀越住在那裏，豈不打斷了他們前來刺探的路子？」橫波點頭道：「這話有理。」了因轉臉來，仍對顧夢桐說道：「我記得那三間廂房是第十六號房間，顧檀越最好在十五號或十七號左近住下，或者在十六號對門住，也很合式。請你仔細一些。夜間更要多多戒備。」

顧鏢師諾諾應承，帶淪子手何六，逕往長茂店去了。這裏，預定前往鼓樓大院，偵查鮑三公子養傷處的，共有了因帥太，橫波女俠，沅江徐鶴，小俠蕭珏，計四個嵩陽派人物，另外還加上畢春麟鏢頭。這都是靈修道長面煩的，說是此去自然是暗訪，但是碰得不對，也許鬧翻了，變成明而對抗。畢鏢頭人傑地靈，有他相伴，萬一反顏成仇，他便可以出頭化解，做一個排難解紛的

魯仲連。靈修道長一說，羣俠譁然讚揚，道：「還是靈修道長年紀大，見識高，做事有伸有縮，」了因帥太笑着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修師兄樣樣都比貧尼我強。」靈修道人忙說：「師兄恕我多話。」了因道：「甚麼多話，你這主意本來好，畢檀越沒有說的，請你再多辛苦一論吧。萬一我們跟鮑三公子的爪牙衝突起來，你可以拿出和事老的面目，給我們雙方勸架。鮑三公子的黨羽都有甚麼人，我們全弄不清楚，這也請檀越替我們辨認一下。」畢麟春鏢頭謙遜了幾句，很慷慨的答應了。只不過他在株州乃是鏢頭，總算正經商人，不能無故夜入民宅；故此預先說明，他要改容化裝，而且除非萬不得已，他也不便出頭。這一節，嵩陽羣俠都很諒解他，齊向他申謝。

分派已定，用過了午飯，大家分別去歇息養神。直等到二更以後，大家方才起來，打點夜行用具。到鼓打三更，靈修道長，和女俠夏澄光，一個蒼髯黃冠，一個紅粉少女，都換了夜行衣，跳後牆出離鏢店，逕奔西北城隅而來。女俠夏澄光在前引路；靈修道人在後面跟隨。另外跟着了個鏢局淪子手，做爲帶路，巡風，傳信的人，於是眨眼間到了地方，開始夜行人的窺察。

同時，了因帥太這一路，和橫波女俠杜若英，沅江徐鶴，小俠蕭珏，鏢頭畢麟春共湊成六個人，散漫開，分爲三撥。橫波女俠，和小俠蕭珏搭伴，了因帥太和沅江徐鶴搭伴，出離鏢局。他們也由鏢局，派給一位淪子手，做爲眼線，走盤送信。畢麟春鏢頭，另攜帶鏢局新收的一個門

徒，名叫朱榮啓的，化裝慕面，佩刀帶鏢，各穿一身黑夜行衣，踵隨嵩陽南派叢俠，也往鼓樓馳去。

橫波女俠杜若英最心急，走的最快，帶著小俠蕭珏，踏夜影疾走，居然一路無阻，轉瞬間來到鼓樓附近。小俠蕭珏，要等候人到齊了，再開始入探；橫波女俠回頭一看，把那淪子手落在後面，看不見影了，又見了因，畢麟春兩撥繞走別巷，也還未到，她却等不及了。她記得那潛遁地道的沈家大院，是在東鼓樓東邊，遂悄悄告小俠蕭珏：「這地方，我自天已經查勘過，用不著那淪子手帶道了，你跟我入窺窰吧。」

小俠蕭珏並不曉得底細；又年輕不識輕重，橫波女俠既心急，他就謹遵台命，說走就走，兩人一逕向鼓樓東尋去。！却不料忙中出錯，她們查勘的沈家大院，並不是鮑三公子本人的養傷處所。然而雖不是養傷處，却是鮑三公子祕密款待武林賓朋的客館。橫波女俠，誤打誤撞，竟錯訪到鮑三公子新近，收容江湖豪客，和長沙祕密的名捕的那個地方來了。

當下橫波女俠杜若英，引領小俠蕭珏，逕奔沈家大院。悄悄的貼壁循牆潛進。剛剛繞近板井巷，驀地見人影一閃。橫波急往暗隅躲避，小俠蕭珏忽然看出一點形跡；忙噓唇作響，發出嵩陽派的暗號來。對面人影果然應聲一噓。小俠蕭珏知道是自己人到了，忙回身通知橫波女俠。黑影中，彼此互打手勢，一齊到旁巷，迫近了相認。橫波心想，這定是了因師太沅江徐鶴到了，那知

不是：這個影竟是嵩陽南派第三代第六人的喬亮工。喬亮工既到，那麼他的胞弟嵩陽南派第七人喬亮才，也必到場了。小俠蕭玨迎頭低叫道：「喬帥兄，你是剛到嗎，喬亮才帥兄來了沒有？」

這喬亮工是個短小精幹的人物，且不答小俠蕭玨的問話，忙向橫波女俠施禮，叫了一聲：「師姑！」橫波女俠道：「你可是剛打麟記鏢局趕來的嗎？你聽說我們現在訪的事情嗎？」喬亮工悄悄答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我和舍弟亮才，乃是緊綴著兩個夜行人物，一直跟到這裏。」

橫波女俠詫異道：「唔，可是這夜行人物進入這座大院了嗎？」喬亮工道：「慚愧，我和舍弟竟沒有看清，我們由打長沙得信，逆命翻回來，連夜趕到株州。就在株州城外，發見腳程很快的兩個人影，一前一後，似乎一個緊跑，一個緊追。我們越城牆殺到這裏，再找人影，驟然不見了。舍弟剛才由那邊繞著找，我由這邊兜著找，自信沒有漏空；可是這兩個夜行人，竟神出鬼沒，一轉眼沒了影，好像會地遁隱身法一樣。」

小俠蕭玨得覺奇怪，橫波女俠却明白了，對二人說道：「這又是地道作怪，這兩個人影一準是又鑽了地道。」四面看了看，對喬亮工道：「你把你令弟喚來，要找這兩個人影，你跟我來。」

不過喬亮工還是很惶惑，手指那一片片房舍，說道：「這兩個夜行人影，夜行的本領太大，我怕中了他們的圈套。」橫波女俠皺眉道：「你不必怯敵，我告訴你罷，這裏是有隧道的，所以

他們才會突然不見。他們是狡兔鑽窟，並不是妖魔鬼施展隱身法。」

喬亮工聽這樣解說，方才放了心，趕緊奔向各處，噓聲作響。橫波女俠，小俠蕭珏也幫著尋喚；是在沈家大院附近橫街，把喬有才嘯出來。

喬亮才也是個小矮個，穿一身夜行衣，潛著鹿皮囊，帶著青鋒劍，和胞兄喬亮工打扮一樣。他們昆仲二人很像孿生子，武功也差不多，是嵩陽南派第三代的能手。四位俠客彼此見了面，橫波女俠很匆遽的把此行要刺探的，究爲何事，何故，何人，大致告訴了二喬，然後就教喬亮才在外巡風，橫波身率蕭珏，喬亮工，進入沈家大院鄰巷。三個人悄悄的躍登鄰院鄰房，慢慢的往沈家大院進窺。

這沈家大院是一所四合房，旁有小跨院，後有小後院。各屋多半沒有燈火，料想時過三更，人多入睡。惟爲西跨院南北房，燈光通明，照透紙窗；就連院中。也還有一盞小小壁燈。橫波女俠杜若英，和小俠蕭珏，喬亮工，由東鄰攀垣而進，先藏在房脊後，隱蔽全身，探出半面，把全院構造的格局，出入口，大致看明。然後，喬亮工與蕭珏二人，先撲奔正院無燈光處，再由暗影中推進，最後便去窺探跨院燈光輝煌處。橫波女俠心中惦記着那潛通院內外的地道，所以叫直奔後院，要察看明白：這地道怎樣通入宅內。

橫波女俠蛇行鶴伏，由屋頂進至後院，不用問路石子，輕輕的一溜而下，由後山墻降落平

地，立刻奔這後院的後單房。

後單房北房一連五間，建在正房後；單房左右有耳房，旁有夾道角門，可通正院，房舍較正房矮得很多；全都閉門掩窗，昏暗無燈。橫波女俠用輕靈的身法，很快的查看一下，目窺，鼻嗅，耳聽，手觸，腳點，已試出這後院單房大概是廚房，下房和堆積什物的空舍。因為有兩間房，嗅出油煙氣，故知是廚房。又看見平房兩間，屋門倒鎖，紙窗上的窗紙七零八落，便知是貯藏室，必無居人在內。還有兩間屋，雖然也沒有燈光，可是門戶很嚴密，窗紙很完整，側耳附窗聽，微聞內有鼾聲，曉得大概是奴僕的下房了；而且聽動靜很小，屋中至多有兩個人。

橫波女俠所要找的，還是地道。她很快的挨門察看了一周，見這後院的一角，平地上搭着一座花房菜窖模樣的低矮棚，以為這個地方，很可以做成地道出入口。橫波女俠回頭看了這夾道和角門；角門虛掩，並沒有門。他很快的躡足走到角門邊，往門裏察看。這角門身過夾道，可以直通正院。正院有走廊，黑忽忽，寂然無聲，似乎正房主人已睡，不會半夜起來。她立刻回身退出，把角門闔好頂上，一個箭步，躍到茅棚前。俯拾碎磚，往棚中試投了一下，竟無反響。她立刻回手掣劍，把袖箭也預備好了，於是她鑽進了這座花房菜窖。用腳一試地面，伸手一觸牆壁，覺得不像菜窖。忙取出火措子，幌亮了亮，向四面一照；才看出四壁空空，地面積塵甚厚；只在當中，堆着許多大油簍和空草筐。橫波女俠不覺失望，這裏決不像是地道的出入口。趕緊拭去地

而印上的腳迹，自己輕輕退出來，正要破鎖進窺那座貯藏室，小俠蕭珏如飛的尋來。

橫波女俠連忙迎上去，雙方抵面，小俠蕭珏低聲道：「師姑快跟我來。」話中很有聲異驚駭的聲音，橫波忙問：「遇見什麼了？」蕭珏答道：「您快來，遇見事了，遲了點子就走了。」

橫波女俠連忙丟下這裏，跟隨小俠蕭珏；小俠蕭珏一直把她引到跨院後窗前。

後窗前，是由喬亮工在那裏，施展捲簾式，攀窗往內探視。一見橫波女俠，急忙招手，橫波女俠猜想屋中必有岔事，即躡足繞到前窗，也探窗往裏查看。

屋中明燈輝煌，有桌椅，有床榻，有一個穿夜行衣的壯士，一個穿短打扮的男子，全部在屋中燈前打幌。那穿夜行衣的壯士，好像剛剛裝束停當，正在插刀，佩囊，換鞋。

那穿短打的男子，立在床前，打開一個包裹，也從包中取出夜行衣，正要更換。却在床上，另放着一個衣裳包，裏面的衣物散擺在床上。那夜行壯士和短衣男子，正在說話，話聲並不低，却是外鄉口音！橫波女俠聽不甚懂，只聞得譁笑聲直傳出窗外。

橫波女俠莫明奇妙，因為屋中人也是行家，所以她在窗外很小心，只把一隻眼就窗隙往裏瞥看。這邊看不清，忙躡足轉到那邊，把紙窗輕輕的點破一洞，仔細的窺望。屋中的兩個人都俯着床上的包裹說笑，忽然聽出一句來，夜行壯士道：「你打扮一下，讓我開開眼，行不行？」短衣男子笑道：「我可不行，瞧我這臉子，太不像樣了。」一面說一面更衣，把床上另一包裹的夜行

衣取出，自己給自己上裝。橫波女俠見這人要換夜行袴，便不肯再看，扭過頭去，退出數步，悄問蕭珏道：「這是兩個夜行人，你們把我喚來，是要我認認這兩人嗎？但是這兩人，並不像那夜行刺的。」蕭珏道：「不只是這一點，您老還是貼窗再看看，這裏有三個人呢。您老看這三人，是不是您老說的叛徒張青禾的那三個淫朋？」

橫波女俠一聽這話，秀眉一挑，咬牙道：「哦！」立刻回身，重施身法，窺窗往裏看。

這一看，方看出蹊蹺來。那個短衣男子，此時已將夜行袴換好，一面結束，一面和夜行壯士，互相打趣，夜行壯士只催他快穿衣服。他們把兵刃和暗器都收拾出來，似乎他們就要出去做案。在前院窺察的喬亮工，也繞過來，通知橫波女俠。注意那床上另一個衣裳包，然後又溜回後窗。橫波女俠已知這兩人定有把戲。鮑三公子乃是受害人，可是在他家竟有夜行人停留，而且多至兩三個，這事太可注意了。於是，橫波女俠緊將身形，貼着窗子，不放鬆的凝眸注視。

只見那夜行壯士向短衣男子，露出開玩笑的神情，把床上那一個包裹的東西，抖露出來，帶笑道：「喂！喂！你够漂亮的，你不要拿捏，你打扮上，教我瞧瞧，像女人不像？」信手一抖，身形一轉，橫波女俠和小俠蕭珏全都瞥見了，原來這是一身女子的服裝，錦衣，綉袴，青披風，和一套假髮髻，青包頭，還有一雙纏足女子的便是，和戲場上且腳的木躡，竟然一樣，只是比較稍大，也就越發逼肖女子真正的纏足。

這功夫，後窗的喬亮工早瞥見了。嵩陽三俠一齊驚異，心中都發生一種疑問：「這是做甚麼的？……」

只聽那夜行壯士說：「來來來，別拿捏人，你穿穿試試。」手拿着那一對「木踏」，踏上拖着很長的纏足巾，硬教那短衣男子試穿；短衣男子這時正坐在床上換鞋。短衣男子笑拒道：「我這臉子，決計不像，這是小武兒的形頭，還是叫小武兒來罷。」臉向內間，叫了一聲道：「喂，小武兒，你快出來罷，你還沒有睡够嗎？」又向夜行壯士說：「回頭咱們倆攬掇他。」夜行壯士道：「我和他很生疏，怕他着惱。」短衣男子鄙夷的笑道：「你可又不曉得小武兒的脾氣，他最願裝女人，他恨不得變成一個漂亮的女娘，你不見他平常說話走路，扭扭捏捏的，和女人一樣嗎？誰要誇他長的俊俏，比女人還好看，他反倒抿着嘴笑，好像很愛聽似的。」夜行壯士道：「天生的下流種子，他準是個私坊出身，唱旦兒的……」短衣男子道：「噤聲，你可別這麼說，若教他聽見了，宰不了你！那傢伙可是一皺眉，一獠嘴脣，小眼珠兒一翻，可就要下辣手了。他真是個錯投男胎的人妖，你別看他長的俊，他的手底下又狠又辣，真跟謀害親夫の後婚婆娘一樣的歹毒。」

夜行壯士哼了一聲道：「你不用拿他吓嚇人，他也不過是夜行術比人麻利，他的刀法稀鬆平常，他全仗着他那缺八輩德的暗器，來欺負人。若沒有他那暗器，誰還怕他。」短衣男子搖手

道：「就是這話，你明白，我也明白，你還搗甚麼鬼？回頭教他聽見，說不定那一句說挑了眼，他又翻盤子，不肯去了。」說着，把女裝衣襟收拾起來，只留下那假髮髻和木鐺，信手擺弄着玩，夜行壯士就奪過木鐺來，往自己脚上比。短衣男子就把假髮和包頭，戴在自己的頭上試，又往夥伴頭上放。

這時嵩陽三俠客，先是詫異，旋又恍然，這屋中人，不用說，決非善類。

夜行壯士比試着假纏足，笑了起來，又把裙子抖開，往自己腰上繫。且鼓搗，且說：「你叫小武兒一聲吧，打扮一個給我看看，我真沒有見過。一短衣男子又衝暗間叫了一聲：「喂，小武兒，武大相公，還沒睡醒嗎？是時候了？」

橫波女俠順着屋中人的呼聲，也要挪到暗間窗前窺看；可是這時候暗間屋的人已然答了話。一個很清脆的聲音，說道：「你們兩個討厭鬼，又背地嚼念我了，看我劈不了你們嗎？」門帘一挑，出來一個睡眼惺惺，杏眼桃腮的少年美男子。

小俠蕭玨方在注視，喬亮工也正凝神燈看，驀然間，橫波女俠杜若英神色大變，突然把蕭玨扯到一邊，低聲的然而很忿激的說：「這就是那惡賊，我在這裏，想不到，真會碰見他！你快去通知了因帥太，靈修道長他們，……」

蕭玨大駭，忙問，「是誰？」因為這人並不是惡徒張青禾，大概是張青禾的淫朋了，却不知

究竟是那一個？於是他又重問一句：「他到底是誰？」橫波女俠道：「桑林武！」咬得牙亂響，立刻把袖箭裝好，利劍抽出來。

小俠蕭狂抽身急走，跑出去勾兵，橫波女俠立刻要活捉這桑林武。她恨透這個桑林武，她的義子兼門徒的張青禾，便是被這人引誘壞的；逆倫的罪行，也必是這東西主謀，橫波女俠追拿叛徒時，僅僅刺傷另外那姓賈姓趙的兩個淫朋；這桑林武本領既較高，心想又乖覺，竟沒有追上他，被他繞林溜走，把張青禾也帶跑了。

橫波女俠惱恨已極，反而澄心寧慮，把怒氣勉強按住。桑林武這東西有一身很好的夜行術，神出鬼沒，稍不留心，眨眼就溜沒了影，這一回務必圈住了他，不要教他再溜脫了轆。務要把他活擒住，從他口中，訊出叛徒張青禾的蹤跡，審出叛徒的罪行詳情。橫波女俠捫心站了一站，心神略定；忙飛繞到前院。悄悄告訴喬亮工，千萬堵住了門窗，勿令屋中人逃出。然後自己奔回後院後窗，輕輕把窗紙弄破，露出較大的破孔，側着臉，往裏釘看桑林武的舉動，橫波女俠暗想：惡賊桑林武既在這屋中露面，逆子張青禾勢必也藏在這宅裏面，只不知在那屋，哼，也許就在暗間睡覺呢。於是橫波女俠杜若英又抽身往暗間窺看。

暗間燈光雖亮，內中除陳設外，西壁立着大櫃，北面放着一床，垂着帳子，屋中並沒有人，床帳之內看不出還有人沒有，因為腳榻上沒有放着鞋。可是這床是容兩人睡的，帳內也許有人，

也許沒有，隔窗內窺，竟斷不透。

橫波女俠又回身挪到明間窗前，這功夫桑林武走到外間，打着呵欠，坐在椅子上，問那兩個人：「甚麼時候了？你們倆鬧哄甚麼？」那兩個人都湊到他面前，笑嘻嘻對他說：「不早了，該動身了，我們是催你快打扮。」桑林武還是有點睡不醒的樣子，端起茶壺來喝水。忽一眼看見床下的包裹，和包中的女裝，他雙眉一皺，面露不悅道：「你們又翻動我的東西了。」站起來，走到床前，坐下來，要把女衣裙重新包好。夜行壯士和短衣男子，一齊跟過來攔阻道：「小武，你別包了，你還不打扮上，教我們看看？况且也走該了。」夜行壯士起就拿假髮，往桑林武頭上按，短衣男子拿起木躡女鞋，就往桑林武脚上比，兩人都帶出笑謔的樣子。

桑林武半惱半笑說道：「幹甚麼？幹甚麼？」夜行壯士笑着道：「早上不是大家商量好了麼，煩你跟我們一塊去，爲了要誘騙他們，一定要請你扮好女裝。現在正是時候，你就裝扮罷。打扮成標標緻緻的一個女娘的模樣，我們倆暗中保着你，看一看海砂幫到底要怎麼辦，就可以推測出傷害鮑三公子的，究竟跟他們有沒有干連了。」

桑林武笑了笑，推開他們兩人。兩人依去強攔他，他說：「要扮就扮，不過就這樣扮不行，還有胭脂，粉，眉黛，耳墜子，鑷子，鑷子等物，……」夜行壯士忙說：「你平常怎麼打扮來着？這功夫不要拿捏人，快來罷。」桑林武笑着不動，還在打呵欠，伸懶腰，意態慵懶，頗帶女腔。

短衣男子望着他，說了一聲：「要命！」抽身挑帘，進了暗間，由打床帳裏，把桑林武的兵刃和鹿皮萬寶囊，暗器囊，統統抱出來。伸手從那萬寶囊中，掏出來小小一個錦盒，掀開盒蓋，內中有小鏡子，梳子，有胭脂錠，宮粉盒，又有一只小錦袋，內中包的是碧玉簪，金耳環，釧鐲，女人用的首飾無一不備。夜行壯士一見這些東西，哈哈大笑起來；短衣男好就像獻寶似的，都給掏出來，放在桌上，然後說：「桑姑娘，我把您家的閨房首飾全找出來，快着裝扮罷，可要我們替你當梳頭媽媽不？」

桑林武微露忸怩之態，兩個人一個勁的慫恿，他好像願意打扮了。短衣男子又問：「你是先穿衣裙換鞋腳，還是先梳頭擦粉？」短衣壯士道：「你真是外行，沒聽人說過嗎，大姑娘上轎，先裹腳，後梳頭，末了才洗臉擦粉點胭脂。」短衣男子道：「那是真姑娘，才那麼打扮，他這個二姨子……」桑林武忽一整盤，眉目之間透出嗔意，吓得短衣男子不敢說了，夜行壯士忙說好話哄他，好半晌，這桑林武方才釋然，站起來，對燈執鏡，用眉黛畫眉。畫成了灣灣月形，又拿起胭脂，把自己的嘴唇，點成一點櫻桃小口，然後包起這些東西。直到床前。拿來假髮，自己往頭上包束好了，立刻他的頭面，變成了一個時裝的年青俊俏女郎。夜行壯士和短衣男子都直勾勾看着，到了這時忙問：「你不擦粉麼？」桑林武道：「夜晚用不着擦粉了。」短衣男子道：「其實你不擦粉，清水臉更顯着俏。」桑林武睨視他一眼，吓得他一吐舌頭，退後一步，好像怕

桑林武翻臉揍他。

● 然後桑林武戴好了假髻，又東上包髮的絹帕，只看前面，真個很像女子了。就又學著女人走路，姍姍的趨向床前。坐在床邊，脫去足下快靴，換上女人的褲子，然後把木屐縛好，然後站起來走了幾步。夜行壯士，短衣男子都看直了眼，嘖嘖的誇獎；「真像，真像！」却又互做鬼臉，露出輕薄鄙視之態，

桑林武却不理會，反而很以為美似的，用脚尖著地，踩著木屐，蹣跚上穿著綉花女鞋，又走了幾步。改用鼻音，學著女子的腔口，問兩個人道：「你們瞧準像罷？」然後連步纖纖的又走到床前，就要脫去上衣，換穿女襖，並要繫上女裙：「」

還沒容他打扮好，外面的嵩陽南派橫波女俠杜若英，認為機會正好，噓的發了一聲輕嘯。這時候，嵩陽羣俠的靈修道長，沅江徐鶴還沒有撤回趕到。却是在外面巡風的喬亮才，和局外助拳的畢麟春鏢頭，已被小俠蕭玗找來。橫波女俠再忍不住，向衆人一做手勢，衆人會意，埋伏起來。橫波女俠把袖箭筒，對準屋中的玉蜻蜓桑林武。女俠認為桑林武斷乎不是好人，一定是淫賊。按嵩陽派門規，發暗器須打招呼，不能用暗器施暗算。女俠負怒已久，不肯這樣寬容，遂剛剛的噓唇作響，立刻把袖箭打出去。

袖箭直奔玉蜻蜓桑林武上三路咽喉要害。突然間，屋中燈光驟滅，恍惚看見桑林武一幌身。

屋中發了一聲喊：「不好，有人！抄傢伙！」嵩陽羣俠一齊發動。橫波女俠一聲身，登上後窗台，身形側避，伸手抓窗格，微微用力，只一扯，嘩啦的一響，把窗扇扯落；利劍一幌，飛身探入，蕭珏跟蹤也竄進去。二喬兄弟埋伏在前院門窗前，畢麟春藏伏在屋頂上，手中也托著一枝暗器。

只聽得屋中黑影裏，叮噹亂響，夾雜著怪叫聲。突然有一條人影，首先奪門。闖出前院；却是兩手空空，沒有兵刃。喬亮工橫劍急擋，把這人釘住，一逃一追這，繞著院子亂跑。又有一個人影，破前窗竄出來，喬亮才揮劍邀截，狠狠一劈。那人身形好生麻利，往橫處一閃身，陡然一揚手道：「呔，看鏢！」喬亮才微微側身，用劍一撥，是一件軟軟的東西，撿落地上，竟不是鏢。又順手一劍，這人手中有刀，却不想抵敵，猛然一翻身斜奔，竄上短牆。畢麟春忙打了一鏢，這人撲地栽到墻那邊，跳起來跑了。並沒有驚動宅中人，連竄帶跳，如飛的越墻逃向街巷。這逃走的，便是那個夜行壯士。他是賊人胆虛，身上背着幾條命案，女俠剛剛破窗襲入，他連看都沒看清，就疑心是捕快拿他來了。他却是個猾賊，喊了一聲：「抄傢伙，有人！」往黑隅一竄，把身子貼墻蹲下來。摸著一把刀，急急的定神，攏眼光。屋中一片交鬥聲，聽得那突門逃出的伙伴，似乎沒有被擒，他這才踢窗復逃出來。果然被他逃掉了。

那個短衣男子，是頭一個逃出來的，已被二喬弟兄圍住。他只有兩把匕首，插在綳腿，上，此

刻拔出來，苦苦與敵相持。同時喝問：「你們是幹甚麼的？是挑梁子的，是鷹爪辦案的？」二喬沒有好話答對，說道：「拿淫賊的！」兩把劍狠攻不休。

最落後的桑林武，却被橫波女俠，小俠蕭珏狠狠釘住，閃躲不得。燈光已滅，屋中漆黑，橫波女俠劍揮動利，嗖嗖橫劈斜掃。小俠蕭珏緊挨着橫波女俠，一面掩護師姑，一面向外揮劍。桑林武趁手的兵刃，已來不及拿，右手只舉起一把椅子來抵抗。左手抓了一把，拿起一隻豹皮囊，椅子立刻被女俠奪住，他忙要奪門外逃，門外已起了鬥聲，橫波的劍又刺到。他伏身一竄，竄到暗間。

暗間還點著燈亮，桌上放著那短衣男子的兵器，是兩把很笨重的板斧，百忙中他先撈了一把，居然撈取到手，急急奔床帳，去拿自己的要件，橫波女俠早刷的一劍，削落門帘，追了進來。

桑林武一回頭，哎呀一聲驚叫，他認出橫波的面貌來了。現在他已然換穿著女鞋，脚下還是一對織足。橫波又一劍劈到，他揮斧一架，翻身急逃。小俠蕭珏跟進屋來，持劍堵住了門。桑林武逃路被阻，猛然一躍，竄上窗台，這一隻脚剛剛登著窗台邊，那隻脚狠狠一踢，踢碎了窗櫺。被他不要命往外一鑽，居然鑽出去了，却是窗格斷木，碴口鋒銳，把他的後脊背衣裳割破一條，血淋淋傷著脊肉。然而他倒是掙命逃出去了。

橫波女俠寸步不肯放鬆，也躍上窗台，却用手抓住窗扇，扯下來，拋出去。偏身一躍，緊追出去。同時喊了一聲：「淫賊，那里跑，你們來截住他！」

這時候，豔粧女扮的桑林武，狼狽不堪。一手拿著板斧，一手提著豹皮囊，可惜別的形頭，全都沒顧得拿，頂要命的是那暗器，被同伴罵爲缺八輩德的暗器，竟遺在屋中床上了，却已落在小俠蕭珏手中了。

當下，女鞋的桑林武，脚下踏著三寸金蓮，如喪家之狗，拚命狂逃；橫波女俠噓聲作響，仗劍急追，小俠蕭珏搜檢屋內，把桑林武的東西一點不賸，全給沒收，然沒提劍也追出來。橫波女俠忙回頭喝喊：「你快去幫二喬，搜尋逆子去罷。逆子張青禾一定在院內藏著。」小俠蕭珏依言翻回。只賸下橫波女俠杜若英一個人，拚命的趕下去。一口氣追出半里地，把個桑林武追得走投無路。不山止步回頭叫道：「我和你無冤無仇，何苦這麼趕盡殺絕！」橫波女俠罵道：「好惡賊，我問你，好好一個男子，你嬌裝女人做甚麼？你快快把逆子張青禾獻出來，我就饒你。」桑林武忙說：「你原來是要找尋張青禾的，你不要動手，我領我找他去，我知道他的下落。」

桑林武且說且喘，橫波女俠如飛趕到，喝：問「逆子在那里？」桑林武道：「他現在長沙，女英雄請息怒，我可以陪了你去！」

橫波女俠聽了他這話，勃然激怒道：「逆子在此地嗎？」桑林武道：「沒有，他昨天剛離開。」

說話時，桑林武一面橫斧提防橫波，一面暗將那豹皮囊，往腰間繫，正要騰出空來，伸手去掏皮囊，尋暗器。那知橫波女俠目光極銳，她盤詰桑林武，早就釘著他的兩隻手。以爲桑林武此時一面說好話，一面又要掏取那刻毒的暗器，要來暗算自己。登時一朵紅雲遮面，咬牙道：「好惡賊，你還在我眼前弄詭。」往前一竄，刷的一劍，其疾如電光石火，奔桑林武肩胛劈來，斜切藕式，連肩帶臂，下及肋部。桑林武急忙招架，不想女俠劍招得快，刷刷刷，一連氣三四劍，把個桑林武砍得手忙腳亂，到底沒把豹皮囊中的東西掏出來，（因爲這個囊並不是那個暗器囊，）撥轉頭他又覓路狂逃。

橫波女俠杜若英毫不遲疑，一個人仗劍繼續追趕。一口氣又繞城奔出一條路，桑林武好像支持不住，竟鑽小巷，投黑影，跳到一戶人家屋內，躲藏起來。

這一藏，又藏出枝節來，因爲他是女裝，被院中人先把他當了狐魅，又當了賈家逃妾，於是這院中人方以爲豔遇自天飛來，那知吃了一個大虧，和鮑三公子遭的事，前後一轍。

那鮑三公子，其實並不是被甚麼女探花賊鬧割的，正如這一夜的事一樣，忽然有一個美人兒奔來，鮑三公子爲美色所惑，起了別樣心腸。那曉得這個美人兒如蛇蠍一般。不真是女子，而且

手段非常毒辣。

那鮑三公子家住鮑家塘，很有財勢，又做著當地的保正，鄉鄰都惹不起他。他這人只是錢財上稍爲吝嗇，平素待承舊鄰，也還沒有恃強倚勢，過分欺凌的舉動。有時鄰居們出了糾葛，倒邀出他來，給排難解紛，他總算是鮑家塘出頭露臉的紳士了。然而鮑三公子有一個很大的短處，就是爲人好色，仗著有錢，家中已有兩個小妾，他還是在外面惹草拈花，正因爲他有這「寡人好色」的毛病，才害得自己成爲殘廢。

現在，橫波女俠追捕逆子，和桑林武避敵逃藏的事，暫且擱下，轉回來，先追述鮑三公子的豔福和鬧禍。

